

盧東元先生

劉念



登記號	009962
類號	
類別	集部別集類
全書	函二册

1961

荷亭文集

本衙

藏板

重刊荷亭文集序



六經聖人之書也古聖人
 往矣獨吾夫子爲聖之至
 稱萬世師者以其表章六
 經之功大也六經之道幾

息於戰國而焚棄於秦漢
唐以後儒說繁興舛皆雜
駁而不知統要之所歸賴
考亭朱子箋釋古文折衷
諸儒之言而歸之一今之

尊朱子亦不下於古之聖
人以其能章明孔子之教
而合於六經之道也古聖
人之書當焚餘殘脫穿鑿
附會之後拾其亡佚正其

月三
訛舛而發明其遺義其在
朱子似爲差備然傳之久
而失其真是者終未能無
也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夫子之於古也信且

好之而已夫既信且好之
而又刪之定之益損而筆
削之何居凡以求得之於
心而不敢苟同於古人也
故敏敏焉學問思辯終其

身至忘食忘憂乃已蓋善
致疑者莫如孔子矣學惟
大疑而後能大信後儒不
及前人亦其果於自信之
意多而存疑者寡也東陽

盧正夫先生純孝篤行君
子也其先與吾鄉王海日
公稱莫逆交既同榜舉進
士令貴溪多惠政召拜侍
御史以母老乞歸築荷亭

三楹鍵戶不出自奉養外
日取古聖人書讀之所著
荷亭辯論八卷蓋皆詳古
文之緒論質之聖人而不
能無疑因反覆其說以求

當乎本心之所安至與朱
子相異同亦且十居六七
若先生可爲真能疑者矣
古人云讀書如辯獄善辯
獄者必真見理之曲直而

後可折其是非卽前人已
成鐵案吾反之於心而有
所不安不妨再存一疑案
以俟後人亦死中求生意
也若先生可爲真求自信

者與嗚呼斯道之傳久矣
先聖作之後聖述之前儒
訓誥之後儒又從而發明
之此其一脈心源之所在
前乎千古後乎萬古亦已

曠世合符而至於義理無窮新新故故經一番剖擊必露一番精彩故孔孟之後不可無朱子朱子之後不可無陸蓋自象山陸

氏昆仲已先得先生之所同然而又何疑於先生乎則先生乃爲朱子功臣無疑矣他著詩文數卷莫不各有理趣集刻於弘治庚

申蓋先生鉉以代繕寫之
勞就正有道意也久而被
燬後之信其言者日益衆
求其書者日益多裔孫叔
惠氏重鉉而行之悉數百
里外問序於予以予同誦
法孔子宗六經而不區區
拘箋釋之言者也

稿山陰後學劉宗周撰

本請四方君子共訂

者去之不亦可乎格曰辭



原刻荷亭辨論自序

弘治丙辰格自嶺南謝病還家氣息奄奄足不踰戶
戊午歲體漸平復廼於居室東偏隙地鑿池半畝引
水栽荷築亭三間粗庇風雨所幸老母太孺人康強
無恙視膳之餘日惟於內討論經史以究聖賢之成
迹其有不合者反復思之思而不得則次第筆之於
稿時與二三同志評之僉曰理者人心同歟盍謄善
本請四方君子共評之其有益于聖經者取之無益
者去之不亦可乎格自辭陋理拙誰其教我同志曰

不歛取正有道聖人明訓藏稿於家孰從而正之誠
心求教安知四海之內不有輕千里而來告之者乎
方今

聖天子德侔大舜善與人同苟得至當而獻于

陛廷則所學爲不負矣豈可避嫌畏諂而委之無用乎
重感其言乃命子燾燾曰辭繁於是倩工鈔梓以代
謄寫之勞題曰荷亭辨論因引其端以謝不敏云
弘治庚申冬十月旣望東元居士盧格書

荷亭文集目次

蘭谿章楓山先生

姚江王海日先生

山陰劉念臺先生

本邑金岱輿先生

卷之一

大中辯

厚德論

論語序說辯

孔子誅少正卯

攻乎異端辯

逸詩辯

二說辯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論

孔顏何樂論

五十學易辯

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辯

三以天下讓辯

子畏於匡辯

漢儒不識權字辯

子樂辯

天下歸仁辯

克己比喻

子西有二

子路問成人辯

如其仁辯

王魏不死辯

作者七人辯

行夏之時辯

放鄭聲

遠佞人

人無遠慮辯

知及仁守辯

祿去公室辯

學知困學辯

性相近辯

下愚有二辯

不知命辯

卷之二

聰明睿智

大學格致傳辨

忠信辯

人心道心

中庸

聖人所不知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章論庸

十三章總註

哀公問政章

孟子受業辯

養氣

孟子道性善

有若似聖人

詩亡辯

黍離降爲國風辯

小弁之詩

五霸辯

太甲賢

程明道墓序

卷之三

儒卜問答

伏羲畫卦辯

易說大畧辯

莫看註解辯

何以守位曰仁辯

孔安國書序

三正辯

甘誓

康誥

殷頑民

易辯補遺

卷之四

國雅問答

詩大序辯

馬遷言詩辯

小宛辯

賓之初筵辯

春王正月辯

滕子來朝辯

九世復讐辯

許世子不嘗藥辯

卷之五

老子辯

家語辯

屈子不書辯

徒木立信辯

黃歇竊國辯

高帝將將辯

齊夫利口辯

武帝才畧辯

霍光誅昌邑從官辯

丙吉知大體辯

揚雄反騷辯

嚴子陵不屈辯

晉元帝卽位辯

陶潛書晉辯

魏誅沙門辯

王通中說辯

卷之六

唐太宗有天下辯

李敬業討武氏檄辯

狄仁傑書死辯

郭子儀奢慾辯

周世宗復姓辯

宋太后遺命辯

皇太后以母改子辯

孟后復位辯

張浚從祀辯

岳飛橫字辯

論立晉王治

論陸贄

論陳橋之變

論韓范優劣

論程蘇曲直

月熱論

頭膩論

錢害論

名害論

卷之八

忠愛聖賢

論夫子不許佞考之仁

理氣比喻

朱子以全闕解性

論小學

論朱子感興詩

論以實勸善

夢遊清都記

遊大澤記

總論

卷之九

讀程子堊說

讀朱子奏疏

讀宋氏祿命辯

讀律

讀說命

讀伯夷傳

讀胡氏忍字論

讀文獻通考

讀論語陽貨章

讀孟子題辭

讀漢書鄭玄傳

讀孟子論性章

論性

卷之十

論朱喬年遷墓記書

荅于孔安書

荅虔文祥書

荅章先生書

荅徐廷儀書

荅或人

讀孟子題辭

讀漢書鄭玄傳

讀孟子論性章

論性

卷之十

論朱喬年遷墓記書

荅于孔安書

荅虔文祥書

荅章先生書

荅徐廷儀書

荅或人

亭文集卷之十

東陽盧格正夫著

辨論

大中辯

大中者義理之大中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惟聖人能之下聖人一等則有不能至者矣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氣英氣甚害事楊氏曰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夫孟子亞聖也先儒直指其失而不嫌者豈得已哉誠以學未至於大中則不能無

何厚文集 卷一
過不及之差先儒之言爲天下後世計也矧夫著述
訓詁以一人而探千古聖賢之心尤不能一一中的
後世明知其誤一切避嫌而順之斯亦過矣知乎此
則凡古今之未能至者皆不可以不辯也嗚呼孰謂
仲尼之徒而惟以順爲正乎著大中辯

厚德論

或問論者論義理而已聖賢得失不容妄論世俗謂
之薄德予曰不然論聖賢而矜已誇人者小人之事
薄之道也論聖賢而垂世立教者君子之心也厚

之道也且聖賢者義理之大宗論義理而不涉於聖
賢則虛無矣其可乎哉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孟子
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是皆垂世立教而論聖賢者
也周公誅管蔡不得已也六朝妄引而剪除骨肉殺
人者律死以止殺也明皇誤引而杖殺孝子是則義
理不明而陷於過惡者也學者誠能於義理可否古
今是非一一辯論明白使天下後世坦然由之而無
疑則德之厚若山高而海深矣尚何嫌世俗之議哉
著厚德論

論語序說辯

論語者聖人之格言也夫子平日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門人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註書君子不知幾人而論語一書尤所致方蓋洙泗德音非他書比也朱子集衆善而折衷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謂宐序諸篇首備列諸儒之姓名地址或全用其說或參用其說或補以己意立爲凡例使學者一覽具見要領非惟諸儒翊聖之功不朽而朱子

集大成之功尤不朽也乃以二程讀法及史記世家列於篇端雖曰開示後學殊非集註立名之本意也今論語中有名氏者知爲諸儒之言有愚按者知爲朱子之言其無名氏與愚按者安能知耶徒使學者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寧不負哉或曰無名氏者蓋皆朱子之言或有他說則以愚按別之曰貧而無諂道之以政皆無他說而有愚按曰總註爾曰周而不比富與貴而下亦有總註而無愚按何也然則章下訓詁何如曰難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程子曰數煩數

也皆不沒其名矣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不以程
子名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不以范氏名或曰
孟子學庸亦若此乎曰難知也孟子道性善始有愚
按學庸或問纔說鄭
本詩書集傳何如曰集傳猶集註也子必欲知之何
也曰哀諸儒也諸儒老死著述而名氏泯於無聞後
世惟知朱子孰知無名氏之功乎吾何容心哉公而
已矣

孔子誅少正卯存疑

或問序說云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有諸曰此朱
子述史記之言也然則朱子又疑論語不載思孟不
言春秋傳亦無之獨荀况言之何也曰仲尼不爲已
甚者論善人爲邦則曰勝殘去殺若季康子爲政則
曰焉用殺由此觀之殺非仲尼所先也齊桓伯者爾
猶無專殺大夫而六聖人何當遠爲此哉朱子之言
誠爲有理特今無所質問耳

攻乎異端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謹按攻之爲字有二義一
治辭也一擊辭也庶民攻之治辭也攻其惡攻之者

衆鳴鼓攻之環而攻之能以德攻違交近攻皆擊辭也夫異正不可以同行猶水火不可以同氣不待專治而後害也聖人知其然故教學者攻之攻之則害斯止矣朱子亦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逸詩辯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註曰逸詩也或問衛風碩人夫子刪一句故曰逸詩朱子曰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愚按西周盛時國風極盛東遷之後列國猶存觀諸書

所引則可見矣夫子刪定三百篇蓋得之魯樂官及采拾中州者爾他如吳越燕荆江黃徐杞等國未嘗一見其樂章也要之後世逸詩未必皆聖人所刪者

二說辯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愚謂義疑者兩存之無疑者一之可也前說理明辭正不可復加又存後說則反枝矣餘倣此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生聖人宗主斯道動靜語默莫非至教何獨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蓋性者仁義禮智天道元亨利貞雖曰人所同得而有正有偏有全有闕聖人既不可言易以欺人又不可言難以阻人慎重不言良以此也今按論語言命者三言性者一吁聖人慎言性若此豈其言氣質之性耶

孔顏何樂論

或問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曰此

無他欲盡理全而已常人胸中理欲交戰理每爲欲所勝泯泯焚焚何樂之有聖賢之心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其寂而靜也止水不波明鑑不塵及其感而動也物各付物從容中道窮居則仰不愧俯不忤得志則殺不怨利不庸常如光風霽月無纖毫雲翳天下之樂尚有過之者乎非惟貧賤不改雖死生亦不改也今人試于一日之中方寸無累言動中節反而思之何等快活神鬼夢寐間此心宛如游魚之漾深淵苟有一物累心一事違理反側不安夢寐亦苦由

是推之孔顏之樂亦可尋也

五十學易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曰加作假五十作卒愚謂經文無義者可改正之有義者不可輕改加益也五十年數也聖人生知安行豈待五十而學易哉蓋因所至之年而言此以教人爾或曰孔子年幾七十五十字誤無疑也曰按史記孔子年六十八序書定禮刪詩贊易夫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獨言易必待贊易之年而前此更不一言

之耶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劉聘君始爲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矣或曰史記作假我數年如何曰蓋非一日言爾何必比而同乎苟欲同之亦不當移論語以就史記也或曰子言不入吾耳何也曰習熟也使朱子依文註解而今改曰加作假五十作卒將斥之矣豈但不入耳而已乎

太王有剪商之志泰伯不從辯

按魯頌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蓋謂太王肇基王迹非謂志欲取商也又按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蓋謂

泰伯逃之荆蠻非謂不從取商也且太王之時商惡未形天命未改太王方避狄遷岐曷敢懷不臣之志哉夷齊叩馬事無所類故王氏以爲古註之誤朱子修入而未及改也

三以天下讓辨

集註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愚按泰伯王季皆太王之子王季生文王故泰伯以國讓之厥後武王克商遂有天下人知

伯以國讓而不知以天下讓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夫以文王之聖當紂之惡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當太丁帝乙之世安能朝諸侯有天下哉此與太王剪商之事俱闕君臣大義不可苟解學者詳之

子畏於匡辨

註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愚謂貌似者彷彿而已匡人遭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

既受其圖亦必明言已之非處不應託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必有說也史記出莊子恐未可信

漢儒不識權字辨

或問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如何曰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反經而合道不失正矣如男女授受不親經也嫂溺援之以手非反經歟娶妻必告父母經也舜不告而娶非反經歟由是推之漢儒之說亦可通也

子樂辯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云樂字卽曰字之誤也竊是之何則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聖人因以戒之非可樂也厥後死於孔悝之難非行行之所致乎聖人先事憂之可謂明且遠矣此樂字蓋與瓜作必大學親作新旨字音相近而誤也

天下歸仁辯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曰極言其効之甚速而至大也朱子曰天下之人躡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愚謂克己復禮聖賢靜功也他人何繇知之

一日而天下歸仁雖置郵傳命亦不可達夫子之言不幾於虛幻乎深探其本而求之必有說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統四德冠群倫至大而不可限量至深而不可窺測人能一日之間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上帝所降之衷於我乎全蒸民所秉之彝於我乎盡充塞無間與天地合其德光輝四達與日月合其明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吾仁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與吾仁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心同此理同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此心同此理同也仁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惟顏子得聞之雖仲弓亦不與焉先儒以聞見稱許爲言焉能致遠而不泥哉嗟夫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當道君子苟達愚言於

聖聰未必不爲緝熙

聖學之小補云

克己比喩

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如孤軍遇敵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愚謂大賢克己仁人用兵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嬰之者斷當之者潰拱挹指揮勝負已決敵人望風退避安能與之抗耶若夫紀律不嚴士卒不練卒然遇敵浪然與戰事小敵毳或偷而勝之事大敵堅兵將皆殲矣是故孔子之無私堯舜之雍熙也顏子之勝私湯武之征伐也後世假聖賢近似而汨沒聲利之場者其孤軍遇敵者乎將偷卒潰財殫力屈不爲敵所擒者幾希尚何克哉

子西有二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愚按孔子之時有二子西其一鄭公孫駟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昭王之庶兄也申之在楚如集註所云駟夏在鄭與子產齊名同聽國政後良宵戮子西亦死無甚大功可稱詳或人之謂蓋因孔子論爲命而發子產子西皆鄭大夫辭意聯屬若爲近是然今不可考矣

子路問成人辯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愚切是之何也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初無二語如樊遲之問仁知兩
端竭盡而無餘蘊子路問政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
嘗告人以善而又自謂何必然也况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皆子路所已能如不恃不求不得其死無宿諾之類聖
人教人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未嘗知
其已能而復告之也且有曰字間斷其詞氣亦類子
路讀者更詳之

如其仁辯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註曰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
有仁之功矣愚謂孔子言仁有舉其全體者有指其
一偏者堯已復禮三用不違此全體也先難後獲其
言也訖此一偏也全體者正言之也一偏者因事而
言也此章言如其仁特友子路未仁之尚非正言也
蓋子路氣質剛強往往有輕生求仁之意聖人因事
發戒所以抑其血氣之剛也下章又曰民對于今受
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疑亦因假管仲而開子
路之蔽也程子以為仁道至大非管仲可當故加一

功字以別之竊恐非聖人意也

王魏不死辯

或問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何如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但當席蓐待罪而惟高祖所命爾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有理足破千載之感茲特表而出之

作者七人辯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今按本文無隱字特記賢者之作爾辭意已通不必別生字也

行夏之時辯

或問子曰行夏之時則子丑宜不可行矣集註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何也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此天運人之大始三代各用其始故集註云然然惟建寅之月春也歲之首也夏后氏以首

爲首順天道以正萬民也子丑之月冬也歲之足也
商周以足爲首反天道以顛倒萬民也孔子常曰吾
從周而獨曰行夏之時豈居今而好反古哉立百王
不易之大法依乎中庸而已嗚呼朱子學孔子而持
不一之論豈知猶有所未至歟其曰孔子之易非文
王之易則分文孔爲二道其曰皆可以爲歲首而三
代迭用之則混聖言爲常談夫中庸之道一而已矣
後世以建寅爲中書則當以建子丑爲未至

放鄭聲

或問夫子放鄭聲又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或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禁而絕之
猶不能遠錄此以懲人何異投餌以懲魚留花以懲
蝶哉曰不然樂者憂之伏淫者禍之基衛有宣姜之
亂爲狄所滅陳有夏姬之亂君弑國亡聖人備錄其
詩以見禍亂所繇爾夫豈無故而誨淫乎或曰此衛
陳也鄭風狡童諸篇非誨淫乎曰狡童諸篇爲國人刺
忽之詩箕子麥秀歌曰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刺紂也
朱子疑小序之非一切改作淫奔非聖人意也

遠佞人

或問集註訓佞人爲卑諂辨給之人果能盡佞人之情狀乎曰未也常人之獻諂也卑浮淺露其情易見明君賢相或得而絕之佞人之獻諂也厚貌深情投間抵隙或論他事而微寓歸美之意或探所欲而陰導以可行情或見其非也正色不動而徐將順之或見其是也陽爲稱頌而後惑亂之其詐也若愚其險也若易其苦也若甘日積月累情親意洽非惟庸庸庸相喜而順之雖明君賢相亦惑而信之也夫惟

聖哲君子明見遠慮然後知其爲害之大而深絕之爾苟一墮其術中姦計已成威行中外雖有智者亦末如之何矣嗚呼明皇久任李林甫而四海分崩張浚趙鼎同喜秦檜而家國兩危豈非萬世之龜鑑歟

集註訓字不訓意故未盡

人無遠慮辨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愚謂遠慮者動必合道不爲近小之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惟有道者上下大小各得其所故無憂否則利害相形而憂從之矣昔堯

舜之官天下禹湯文武之家天下伊周之相天下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澤被當時德垂終古尚何憂之有哉降及後世若漢唐宋之英君賢佐誅暴禁亂任賢使能雖未能循乎天理之公而制作規模髣髴乎此歷數百載而無憂非苟然也秦晉及隋六朝五季之衰君暴臣佞惟逞己私而已遑恤其他不旋踵而滅亡回其所也繇此觀之遠慮者雖若多憂而實所以爲樂也不遠慮者雖若無憂而實所以爲憂也聖人垂戒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知及仁守辯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爲有天下國家者而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實接續矣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得同哉學者詳之

祿去公室辯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愚謂

有子集 卷一
祿者國賦政者國政大夫者三桓之家四世者魯君世數也魯自宣公篡立國賦各入私家魯君寄食而已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宣公薨歸父逐於是三桓謀弱公室作丘甲作三軍會中軍禮樂征伐悉從三家出矣自成至定凡四公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按春秋傳魯昭公七年季武子死平子繼祖爲卿則悼子死於武子之先未嘗爲卿也夫子統言三桓未嘗獨指季氏是蓋舊註之誤朱子因而未改云

學知困學辨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楊氏曰生知學知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愚謂聖人之言不可復加楊氏疑有欠缺而引中庸補之斯亦過矣何則人品不同高下自別雖學知如顏曾不及孔子况困學乎苟可企而一之則生民以來歷千萬年當有一人由困學而聖矣吁孔子言坎而楊氏言一豈聖人勸善之心不及後世哉學者察之

性相近辯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愚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氣質非性也孔子聖人也豈不識性而兼氣質言之殆不然也何謂相近曰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上焉者仁義禮智各極其全而無毫髮之虧欠所謂上智也次焉者或足於仁而虧於義或饒於禮而短於智或均有而不全或僅全而不盡此中人之性也然以其初而言均稟同賦不甚相遠也上智無習矣就中人而論之習於善者日進乎高明盡其性則幾於上智矣習於惡者日流于汙下失其性則幾於禽獸矣此所以相遠也或曰下愚不移何如曰下愚之人氣質昏邪得理甚少所謂仁義禮智者僅得其大畧而已重以私欲汨之斷喪無餘此所以不移也或曰如子所言性亦有全者乎有虧者乎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且形也性也皆天所賦也形之受於天者什百千萬之不齊

則夫性之受於天者寧皆全盡而無虧欠也耶或曰形何以不齊曰星躔日角隆準龍顏就之如日望之如神此聖人之相也千萬中不能一二也形足而未必正神足而未必清全於陽者或虧於陰豐於上者或慊於下此中人之相也什中而三四也下焉者其目口鼻僅具人形而已一無可取此賤人之相也比然天下皆是也是故總而言之則皆同分而言之則有異絲是推之人性全虧何足惟哉或曰何謂氣質曰昏明強弱之不齊清濁厚薄之相反所謂氣質

也氣質者性之邪郭也皆天賦與同性盈虧氣質清而正者得理多氣質濁而邪者得理少未有氣質純而理不足者也亦未有氣質雜而理獨全者也試以夷狄論之仁義禮智僅同於人豈天賦其全而為氣質所拘耶試以禽獸論之仁義禮智亦得一偏又豈天賦其全而為氣質所拘耶是故以人性對物性言則人全而物虧以中國對夷狄言則中國全而夷狄虧以上智對下愚言則上智全而下愚虧無足恠者或曰見孺子入井而皆怵惕何有不同者哉曰見孺

子入井而皆怵惕固同矣見孺子金環而謀取之愚
智寧無異乎或曰此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也曰汨
於私欲者性不全爾性全者烏得而汨之子不觀夫
水乎汪汪千頃波雖有泥沙不足汙也一勺之水則
爲泥沙所汙矣大抵性之本體渾然至善未嘗有惡
惟人得于天者有全有不全故其措諸身者有善有
不善堯舜文孔全蓋此性者也湯武顏孟全而未盡
者也桀紂盜蹠僅有而大虧者也或曰楊子性善惡
混韓子性有三品亦若此歟曰非也性原於理

善而不惡純而不雜二子言性正集註所謂兼氣質
者也或曰孔孟言性同歟曰豈有不同者哉孟子言
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言性相近理之盈虧也先儒
不悟盈虧相近而疑爲善惡相近故加氣質二字以
別之非聖人本旨也或曰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
曰不然涵於太虛曰理寓於氣質曰性凡言性者皆
理之寓於氣質者也離氣質而言性則虛無矣雖聖
人之性不離氣質豈可分爲二哉善少而惡多何也
曰飛鳥也鳳凰少而鴟鴞多走獸也麒麟少而犬豕

多蕭艾樗櫟遍滿山澤而芝蘭梓楠百無一二何莫而非氣化之有限乎人之善惡亦猶是也嗟夫天之所賦吾末如之何矣人之所受可不思所以盡之乎盡之如何精之一之克之復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務求止乎至善之歸而不爲偏虧所局則善矣

下愚有二辯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程子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愚按人品不同愚多智少自暴自棄豈足以盡之哉程子之言誠欲勉人爲善然非孔子本旨不能使人信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欲然也理勢之自然也今夫凶頑狡詐者誠如程子所云其有昏愚之至不知數與方名者豈能化而入乎故曰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嗚呼聖人之心豈不欲勉人爲善哉

不知命辯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愚謂命者天所賦之正

理也不知命則不知存養省察而所謂付畀之重者皆忽之矣何以爲君子或曰說者以爲窮通之命何如曰聖人於窮通利害皆以義理裁之豈教人委之命哉尹氏所謂命不足道是也或曰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如曰見害不避者義不當避也見利不趨者義不當趨也若言命則委之術數矣其可訓乎是故君言命則禮樂刑政無所用臣言命則忠義勤勞無所用君子言命則詩書無所用小人言命則法律無所用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

亡也或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曰聖人言此所以曉也伯安子路而警伯寮爾豈真委之於命哉

荷亭文集卷之二

東陽盧格正夫著

論聰明睿智

或問聰者耳無不聞明者目無不見聖人之聰明亦若是乎曰此言其粗爾未得其精聲入心通無非至理聖人之聰也卽始見終無幽不燭聖人之明也何謂睿智曰睿者無所不通所謂徹上徹下是也智者無所不知所謂知天知人是也

大學格致傳辨

或問大學一書明德新民止至善爲三綱領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爲八條目其義備矣知止一段義無所取說者以爲格致傳何如曰董矩堂車玉峯皆有是言王魯齋著沿革二論反復數千言今按定靜安慮實格致要訣而物有本末及聽訟章尤爲明白則諸說不爲無見何爲要訣曰格致者窮明德新民之理以止於至善而已不知所止則心無所主而妄動妄動則不能格物矣故必先知至善之所在則志有定

向而不遷不遷則心常鎮靜而不動不動則所處完固而能安能安則本體虛明而能慮能慮則明德新民各得所止而止之矣問知止在格致後曰初入小學卽教以愛親敬兄忠君弟長皆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此初學入德之門何云後也問章句或問何以不同曰章句蓋舊註或問則朱子自言問朱子補傳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何也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不知務此而泛泛格物故舍本傳而補傳也傳曰物有本末謂

明德新民也問併聽訟於格致則必一章曰章蓋宋
儒所定非舊本也問果闕可補否曰不可惟當於經
文下詳釋其義而本傳仍闕其文故曰及史闕文問
是書表章曰是書在戴記中漢儒鄭康成註解宋仁
宗時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驥及第賜大學篇於
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厲備臣問是書所作曰朱子
謂成於曾子之門人門人盡子思也故誠意章引曾
子之言王氏曰漢書有子思二十三篇蓋大學中庸
皆在內也

忠信辨

忠信以得之程子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朱子曰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愚謂忠者盡已之
謂一毫不盡非忠也信者實已之謂一毫不實非信
也寂而靜焉忠信存諸心感而動焉忠信發於事忠
信者百行之本萬化之原也或曰信者以實者也以
實事君則能忠諫以實交友則能忠告豈非信本而
忠末乎曰不可合而爲一可乎曰不可何以言之曰
凡言忠信皆本於心而發於事不可分爲本末又不

可混爲一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若合爲一則三教
矣

人心道心

人生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
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惟危者氣不能皆
正也道心惟微者理不能皆全也惟聖人氣極正而
理極全是以危者安而微者著大賢以下理氣相因
而降極而下愚則危者幾傾微者幾絕去禽獸不遠
矣故曰不移

中庸

或問子思以中庸各篇首章不言中庸何也曰按王
氏天命之性中庸之原道卽中庸之道也戒懼謹獨
中庸工夫大本達道中庸體用天地位萬物育中庸
之功效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豈不信哉曰呂氏
謂費隱以下論庸以上論中如何曰此言深得子思
之旨朱子知而不用蓋仍鄭本之舊枝而不幹孰若
呂說之該貫哉問中庸何分曰中者義理精微之極
庸者人倫日用之常中而不常曰權常而不中曰過

常道得中是曰中庸君子中庸總言之也中立不倚
庸德庸言各言之也問二十一章曰子思承上章天
道人道之意而立言蓋以中庸之自然勉然者分言
之也問卒章曰子思復自下學工夫推之以極其至
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與首章相為終始問分章
析句曰恐非子思之旨道其不行矣夫分作一章可
乎嗟夫子思作為是書義理精微規模廣大豈初學
所敢窺哉姑述所聞以俟知者

聖人所不知辨

中庸十二章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謂
極至之處非智慮所能測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是也孔子問禮問官乃好古敏求爾豈聖人
所不知乎或問人所憾於天地曰寒暑不時災祥不
正悖天序拂人心朱子之言是也若夫天覆地載陽
生陰成萬物竝育而不相害何所憾乎章句蓋用列
子而未知其旨也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政章凡七百五十字論語告問政者多矣未

有如此之備者也學問思辨非爲政之事柔遠人懷諸侯非國君之事心竊疑之按王氏曰夫子之言止於政息此下皆子思所作故申引子曰三句而又以知斯三者承之或曰家語亦載此章曰家語後人所託蓋効中庸而爲之未足信也或問十七章十九章曰故大德夫孝者以下疑皆子思之言然今不可考矣

孟子受業辨

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韓子稱孟子受業子思孰爲是曰按孔子壽七十三孔鯉壽五十一子思壽六十二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年數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繇是推之孟子少子思百餘歲猶未及受業於門人也孟子學何所傳曰周子奮起千載亦有傳之者乎

養氣

孟子養氣之論實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道性善

孟子性善之說何所本乎曰本諸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陰陽之理動靜無端循環無始於是繼而出者則有元亨利貞之四德焉天地以生物爲心四德無一毫之惡故曰繼之者善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故曰成之者性也性命一原天人一理人性之善復何疑哉言必稱堯舜何也曰孟子欲除世子取法聖人忠愛之至也或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曰

若然則以辭害意矣夫蜂目豺聲者生而不仁不知方數者老猶如夢何私欲汨之耶易本義不同何也曰本義專主卜筮說理尚晦君子惟其是而已何能同

有若似聖人

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而止夫有若言行氣象卓然可稱雖未足彷彿聖人實次於顏曾者也宰我冉有之輩豈其匹哉宋末陸子張於十哲有若仍居從祀

之刺豈至當乎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愚按詩者風雅頌之總名非特言雅也亡者喪失之謂平王東遷雅不作爾非亡也黍離十篇本王國之風故列爲王風非降也昔周盛時上至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莫不有詩天子巡狩陳列國之詩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

此詩之所以盛也及幽王爲犬戎所弑國都破滅而四詩俱亡矣四詩既亡則天下風俗政治無復可考此春秋所以作也或曰詩既亡矣三百十一篇何所本乎曰周自文武至于幽王三百餘年中間若成康之刑措宣王之中興外有千八百國陳詩詩之云多不可勝數今所存者二雅僅百十篇三頌僅四十篇二南二十五篇國風七篇其他邶鄘而下俱春秋時詩疑魯樂官所藏或夫子採拾而得者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曰西周遺詩寧無

西周國風其間也

禮記未定詩曰
樂之以詩曰

周詩三百篇篇似珠玉雅頌共百五國風特百六
二南正風首列國變風續小雅燕饗樂大雅會朝曲
頌爲宗廟歌盛德被絲竹四詩未書亡孟氏云何辭
昔周全盛時恩威被草木朝廷雅頌與閭巷風語足
幽王自不君犬戎肆荼毒宮廟變禾黍篇樂盡溝瀆
汲汲魯中叟憂世長痛哭國風千篇篇一散不可復
幸有雅頌南家傳人誦讀并拾春秋風列爲四詩曰
孰云黍離降王風木民俗中有淫奔詞豈與雅相屬

守國鄒國公公喜云戡穀是非一朝明願爾繼芳躅
黍離降爲國風辨

天子者天之子也予奪廢興皆天所命故一日天命
未絕則一日名分猶存周室東遷天命未改孰得而
降之哉或曰黍離不類雅故夫子降之曰不然雅者
朝廷正樂惟天子有之風者民俗歌謠王國侯國皆
有之西周盛時風雅俱興東遷之後雅不作矣夫子
採國風以備四詩故黍離亦在所採春秋以尊周爲
本而刪詩降天子之詩必不然也莫不是當時自如

此曰周至赧王猶不肯自降為臣孰謂東遷之始平
王遽肯自降為列國哉蓋自王通倡誤楊氏因之苟
欲正名不可不辨也

小弁之詩

或問小弁之詩集註明言宜白之傳所作而其辨詩
序云未必為宜白為傳何也曰集註蓋趙岐舊註而
序辨則朱子自言今按此詩辭旨明白無可疑者集
註蓋得之矣

五霸辯

或疑秦穆公用之而霸按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非霸中國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按春秋傳晉文攘楚尊王楚
莊仗義討賊亦霸之類者也宋襄再序于楚秦穆三
敗于晉霸業無聞焉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
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宋闔閭伐楚救蔡力制諸
侯勾踐滅吳復讐威行上國此二君者雖未及乎桓
文而優於秦穆宋襄遠矣荀子戰國人所見必真趙
岐東漢人傳或說也

太甲賢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民大愧愚謂伊尹之忠不可滿已大甲之賢
又豈後世所可及哉何則漢高帝漢宣帝皆明君也
韓信有定天下之功霍光有安社稷之功俱以精疑
終於赤然孰謂人臣廢置天子而能終古者哉太甲
歸亳之後一則曰予小子不明于德白鹿不類二則
曰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知尹心如日月皎然故
已心亦如日月皎然萬象通明無纖毫雲霧幸之協
于克一君臣兩全豈非盛德之至歟悔過遷善齊魯
矣未有如此其至者也史臣論成未盡故著之

程明道墓序

按明道伊川皆受業于濂溪者也濂溪之學純而不
雜正而不偏著太極圖著通書上接孔孟不傳之緒
非惟有功二程實有功於萬世者也伊川著明道墓
序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又曰孟子之後一人而無
一語及濂溪者豈心有所不足歟不可得而知也吁
伊川不以濂溪繼孟子朱子亦不以濂溪繼孟子後
世因之無敢異議惜哉

荷亭文集卷之三

東陽盧格正夫著

儒卜問答 辨易不專主卜筮

儒者讀易卜者過而問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不然也太極未判易道一太極也三才旣分而易道出焉伏羲氏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倍而四再倍而八錯綜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因其固有之理自然之數而指出以示人爾於是文

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發明易道窮極
天地而不過也傳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
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知易之爲道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莫能與於此也卜筮
不過易中一事爾何足以盡易之道哉卜者艱然不
悅曰爾謂我不知易而大言以欺我乎朱子曰易本
卜筮之書又曰易只爲卜筮而作又曰易若果爲義

理而作何不如中庸大學言義理以曉人畫八卦則
甚夫朱子大儒也吳澄謂其聖賢之學劉因謂其集
諸儒大成故易本義與學庸章句論孟集註詩書集
傳通鑑綱目等書頒行天下炳如日星今若所言則
朱子不足信歟儒者曰我方與子論理子虛心聽受
可也顧乃以朱子加我我寧無一言以復子乎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夫天生孔子爲萬世斯道宗主易
若果爲卜筮而作孔子晚年韋編三絕弟子問答之

際何無一語及卜筮乎子張問十世則告以三代已
然之迹因往推來未嘗以卜筮而占之也顏曾學既
有得則告以克復一貫之旨可傳則傳亦非以卜筮
而決之也他如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推明義理以
詔後世未嘗及卜筮也豈孔子不知卜筮歟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豈見卜筮之道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歟不特此也堯咨四岳咨其才也非爲卜筮吉也舜
誅四凶誅其罪也非爲卜筮凶也唐虞之禪讓何爲
者哉使舜禹之德不聖雖卜吉筮吉吾知堯舜必不

以天下傳之矣商周之征伐何爲者哉使桀紂之惡
不甚雖龜從蓍從吾知湯武終身守臣節矣伊尹之
放太甲以天下爲已任也非爲卜筮也周公之相成
王以文武爲已心也非爲卜筮也推之後世若漢唐
宋之近治莫不本乎君相之德秦晉及隋六朝五季
之亂亦莫不本乎君相之惡卜筮何預焉繇是觀之
易爲卜筮作乎爲義理作乎且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皆古聖人也共成此書開示後世若專以卜筮爲教
則此書乃術書爾何足以稱聖經之名四聖乃術師

爾又何足以稱聖人之號哉昔遊江郊見衆技各誇其業農者曰天生水專爲灌苗也冶者曰天生火專爲煨鐵也醫者曰天生百草專爲治病也吾常笑之今觀子之所論得無近似之乎卜者曰不然吾亦學易矣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凡若此者不以卜筮解之則窒塞不通矣將若之何儒者曰此聖人教人學易非教人卜筮也是故伏羲八卦象也文王繫卦辭辭也周公繫爻辭亦辭也

之辭曰元亨利貞爻辭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聖人教人居則觀象玩辭如前之象如前之辭也動則觀變玩占如變在初九則養晦待時此舜側微時也其占當勿用變在九二其德已著舜之田漁時也其占爲利見大人變在九三尊顯而未離下舜之玄德升聞時也其占爲惕厲則无咎變在九四進退未定舜之歷試時也其占能動以時則无咎

是之謂占非謂臨事而卜筮也推之他卦莫不皆然
是故居而未有爲也觀象玩辭予以明夫吉凶消長
之理動而將有行也觀變玩占予以合夫進退存亡
之宜漢管寧謂邴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此乾初九之占也宋王昭素對太祖曰此爻正當陞
下今日之事此乾九五之占也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其占爲死亡子貢一玩而先知焉宜戚宜懼反以爲
喜其占爲不昌幸憲英亦一玩而先知焉儀封人見
夫子德容之盛則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占豈卜

筮乎聖人見子路氣質剛強則曰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其占又豈卜筮乎礎先雨而潤鍾先霽而清灰先
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滌而徙鳶先風而翔此占
事知來之占非卜筮也暑極而秋寒極而春盛極而
衰亂極而治日中而昃月滿而虧此極數知來之占
非卜筮也况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仰觀俯察無不卽始而見終尚何假卜筮
乎哉卜者曰卜筮非爲聖人設也爲常人設也曰卜
筮聖人自用猶可無害若常人用之則其害不可勝

言者何以言之聖人之心至虛至靈其靜也天其動也天消息盈虛受命如嚮或占所不能決者明義理以決之常人之心理少欲多昏亂無主明不足以動人幽不足以感鬼神吉者或變而爲凶凶者或反而爲吉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苟依此而行之則亦何所不害哉唐虞世遠請以今日論之

人在上德配乾坤凡前代教化所未明者今則日月星辰矣前代法制所未備者今則萬象森列矣裁自

聖心參諸僉論苟有一事未當股肱大臣得以輔弼之于內耳目之官得以諫諍之于外是以大中至正盡善盡美而無毫髮之可議也苟或不揆義理而惟以卜筮決之吉云則吉凶云則凶百司奉職奔走不暇敢有一人異議于其間哉不特此也近自京師遠至郡邑群黎百姓徧爲爾德亦惟以義理爲之依歸法律爲之隄防爾今若開其卜筮之路使之以是而占吉凶將見天下之人不論逆順不分是非一切假著龜之號以濟其利害之私臨財苟得者則曰卜筮吉

而爲之非苟得也。難苟免者則曰卜筮凶而避之，非苟免也不孝不弟者則曰卜筮不吉姑爲之徐徐云爾。爲姦爲盜者則曰卜筮大吉姑爲之試試云爾。小人或繇之而進君子或繇之而退，推而廣之觸類而長之，巨惡元兇亂臣賊子未必不假是以亂天下也。唐敬宗時卜者蘇玄明與染工張詔同謀不軌，潛入清思殿非卜筮爲之禍哉！然猶其自爲之爾。若朝廷以此教人通行天下，吾恐如玄明者不可計數也。嗚呼！孰謂天生聖人繼天立極而共爲是惑世之書。

子曰：如子所言卜筮之術，一無所用乎？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吾前已言之矣。子不讀論語乎？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子不讀律乎？依經算命卜課者不在禁限是則聖人教人之法也。何也？義理昭明法令嚴肅，小道行乎其間，如兩岐未定之事，亦可以決疑。爾然則開物成務，非卜筮歟？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之謂開物成務。序所謂先天下而開物，後天下而成務者是也。非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也。

卜者喜曰吾而今而後知易之大也山峙而川流鳶飛而魚躍此易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易也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亦此易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吾讀易半世矣幾不見全易也夫

伏羲畫卦辨

朱子易說云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愚謂天生聖人不偶聖人幸天亦不偶也三才既分人文未著於是河中龍圖

圖非天意乎伏羲氏知其然故則之而畫八卦以著天下之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其所以垂訓將來至深且遠人文肇始豈偶然哉朱子專主卜筮故以易爲占書旣曰畫卦如擲筊又曰爻辭如籤辭無非欲後世之人不以義理視易也吁亦過哉

易說太畧辨

朱子云語孟說太詳易說太畧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道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愚謂語孟者聖賢格言人所易知者也易者陰陽

之體無聲無臭苟非詳說其理學者何所據哉朱子專主卜筮與大傳不合畧說則理數兼通詳說則一偏有碍此本義之作所以簡畧而不詳也蓋嘗思之燭之加籠所以蔽風非以助明經之加註正以助明譬如燈臺添油非如燭籠添骨也若夫枝說障道其燭籠添骨者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說易君子不知幾人名氏雖存註傳甚少竊疑宋理宗朝表章經朱而諸儒盡廢日消月毀泯泯無傳我朝

太宗文皇帝大命儒臣纂集經書而諸說存焉者寡豈非易道之一缺歟吁安得上啓九重重命儒易而一新也夫

莫看註解辯

朱子易說云熟讀正文莫看註解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今難卒說熟讀正文久當自悟愚按註解者孔子之彖象文言也朱子戒人莫看何耶蓋孔子主義理朱子主卜筮所尚不同難以牽合故本義則依遠釋解而易說則屢致異辭旣曰

後人但見孔子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周之意類皆
牽合委曲無復包含該貫又曰孔子之易非文王之
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無非欲人主占而不主理
爾嗚呼聖人之道如天之覆物也孔子說義理豈有
委曲而不該貫者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之易
與義文之易豈有不同而可二者哉傳曰中心疑
者其辭枝蓋朱子又疑卜筮不足以盡易而恐後人
之不信故丁寧反復而不自知其言之枝爾或曰朱
子非背孔子蓋欲救其偏爾子惟篤信孔子安知不

有誤耶曰不然天下莫大於理理若未當吾豈阿私
孔子耶顧惟孔子明義理則卜筮在其中矣朱子專
主卜筮豈足以盡易之道哉吁人謂紫陽得洙泗真
傳而其道不同若此

何以守位曰仁辯

本義仁作人蓋欲與下文相因爾愚謂經文無義者
當改正之如井有仁焉吉之先見是也有義者不宜
輕改此類是也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也天子守位曰
仁足矣何必改從人乎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仁也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不仁也仁則寇戎爲父子不仁則赤子爲仇讐故大學曰有德此有人蔡邕曰仁以守位

孔安國書序

朱子云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愚按安國書序幾七十字辭義高古敘述明白謂之西漢文章宜亦是也朱子以爲後人所托豈別有所見耶或曰朱子云孔壁之書何爲至東晉方出故書序古文皆疑爲後人所假爾曰不然精一執中古文書也伊訓太甲古文之書也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何可假耶朱子於易大傳外之於詩大序疑之故書序古文亦疑之學者惟以義理裁之則庶乎其不疑矣

三正辯

夏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氏傳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愚按堯典稱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卽夏之四時也辨典稱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卽夏之正朔也繇此推之唐虞以前宜皆建寅商周革命

始建子丑爾矧夫啓伐有扈之時夏正頒行已久縱使前有子丑之建非夏之正朔也引入告誓抑何義乎子曰及史闕文傳無考據闕之可也不當強爲之說或曰三正當作王正恐孔壁中磨滅而誤

甘誓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傳曰啓征有扈曰與曰戰若敵國然者孰爲書序爲夫子作乎今按經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則書序曰戰述經文爾非創始也

康誥

書序曰成王旣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傳曰曰兄曰弟武王命康叔之辭序繆誤今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夫左氏去孔子不遠亦以衛爲周公所封何哉嘗友復康誥書文惟拳拳以明德慎罰爲言中有匹休商王罪在朕躬等語不類封匡之誥豈武王命康叔爲司寇之

諸焚禁之餘誤作詩國之語歎然他無所考矣

殷頑民

殷頑民者周書畢命之言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夫以王者之後賢聖迭興雖禽獸草木亦被其澤而况于人乎嗚呼殷頑民者其醉飽先王之德澤而沒世不忘者乎周不敢以刑罰驅之惟遵舊政而待其自化可謂知本矣厥後壯者老老者死歷三紀而後風移非惟見有商德澤之深而周人之忠厚亦非後世

所能及也吁王莽末民心謳吟思漢其聞頑民之而興起者乎

易辯補遺

或問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也曰君子小人至不易辯是故堯舜不知四凶周公不知管蔡夫善處死物安能分別君子小人而不爲之謀乎或曰小人占蓋不驗曰前代亂賊往往假是以愚黔首何云占不驗耶此語偏塞恐不可信或曰朱子又謂道理當爲者便爲不當爲者自是不可做却有一操吉凶兩

岐道理處置不得者所以用言如何曰此言主義理而以下筮佐之比之專主卜筮之言誠爲優矣若原聖人作易之旨猶爲未得也或曰朱子蓋謂伏羲文王周公皆主卜筮惟孔子專明義理爾曰如子所言孔子惟復不知三聖之心而誤主義理歟抑以三聖未盡而特推廣之歟若謂不知三聖則不足爲孔子若知而推廣之則吾儒所當宗也朱子必欲專主卜筮而不宗孔子其意云何未易有筮法無卜法孔子因論占而兼及之專主卜筮卜何與馬曰詩書左傳

古人多用卜筮何也曰古人主義理而以下筮參之非專主卜筮也夫義理所在死生以之卜筮不吉庸得已乎杜預曰占知吉凶而不能變吉凶不主義理占無益也曰子言雖辨人猶不信何也曰一則習熟二則不屑故也使朱子宗孔子而主義理而今改曰卜筮人將目爲邪說投之四裔豈特不信而已乎嗚呼天生素王斯道宗主吾徒往往陽順而陰叛何爲者哉竊恐末流之弊郭璞李淳風之言盈天下亂賊競起雖存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存志於天下來世者



亦當有感于斯

卷之三

荷亭文集卷之四

東陽盧格正夫著

國雅問答

辨詩序未必皆誤

魯人有國子者好讀詩一日問其師雅先生曰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朱子直以爲東漢衛宏所作謂其鑿空妄語欺誑後人以故不用其說夫詩序未敢必爲何人所作然其時去古未遠其說疑亦有據朱子雖辯其非

而集傳無據實者亦多弟子竊欲進以己意辯析一
一何如先生曰何以言之曰二南幽風姑置弗論邶
鄘而下則不合者多矣參酌衆論窮究肯歸亦若有
得於心而不敢以告人者大抵聖人刪詩之意取其
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垂訓後世此大旨也若其善
不足爲法惡不足示戒與夫男女淫奔等作則取其
有關於國家治亂者而錄之爾其他恐未悉也先生
曰試條陳之曰唯唯

邶

柏舟莊姜之詩也詞氣柔順冠於邶首與下篇綠衣
等作相類是以知之

擊鼓四國伐鄭之詩也春秋傳相表裏是以知之雄
雉似刺衛宣公之詩序說近是

匏有苦葉類守正也意思深長詞義正直不類淫亂
之詞

衛

伯兮爲王前驅從王伐鄭也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

鄭在王國之東乃衛國之南
朱子謂鄭在衛西者非

木瓜未見男女贈答序說近是

木子雜著亦曰詩故木瓜序桓續而善衛

情也
王

君子陽陽不類婦人所作序說蓋得之

丘中有麻未見為淫奔者之詞

鄭

有女同車刺忽也彼美孟姜齊女也詞義高明氣象貴盛不類淫奔之詩序說蓋得之

山有扶蘇未見為淫女之詞序說近是

釋兮不類淫女之詞序說近是

狡童不類淫女之詞序說蓋得之

箕子麥秀歌曰狡童兮不我好他

狡童指紂也國人刺忽蓋原於此

風雨不類淫奔之詞序說近是

子衿未見為淫奔之詩只因後二句而疑之爾

朱子賦曰

廣青衿之疑問樂青蕪之長育亦指學也

揚之水不見為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蓋得之

出其東門類走亂也序說蓋得之

唐

山有樞未見答蟋蟀之意千時曲沃盛強將有并吞

宗國之意故國人作此詩序說蓋得之蓋亦托名寓意非直刺也

椒聊蓋為沃而作也序說得之

杖杜似為晉而作也序說近是

秦

晨風若有不用賢臣之意序說近是集傳謂類辰辰之歌而疑為婦

人思夫爾

陳

宛丘居陳之首蓋刺國君也若刺閑人何關係而錄

之

東門之池不類淫奔之詩序說近是詩曰彼美淑姬姬周姓也昔武

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姬故後人見國君淫昏思得賢女如元姬者以配君子爾

防有鵲巢未見為男女之私序說近是

論語曰放鄭聲則當禁絕而不讀又曰何莫學夫詩

則當熟讀而究心今集傳變風中多疑為淫奔之詩

學者讀之則犯為邪之戒廢之則違學詩之法二者

將何處而可先生曰詳味子言不為無理朱子著述

功大後世仰之若泰山北斗小子輕議得無啓人詈

乎國子曰不然後世尊崇朱子爲其推明理學非私也理有未當互相發明乃朱子之忠益爾何嫌於輕曰然則雅頌何如試并論之國子曰竊議國風猶爲僭妄矧雅頌義理精微規模碩大豈初學所敢窺哉固問之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玄註云承華曰萼鄂萼足曰不萼蓋取同氣連枝之義朱子誤作鄂然豈不與衛風濟盈不濡軌誤作軌同實無義先生曰沈僞謂朱子於易本義多致遺恨於詩傳無復遺恨何也曰本義及大傳終疑爲孔子所勝故有遺恨詩傳及小序諒不爲漢儒所勝故無遺恨沈僞蓋知牛子之非而婉辭諷之非謂其真是而無遺恨也言畢而出

按春秋傳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今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故犯大國以取禍乎韓宣子名爲知詩又豈樂聽淫詞而贊其爲數世之主乎繇此推之序說不誤

詩大序辯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蓋詩收之國史播之樂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一切廢而不讀謂之何哉

馬遷言詩辯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

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一無所錄則馬遷之言未必無據特以盡爲夫子所刪爲無理爾孟子詩亡之論其當有徵於此乎

小宛辯

或問小宛之詩序曰大夫刺幽王朱子曰不爲刺王

乃兄弟遭亂而相戒爾二說孰爲正曰雅者朝廷正樂兄弟相戒何得列於雅乎詳玩詩辭蓋似幽王無道大夫陷于犴獄兄弟憂之而作此詩然今無所考矣

賓之初筵辯

或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繇廢興非諸侯所有也今小雅賓之初筵大雅抑之篇朱子以爲衛武公之詩何也曰二詩之作蓋武公入相于周之時其意關於王室其辭錄於王宮若歸國所作不得入于雅矣朱子疑小序之非多改其說不特此二詩也

春王正月辨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胡氏曰以夏時冠月而法後世以周正記事示不敢專今按商書稱元祀十有二月秦紀稱元年冬十月則商秦改歲首而不改月數也詩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周人亦改歲首而不改月數也竊意聖人行夏之時直以寅月爲歲首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非有見於此乎今按左傳傳

公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思窮疑焉。夫春夏秋冬
時自然之運。二十四氣一定。不可易者也。苟以春正
月爲冬至。以夏四月爲春分。夏至在秋。秋分在冬。陰
陽逆行。寒暑易位。失時之大弊也。而謂武王周公爲
之乎。左氏之言。殊不可曉。曰朱子謂子丑皆可以爲
歲首。蓋於此觀之。

滕子來朝辨

春秋魯桓公二年。滕子來朝。胡氏曰。滕侯。何以稱
子。桓弒隱公而立。滕不能討。又先隣國而朝之。故降

而稱子。狄之也。朱子曰。聖人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滕
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爲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
一人有罪。而罰及數世乎。然則云何。或曰。滕國褊小。
自降從子男之列。如南唐李景自降。稱江南國主。理
或然也。夫多聞闕疑。聖人明訓。春秋難解者。胡氏好
以義理穿鑿。故多未當。茲因朱子之論。舉一而例其
餘云。

九世復讐辯

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

何齊滅之也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遠祖齊
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
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凌弱衆暴
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
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
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
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
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
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

信哉

許世子不嘗藥辯

春秋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曰不嘗藥也歐陽氏
曰操刃而殺與不嘗藥而殺罪當殊科胡氏曰必若
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筆乎愚謂神妙莫
測者聖人之德化也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書法也操
刃而殺進毒而殺名之爲大逆人孰不以爲然誤不
嘗藥罪固大矣較之二者寧無輕重之別乎聖人文
一施之必有說也歐陽氏之言豈非誅意之法歟

荷亭文集卷之五

東陽盧格正六著

老子辯

或問老子之道何道也曰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人所共繇之路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若老子之所謂道特假儒家之近似而強名其所以不可名之意爾宋儒以吾道之權度稱量之是猶以羈勒而御空中之野馬非其類也經曰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各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凡若此者不一而足是豈吾儒之所謂道哉或曰盍亦知之若何曰知而用之遊理偷生得罪聖門固不可也不知而用之若王安石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誤宋喪地七百里亦不可也然則如之何知其書窮其理守之以吾道而不為其所惑則善矣

家語辯

或問孔子家語朱子信之人皆以為非何也曰家語一書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之言絕不相類吾固疑其非矣今按其中釋經斷事往往自相牴牾其為後人所托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何以見之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乃後世釋經之言其可為孔子之自言乎勾踐滅吳乃在孔子卒後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滅吳其可為孔子救魯之所致乎似茲繆妄不一而足朱子信之殊不可曉

屈子不書辯

或問屈原之心忠清惻怛屈原之文宏放高妙騷經
備載明白綱目不大書特書而畧見於分註之下何
也曰春秋之法賢而特書公弟叔肸是也屈子之賢
鳳凰翔于千仞豈多得哉朱子知原甚悉而不用叔
肸例者豈仍舊史而未及致意歟

徙木立信辯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徂詐
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
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

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惟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
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飢也而
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
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
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
教之醫藥死也而教之喪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
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
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于
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于以一民之耳

目聖人之所以信于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併之術悉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徒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立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鬪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則子不敢違矣驅之弑君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間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益有不旋踵者鞅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

黃歇竊國辯

戰國楚考烈王無子時春申君黃歇用事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歇既有娠使妹說歇納之於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歇泄其語因殺歇以滅口愚謂陰謀奪國大欲也納姬取寵微情也父子之親其至也舅甥之情其次也李園謀人之國而

以歸之黃歇因而自取小寃其非情一也立歇之子而恐歇泄其語是歇愛子不如園之愛甥矣其非情二也以此誅心能無繆乎吾意李園者見楚王無子欲竊其國久矣一旦自私其妹族妹義妹亦未可知知其有娠故假歇以進於王妹既生子貌不類歇恐歇覺其謀故殺歇以滅口爾吁巨姦陰謀無所不至向非深探其本而誅之則不爲其所欺者幾希

高帝將將辯

韓信對漢高有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

以爲陛下擒也斯言也量已量人毫髮不爽傳之後世若爲至言愚獨謂其不然何也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鯤躍三千鵬搏九萬皆其間一物爾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岌岌乎惟恐人之勝已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爲信者直當對曰天生一人爲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賞不當與臣下爭能臣之事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臣之職也。唐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嗚呼！信斯言也不惟啓自己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禍歟。

嗇夫利口辯

漢文帝登虎圈，僕射張釋之從行。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以爲利口超遷。

恐天下從風而靡，乃不果拜。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若夫諳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之美才也。安可目爲利口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言，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嗚呼！岩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乎？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疎，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武帝才畧辯

班固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節儉。

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愚謂才出於理者
可以成天下之務才出於氣者可以逞一身之欲文
帝之才出於理者也武帝之才出於氣者也文帝以
德化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求
之三代亦未多得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若此武帝初
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若可與有爲也不數年後興
土木興甲兵求神仙建封禪縱遊觀征四夷盡其才
以供一己之欲極其欲以害天下之民漢之不爲亡
秦者文帝之德澤在人爾是故文帝之才惟恐其不
足武帝之才惟恐其有餘史臣不知其才之爲害而
猶引詩書以贊之不亦誤乎

霍光誅昌邑從官辯

霍光旣廢昌邑王賀又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愚謂昌
邑從官特坐不能匡救爾非有篡逆大故何爲盡誅
之乎按蘇氏曰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是知其中有謀光者故光不及致詳而發
之暴嗚呼光死未幾子孫夷滅孰謂無天道也耶

丙吉知大體辨

或問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史臣以爲知大體如何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聖人仁民而愛物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孔子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豈非知大體者乎或曰方春牛喘是陰陽不和而調燮未至吉之問豈爲牛哉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和鬪死變理先務也而邈不介懷牛刺而喘或勞而傷未必變理所致而引爲己任輕重虛實俱失之矣尚爲知大體哉此史臣善善而不知其非不足訓也

楊雄反騷辯

或問楊雄作反騷何也曰此雄之愧辭也雄爲漢室耆老值王莽篡位而不能死於是撫騷文而反之所以釋其慚爾序曰雄惟屈原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讀其文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吾意雄之流涕豈爲原哉蓋其北面賊廷悲慙滿腹欲隱不可欲死不能故因原而流涕爾其辭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夫原溺死

之後楚尋破滅何有所謂潛居待雲者耶此雄韜晦
隱忍期漢復興特借原而寓意爾是故賈誼之文傷
已志也揚雄之文釋已慙也名曰弔原皆非爲原也
嗚呼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雄不能死雖流涕友騷庸
何補其行之虧乎厥後荀彧飲藥自殺范質不請謚
不立碑同一釋慙也學者察之

嚴子陵不屈辯

尹氏曰嚴光光武故人年高德邵帝不能待以賓師
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屈也愚謂光之清

風高節奮乎百世之上誠足以廉頑立懦矣謂其合
於中庸則未也何則君在踧踖過位色勃孔子專君
之道也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子交友之道也光初
變姓名帝以物色訪之及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方
堅臥不起張目熟視及帝迎入宮中道舊累日與之
共臥光以足加帝腹而已帝之待光無所不盡光乃
傲然自肆漠無一語何爲者哉君臣之道姑非所論
朋友之道可如是乎後世不美帝之盛德而多光之
深意亦惑矣觀其譏切侯霸之語豈所謂此意渾然

不露圭角者耶特其名利浮雲爵祿草芥千載之下
仰之若景星鳳凰爲不可及耳噫漢末節義之士其
光武盛德之報歟

晉元帝卽位辯

綱目書卽皇帝位者漢高帝漢光武漢昭烈晉元帝
四君而已愚謂高帝謀篡討逆光武中興昭烈紹統
皆得天命人心之正者也予以正統之書法宜也若
元帝者徒能續司馬氏之變統而已其可以續帝王
之正統乎何則曹操篡漢懿昭因而效之弒君廢主

相繼於冊律以春秋亂賊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
皆得討而不赦况琅琊親受懷帝之託不聞勤王之
師遷延徘徊因利乘便又非光武中興之比綱目嚴
於討莽而優於待晉何哉或曰王莽篡漢十有八年
司馬氏篡魏百五十年成敗不同何可例論曰不然
左氏以成敗論人宋子譏其見識甚卑綱目明道不
計功之書豈其若是哉有志史學者更宜熟思審處

陶潛晉晉辯

綱目書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侃之曾孫也自以

先世爲晉守輔耻後屈身後代今按淵明自敘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陶舍漢高帝時人昭穆旣遠已爲路人則侃與淵明分源五百餘年不知梁統何據而本傳稱爲祖孫自後論淵明者皆本於此有謂其年書甲子者有謂其志似子房者雖多褒詞殊非據實要之淵明爲人閑靖寡慾恬澹樂道初無舍已爲人之意故其著於詩文和平深粹亦無怨尤迫切之詞天性自然不待勉強求之於言其所謂逸民者歟惟熟讀其詩文則得之矣

魏誅沙門辯

魏主燾從崔浩之言按誅境內沙門無復孑遺尹氏曰居中國而從夷狄舍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體綱目書之曰誅夫豈過哉愚謂罪有輕重法有後先佛氏害道罪固大矣然而入居中
國削髮披緇是果誰爲之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豈其晚也盡戮無知赤子而無孑遺不仁甚矣尚可垂訓也乎尹氏依阿遷就啓後世好殺之端不可以不辨

王通中說辨

或問中說一書果文中子所著乎曰疑也按通世家通生於開皇甲辰卒于大業戊寅上太平策時年二十教授河汾時年二十一按唐列傳李靖王珪長通十三歲溫大雅長通十二歲溫彥博長通九歲房玄齡長通六歲魏徵杜如晦亦皆長於通夫以孔子之聖微生畝猶恃長稱各執謂靖等遽肯忘年而甘心北面通門其可疑一也既稱門人千餘何見於書者皆與唐各臣而隱者之絕少乎其可疑二也唐貞觀

時玄齡等位居台輔且侍帷幄古今賢哲無不通論何無一語及通情書魏徵所上何不爲之立傳其可疑三也今觀其門人問答之詞多教諭語通雖學過顏曾寧當遽以孔子自任效顰學步不幾於無耻乎其可疑四也或曰文中子舊有中說殘缺失之其子福時增飾附會以張大父德誇示後世未知是否

荷亭文集卷之六

東陽盧格正夫著

唐太宗有天下辯

綱目書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備載范氏之言于分註之下則朱子之所以罪太宗者至矣竊嘗思之祖宗天下于孫相傳以長不以功正也至若匹夫而有天下亦必以長而不推原所繇則恐非至公之論何則太宗少經隋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

下士散財結客一旦順民心興義兵席卷長驅奄有
關中驅策英雄掃除亂畧遂降李密繫建德擒世充
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神謀武
畧高出前古是知太宗之取天下特藉高祖兵力以
發跡耳非高祖之天下也子有天下尊歸於父高祖
亦宣傳之聖子以垂萬世無疆之統顧乃攘爲已有
授任非才果何義乎昔周文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後
世不以爲非晉武不能擇賢而立君子以爲深恨矧
夫開創大業英雄蓋世之子而可以庸劣據其位乎
推原高祖之心特以創業繇我不欲世民有其功耳
用心一繆內難頓作孰謂唐室之禍非高祖爲之歟
讀史者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可見

李敬業討武氏檄辨

唐駱賓王爲李敬業作檄極疏武氏過惡武氏覽及
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後世遂謂賓王真能疏其過惡武氏真能不動聲色
萬口雷同古今傳誦予謂殺人之賊不問其掏摸之

小尤武氏廢君篡國莫大之罪敬業起兵匡復自合
引春秋討賊之義明自己興唐之心迎立中宗布告
天下則大功唾手而成矣顧乃舍其篡奪之罪疏其
淫虐之私何足感激天下之忠臣義士耶武士不懼
良以此也今補檄文如左檄曰

伏以春秋無將立萬世君臣之義漢法不道嚴三
綱亂賊之刑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典也欽惟
我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德懸天縱智若神通值隋
氏之不君受皇天之眷命義旗方舉萬民興時雨
之謠神武惟揚四海普春雷之震一鼓而佞臣授
首再鼓而豪猾潛踪三鼓而席卷關中四鼓而風
飛隴右建德自投於陷穽世充面縛於軍門武周
則瓦解以無遺黑閻乃土崩而自盡兵威所至海
沸山頽德澤所加天涵地育於是修文偃武建昭
代之宏規納諫求賢追前王之盛治措疲民於衽
席之上挽衰世於雍熙之歸衣食有餘盜賊化爲
君子刑措不用呻吟轉爲謳歌蓋自三代以來功

德兼隆未有如我

太宗皇帝者也繼而

高宗嗣位累洽重熙四海九州不識風塵之警羣黎百姓咸歸禮樂之中誠爲王者再世之仁豈比善人百年之化嗟夫祖宗正統如此其明德澤在人如此其久屬嗣君繼統之日正天命維新之時武氏何人敢行稱亂受先帝之顧命若罔聞知摘嗣君之小疵輕行廢黜北鷄麀鹿南面而朝王侯狐媚蛾眉冷容而服袞冕斥天家之孫子擯棄遐方收

賊黨之宗支布列樞要陰陽反背日月爲之無光首足倒垂乾坤爲之易位誠古今所無之大變豈臣子共見而能容嗚呼王莽誅夷之殃良自取也仲尼沐浴之請誰其任之敬業皇唐舊臣元勳家子奉先公之成業倚本朝之厚恩氣憤風雲志匡宗社特因神人同欲討賊之義誓雪臣子不共戴天之讐十萬精兵擊鼓轟雷霆之震千羣武騎旌旗耀日月之光執乎彼曲之辭賊徒破膽乘以我盈之勢天討彌張公等或叶周親或居漢地或聞

先帝託孤之命或見新君幽秘之辱義實難容情不可忍請因勤王之檄共立復辟之勳燦彩石以補天乾坤定位探虞淵而取日宇宙生光於是誅戮元兇瀦其宮以示義殄滅餘黨赤其族而不遺上謝九廟祖宗之靈下虐四海臣民之情功光社稷爵誓山河福流子孫名垂清史使天下後世仰之若伊周平勃何其偉歟若或念其富貴之私恩昧於君臣之大義徘徊岐路眷戀迷途則有太宗之明法在焉予固不得而私也故檄

狄仁傑書死辨

朱子曰濫公舊例逆臣皆書死獨揚雄書卒某按本例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後沒奈何也書狄仁傑死後改書卒或問逆臣書死正例也如仁傑者身雖仕周心實爲唐書卒則害義而同死者疑或不服書死則失情而懷忠者又無所勸將何處而可曰春秋之法爲賢者諱人臣失身於賊而懷忠於君者諱而不大書可也

郭子儀奢慾辨

或問史稱子儀窮奢極慾而入不非之胡氏曰窮奢極慾小人處富貴者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二說孰爲正曰按方氏云子儀功名太盛人主不免疑之故以聲色自污使人知其所志不過如此而已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歟斯言有理足以明子儀之心矣

周世宗復姓辨

綱目書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于柴氏而守禮又亡則

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示天下則其道竝行而不相悖愚按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宋英宗欲推尊所生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按世宗親爲太祖郭威之子正名郭榮進封晉王然後繼體承統尊居九五則世宗之有天

下實太祖傳之也宋祖不立本宗亦以世宗堪付托

有厚文集 卷之六
之重思欲傳之萬世若世宗復姓曰崇則郭氏遂亡矣非惟太祖之靈有所不堪竊恐世宗之心亦有所不忍也或曰異姓不嗣曰不嗣則當辭位還郭豈有受其天下而云不嗣者乎然則何以處守禮曰封以大國加以殊稱如司馬公之議濮王隆其孝養如舜之處瞽叟則其道竝行而不相悖矣

宋太后遺命辨

宋太后杜氏臨崩謂其子太祖曰周世宗以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廷美

廷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史臣曰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愚竊以爲不然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蓋惟天下重器聖人深思遠慮故順天命而有與賢與子之法與賢者宜聖宜賢惟上古聖人能之下聖人一等非惟不能爲蓋亦不可爲矣與子者必長必嫡後世有國者通行之蓋守之以天所以止爭奪之心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履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雖伊尹周

公之聖而終身北面孺子豈非天者素定矣乎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遂啓宋督之逆吳子諸樊兄弟約以次傳亦有專諸之禍豈非以人而亂天乎天分從違之間而禍福影嚮若此宋太后何人乃欲以私意而爲之託言長君徼福祉稷唐虞三代之法一切廢而不用太祖從而遵之史臣又從而贊之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廷美德昭之死人皆爲之恨吾獨爲之福爾向使其說復行則爭奪禍興篡弑相尋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於此哉

皇太后以母改子辨

宋神宗崩哲宗幼高后臨朝司馬光欲去新法之害政者言者紛紛光曰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愚謂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祖宗之法子孫不可變也神宗誤聽王安石曲學偏見盡取祖宗之法度更張之天下騷然社稷幾危於是光入相請命太后率復舊章名正言順心安理得而光乃曰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不曰復祖宗之舊而曰改先帝之法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厥後姦臣當國假紹述之名紛紛行私盡復熙豐之弊政盡斥元祐之名賢毒被生靈禍延宗社則此言啓之也吁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可不慎哉

孟后復位辨

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伯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爲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

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于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爲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爲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碍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姦臣倡邪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爲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爲先務乎

張浚從祀辨

宋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當粘罕猖獗之初興師勤王屢破勅敵孤軍守汴京二年金人不敢南侵單騎降巨寇王善等得勝兵百餘萬連疏二十請帝還京志在必復中原還二帝減金以雪讐耻雖大功未就而卒其忠誠義氣殆與烈日爭光而私過繆舉無一毫可指識者比之孔明誠無愧矣張浚忠義勲烈著千史傳者亦彬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疏畧功之所在過亦隨之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排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私之心不及澤矣宋史論斷曰浚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誠哉是言也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不與焉何哉

岳飛橫字辨

或問南渡諸將之才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欲向前廝殺朱子曰便是若撞着周世宗宋太祖駕馭起皆是名將愚謂橫者強梁自用暴狠無上之謂昔羽父之先期固請桓温之拜表輒行此真橫也韓信之滅齊自王李光弼之擁兵不朝此近橫也如武穆者亦

可謂之橫乎武穆痛惟二帝蒙塵中原淪陷怒目切齒奮不顧身以故長驅不回直欲滅金雪耻觀其誓心天地唾手燕雲之奏實與孔明出師表同一忠憤激烈而戰勝攻取殆爲過之武穆不死則復二帝取中原真唾手爾嗚呼天不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寃而言之若此何耶惜乎世遠無從質問也

岳飛悼詩辨

張思廉悼岳飛詩曰將軍將軍通軍術君命不受未爲失大夫出疆事從權鐵馬長驅功可必功成辭甲

面赤墀拜表謝罪死不遲惜哉忠義重出岳知不及此良可悲愚按是詩益惜武穆不能成功而爲此激論非至言也且武穆忠義勲烈炳如日星而賊檜猶以莫須有三字陷之死况欲逆命而成功乎若如所言則檜請命討逆朝令夕至未知武穆何以自死吾見世人頗有是其言者故著之

諫祧僖祖辨

宋寧宗欲以孝宗附廟祧僖祖朱熹力諫以爲僖祖宋之始祖如周后稷當百世不祧愚謂后稷教民稼

稽受封於邵實啓周家不拔之基百世不燒空也若
僖祖者乃匹夫爾徒以玄孫稱帝推恩及之功德無
傳非后稷比必欲本其篤生神孫之功何以宣祖篤
生聖子之功歟蓋自王安石倡議朱子因之宋當以
太祖爲始祖不當以僖祖爲始祖

劉銳一家死節辨

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古陷文州知州劉銳自度不免
集其家人飲藥皆死幼子六歲拜而受藥左右感動
愚謂食君祿死王事人臣之正也一家老穉何爲者

哉使其有益於城之存亡皆死可也而空使祖先絕
祀後世興悲不亦過乎或曰無辱敵手曰君子盡其
在我者而已餘付之天豈可慮辱而先自殺之哉故
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音韻辨

宋氏景濂曰人生有聲聲有七音牙舌唇齒喉及舌
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
於半商半羽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孔子刪詩取其
音之協者被之絃歌後世因之未嘗泥於律也自梁

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
於是有東冬清青之分及唐以詩賦取士聲律益嚴
而毫髮不敢犯矣夫音取其協韻東冬清青之分果
何義乎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詔諭詞臣定爲洪武正韻協同
析異一洗千古之陋習誠萬世臣民所當遵也今爲
律詩者猶泥于唐而不敢通用謂之何哉嗚呼舍孔
子弗師而師沈約不遵

聖代制作而遵亡梁因襲之弊可勝嘆哉

語類辨

或問朱子語類數千萬言不能盡解中有可疑者畧
質一二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
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
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于說夢
吁孔子非漢唐諸儒豈亦以氣質爲性耶不取邵子
先知之術如何曰邵子先知卜筮也吾儒先知義理
也儒道之道豈卜筮可並稱哉朱子此語最純惜乎
知而不能用在也說藝文如鮑魚如何曰東坡書解爲

諸儒之最鮑魚之說恐未然也辨秦檜之有骨力如何曰賊檜窮凶極惡非骨力也藝都知風水如何曰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到也艸木有知覺如何曰艸木有生而無知詩曰樂子之無知是也或曰語類與經書註傳多有不同何也曰語類朱子自言註傳集諸儒之言孰爲正曰合孔子者爲正曰語類門人所記恐未足信曰語類或門人或自記要皆朱子之心聲若夫集註集傳朱子尚有未解意者如子見南以緝繳子君子不皆心聲哉曰天下皆宗朱子子獨明其未盡飾之類

然者竊恐語問于

朝或得罪奈何曰天下宗朱子爲其明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無一毫差失故學者於孔子不可有一毫牴牾朱子註傳中頗與孔子不合甚至教學者莫看孔易幾於悖矣今若不論義理不宗孔子則我僭妄之罪夫復何辭苟以孔子爲師義理爲正則所以諄諄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僭妄之責向微聖人爲之宗主雖真知灼見寧敢出一語耶於乎卞和獻玉卮足無悔言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豈一玉所

可方哉苟有相導上尚當不避斧鉞而

獻之

廿



荷亭文集卷之七

東陽盧格正夫著

論聖功

或問東隣有夜績者姑婦娣姒聚於一堂既而燭滅
羣動皆息矣西隣有夜讀者德音琅琅入耳不煩未
幾寂然從隙而窺之其師就寢矣然則師燭之功不
亦大乎子特見其小何嘗見其大乎大明當天無
所不照天下之作業者皆其光也

聖人垂訓無所不周天下之爲善者皆其教也

問者曰楊雄氏云曰光舉日之用聖道羣心之用得子言而益信

論稱號

或問天子兼稱之號始於秦信乎曰按周書呂刑篇皇帝清問下民則大舜已兼稱矣非始於秦也

論尊號

或問尊號始於古歟曰始於秦非古也禮歟曰誦也非禮也昔者聖人之御世也謀及庶人詢於芻蕘惟

恐一物不得其所敢自以爲聖乎降自中古習誦成風衰世因之踵爲故事夫尊號者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之謂臣之愛君無所不盡宜其望君若是然愛君有道也非獻諂也朝夕進諫陳善閉邪陰納君於堯舜之歸而君猶未知也譬之播種然滋之糞力芟其稂莠則黍稷離離矣豈可揠而助之長乎譬之居室然上棟下宇肯堂肯構則寢廟奕奕矣豈以寸木而加岑樓之上乎若徒飾其名之似而不求其實之稱則聖劉天元之號賢於光武不得言聖者遠矣嗚呼

我

太祖高皇帝重開宇宙大明彝憲而瘳華前世之陋習誠所謂聰明睿智之聖人乎

論改元

人君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體元而正始也上古歷年雖多惟一元而已矣自秦惠文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若干年矣復稱元年可乎武宣而下改元尤多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國史繁蕪莫之勝載

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乎嗚呼不有所短孰識所長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弊追復舊章

聖子神孫惟一元以終始漢得春秋編年之法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

論漢祖唐宗優劣

或問漢高帝唐太宗人品何如曰高帝規模宏大而才略不及也太宗文武並優而質任不如也使之易地則皆然也何以言之高帝起自亭長兵不挾詐名

固正矣同時起兵者陳涉項籍皆以誅無道秦爲名
初非高帝獨有見也其後討逆賊羽豈誠心與直道
哉不過因三老董公之言假此以取天下爾特其高
明寬大從諫如流過也如日月之食不掩不飾則非
後世帝王所可及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起兵
雜詐積習使然人倫凶變寔高祖爲之也故使太宗
生高帝之時亦能爲高帝之爲使高帝居太宗之地
亦不免太宗之罪所可刺者好名太盛每事文飾不
如高帝自然使之並驅中原何如曰天生豪傑各有

其時不幸並生則天下分裂矣然太宗見事幾明用
心近厚尉遲敬德魏徵皆讐敵也一見之頃推心待
之高帝之用韓信必待蕭何而後知終見猜疑至於
夷滅吾恐天下英雄傾心太宗者十之六歸心高帝
者十之四史臣論二帝優劣疑若未當故著之

論項籍曹操優劣

或問項籍曹操並驅中原何如曰籍勇而無禮操智
而不仁雖同爲殘賊而籍非操敵也何以見之韓信
曰項羽暗噫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

夫之勇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有功當封刻印利
忍弗能予婦人之仁也所過殘滅人心不附雖有拔
山之力實獨夫爾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
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勲勞空賞不吝千
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雖曰殘賊不仁亦人傑也二
雄優劣判然易曉矣或曰項籍無道若此亦爲霸王
何也曰天下皆欲誅秦皆畏其強而不敢動籍獨攫
其鋒鉅鹿之役震若風雨諸將驚心駭目以故畏而
服之正如後魏制虎一時之猛非有他長也嗚呼史

謂唐太宗難成漢祖之業者其亦未見於此歟

論細柳之役

周亞夫細柳之役古今以爲美談愚謂天子至軍門
不得入亞夫軍法善矣天子至營不拜亞夫臣道有
未善焉何則兵死道也防衛不嚴或招衝突掩襲之
禍而有敗軍殺將之辱以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非慢君也勢不可也天子旣入其營無他慮矣亞夫
不能雍容百拜獨不可北面一稽首乎介冑自居軍
禮相見使遇猜忌之至寧能釋然無芥蒂乎噫亞夫

之所以得全名者其文帝盛德之所成歟

論荀彧自殺

或問荀彧之死溫公義之胡氏非之如何曰彧之明炳幾先策無遺策獨不知曹氏之心哉初欲立功故不擇所事後悔失節故不惜所生吁亦晚矣

論昭烈取劉璋

或問劉備之取劉璋蘇氏非之葉氏義之孰爲正曰蘇說爲正夫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昭烈棄信義而挾譎詐其可訓乎葉氏依阿遷

就非有道者之論

論諸葛孔明

或問孔明何如人曰先儒論斷不一朱子曰孔明雖正却益斯言疑亦有據

論楊素李勣

隋楊素唐李勣皆稱開國功臣素教煬帝奪宗弑父勣贊高宗廢后立武氏自以爲長享富貴福流子孫也素死八年而其子玄感反煬至於赤族勣死十五年而其孫敬業反武亦至赤族夫素勣有功於二人

而子孫尋滅於二人天道禍淫昭然明鑒後世懷姦不忠者可不戒哉

論明母

朱子感興詩曰晉陽啟唐祚王明繼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空昏風愚謂太宗亂倫之罪固不可掩自今觀之亦由教化不明羣臣不救之所致也何以言之漢高開創大業首以孫張氏爲太子妃是以舅妻甥也昭烈立吳氏爲皇后是妻族嫂也當時無言其非後世亦無一其非者教化不明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太宗英明動欲法古觀其聘鄭氏爲克華魏徵一言而止則其中毒之醜益溺於因襲而不自知設有正救寧知不幡然而悔悟耶嗚呼不有陰晦何知日月之功哉

太祖高皇帝重造乾坤闡明五典間閭小人皆知夫婦之有別一涉亂倫羞死無地孰謂蓋世英雄而甘爲夷虜之行乎噫此我

聖祖之功所以亘古而莫及也歟

論立晉王治

或問唐太宗立晉王治又欲立吳王恪何也曰人心應物猶止水照物也止水不波則妍媸明白微有搖動則真影散亂太子承乾謀逆魏王泰奪宗太宗欲以佩刀自刺此時太宗之心如風前巨浪其可用乎長孫無忌欲立所出投間而定之太宗所以有不立恪之悔也夫高宗聚麀晨牝幾亡社稷吳王恪英果諒爲勝之太宗惟當慎於初立不當悔於旣立也夫帝王之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替象亂於家而大舜之心未嘗亂也管蔡變於國而周公之心未嘗變也吁定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由此而合道者可不務哉

論陸贄

史臣論陸贄遭貶之後畏謗不著書惟集古驗方五十篇朱子曰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翫索愚謂以宣公析理之精立言之妙使其於十年之內註解經書開示蘊奧必有補於世教者矣奈當時無有啟之者惜哉

論陳橋之變

或問陳橋之變誰實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普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遊漢東有紫雲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日矣一旦世宗告殂恭帝幼弱中外人心密會推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驗於此乎於是托言漢遼師下收傾國精銳出次陳橋反掌之間成此大事是豈無人默主於其間而將士敢爲之歟杜太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太志及臨崩曰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爲是言哉太祖卽位之後稱晉王爲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爲嫂又豈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旣久不立皇儲太宗蓋默怨之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天下我實爲之而趙普渝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宋之啟運若此孰謂可與唐漢並稱哉宋論推隱未盡故著之

論韓琦優劣

或問韓琦范仲淹人品何如曰韓公事業著於史冊者炳炳琅琅誠非後世所及然亦功名之士爾范公

齋莊慎密明允篤誠豈非幾於道德者歟故先儒論
宋朝人物以范文正爲第一

論程蘇曲直

或問司馬光之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
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遂成隙二人曲直
何居曰百官方有慶禮卽朝廷之喜事也錦衣繡裳
遽變而素欣躍舞蹈遽變而衰伊川不可不爲無見
特引論語爲不切爾東坡之言何如曰戲侮也非忠

信也使伊川明義理以正之彼將愧服不暇何必怒
耶怒而成隙克己之未盡者也問二人何優曰伊川
爲講官東坡爲學士各有所優使居輔弼之地恐均
有所未盡問當時可居相位者曰濂溪之精通明道
之純正康節之豪雄其庶幾乎

月熱論

或問月爲太陰之精暑夜步月而熱何也日月無光
受日之光以爲光日光熱則月光亦熱日光寒則月
光亦寒夫日君象七月臣象也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西漢多刑名東晉尚節義裴矩
佞於隋而忠於唐何莫而非上之所感乎月光之熱
亦猶是也

頭臆論

或問老人頭多臆何也曰氣也然則少者無氣乎曰
少者髮密氣無從而出故臆少老人髮稀氣從竅而
出故臆多子不見前代治亂乎國家將興教化行法
度整小人皆化而爲善間有大慝退藏於密無或出
而弊也衰亂之世禮義廢紀綱頽君子道消小人道
長充周元首左右前後無非蠹國害政之人也若是
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吾問頭臆而得消息盈虛之
理不亦善夫

錢害論

嘗讀魯褒錢神論有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無德
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錢之爲利大矣嗟夫人知錢之利而已抑孰知錢之
害乎蓋惟利之大故愛之者衆愛之衆則爭之者多
爭愛之中荆棘生焉戈矛起焉必然之理也是故父

子天性也或因錢而踈兄弟至親也或因錢而鬪叔人君子或因錢而虧行喪名望族名家或因錢而分門割戶諸侯以之亡國則有若虞公蜀君之儔大夫以之亡家則有若申侯囊瓦之屬他如漢晉隋唐六朝五季之衰因錢而構禍者尤不可勝計述其爲字一金而兩戈則其利少而害多無足怪者嗚呼居服食色厥費止是而已世人往往如蠅蚋之投湯赴火至死不悟者謂之何哉亦弗思而已矣

名害論

或問名之爲害何也曰名者實之賓也克乎內而發乎外是曰實名實名光冲四表格於上下尚何害乎不務實而專務名是曰虛名虛名悖理傷教害幾於錢何也用心一繆則亦無所不至飾僞以亂真徇末而忘本求名於上則竭民膏血以奉之求名於遠則侈其迎送以悅之好修能之名者變成憲以爲功好盛德之名者惠大慈以自賊伏尸流血欲以武功名也天書封禪熊以神功名也符堅慕一統之名社稷爲墟李淵慕勦業之名禁門蹀血由是推之名之爲

石印彙編 卷之十一
害豈小小哉然則如之何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則名滿天下而無害矣



荷亭文集卷之八

東陽盧格正夫著

忠愛聖賢

或問祖先者親之推也聖賢者師之推也今人見議其祖先而不怒者蓋祖先行或未當非私議也見議聖賢而讟怒者誠以聖賢垂世立教不可輕議是則至公至仁之心然有明知其誤而不欲議之者何哉曰私也異端衆技尚欲私尊所習况習儒道者耶盍

告之曰後世愛聖賢者誠以聖賢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爲平直方圓者皆於是乎取則非私愛也苟法度未正吾從而正之愛天下後世之人乃所以愛聖賢也爾之私愛孰如我之忠愛乎是蔽臣忠愛君必欲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子忠愛親必欲親無得罪於鄉黨州閭學者忠愛聖賢必欲聖賢無得罪於天下後世

論夫子不許仲弓之仁

莫子問於陽秋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子不許仲弓之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氣質清明者得不全非私欲淨盡者養不全子以惻隱爲全仁是猶以視聽爲全耳目也莫子曰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性也陽秋子曰是猶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一形也總而言之耳目口鼻無有不同者分而言之其可同日而語哉性之全與不全亦猶是也莫子曰人性皆全所不全者氣質爾曰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均稟同賦與生俱生未有氣質全而性不全者也亦未有氣質虧而性獨全者也子以仁性爲皆全則堯舜性

之聖者也桀紂亦性之聖者乎孔子仁義無毫髮虧
欠盜跖仁義亦無毫髮虧欠乎莫子曰此所謂爲氣
質所拘也曰長拘幼強拘弱理之所有也氣質與性
同形而生旣無長幼卽無強弱何天下之仁義而皆
爲氣質所拘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地所不免
也何氣質在人什伯千萬之不齊而仁義在人無一
不齊者乎莫子曰湯武反之何也曰反之者修爲以
復其性湯武得於天者幾全故能反之而幾於聖孔
子惟顏子得聞克復聖人之意可見矣誠之者何也

曰誠之者天理不全腔子空闕空闕則容僞容僞則
不誠故必去僞以誠之也孟子道性善何也曰孟子
謂所賦之理至善無惡吾謂所賦之理不能皆全非
相悖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何也曰此勉人爲善爾生
知學知困學上智下愚不移孔子之言蓋如此自生
民以來歷千萬年生而堯舜者禹文周孔數聖人而
已學而堯舜者湯武顏曾數君子而已他如夷之清
惠之和賜之達由之勇猶不能爲况其下者乎子必
欲窮究到底何也曰務實也實則傳信虛則傳疑孔

子以實教人故萬世無弊學者篤信聖人可也於是
莫子撫然曰孔子言性相近集註解爲氣質之性吾
嘗疑孔子不識性而宗儒曲全之今得子之所論徹
上徹下無所不通孔子言性此性也孟子言性亦此
性也夫子不許仲弓之仁亦此性也先儒謂孟子擴
前聖所未發謂子擴先儒所未發

理氣比喻

或問朱子謂性比水氣比器淨器盛水則清汚器盛
水則臭如何曰此不然性氣同形而生不可相離者

也水器兩來之物可以換易者也又謂性比日氣比
雲如何曰此亦不然雲之蔽日或初試中或沒無定
處亦無定時此可比物欲不可比氣質蓋性者理也
要之以金爲喻庶幾得之性無不善金無不美性有
氣質猶金有銅鉛也聖人之性十全之金賢人以下
七八成之金中人以下四五成之金極而至於下愚
金少而銅鉛多此所以不移也
孟子言本然之性孔言
氣質之性是猶諸侯
用足色金天子及用雜色
金也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朱子以全關解性

愚因孔孟言性不同爲之沉潛者久之。一日悟得全
闕二字殊甚通快。及質諸同道皆謂與程朱不合。不
可以訓。予謂天下莫大於理。理莫備於聖人。豈有裁
割孔子以就程朱而可以訓者乎。謹將性理大全檢
閱。或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
朱子曰固然。但氣質偏則理亦欠闕了。又曰生而知
之者氣極清而理無蔽。學知以下氣有清濁而理之
全闕繫焉。因知朱子論性先已到此。使當時有人發
之。必用全闕解性相近一洗前人之陋矣。奈爲氣質

二字橫心而竟不果用。遂使千載之下。妄疑夫子不
識性惜哉。

論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敬長隆
師親友之道。今其金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
朱子亦旣纂集成書矣。但其中條目詳盡而初學反
懼其繁。習舉子業者或舍而不讀。以故小學教人之
旨未周於天下。今當擇其有關於童蒙者編爲節要。
授其講習。若夫修齊治平之道與夫論孟經史之言。

侯其習大學而後教之庶幾教者有序讀者不繁而此書盛行矣

論朱子感興詩

第十五章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教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第十六章曰西方論緣業甲甲喻羣愚流傳世代又梯接後空虛頓悟指心性名言超有無長徑一以開靡然世乎趨執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

誰哉繼三世爲我焚其書愚謂仙祖老子佛祖釋迦皆方外之教也究其根原實異名而同道也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有爲之註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往往藉爲口實携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修至有多買少艾各爲築基煉已者苟以正道闢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也特不當助其瀾爾吁孔子不語怪神不稱老子真聖人也哉

論以實勸善

或問性有全闕先儒非不知特欲勸善秘而不言子必欲實說奈何曰此所以勸善也實則人信虛則人疑夫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苟能真知實踐亦可為賢人若必曰下愚皆全而聖人可為人見書契以來下愚不移而聖人絕少將謂典籍虛言不足取信雖真可為者亦戲侮不為徒相率而誕爾其能勸乎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聖人實教蓋如此或曰孟子亦悖孔子何也曰孟子非悖孔子微過中爾自宋儒推崇孟子暗悖孔子而不

知故學者附會程朱亦悖孔子而不知也成功一也何也曰此子思論達道達德非謂困知勉行皆聖也讀者不以辭害意是為得之

夢遊清都記

論通鑑綱目春秋傳得失

弘治庚申七月既望陽秋子讀通鑑綱目至莽大夫楊雄死撫卷嘆曰嗟乎雄為漢室耆老乃北面事賊向非朱子特書大書則夫紹孔過孟之稱後世寧不信乎嘆已復讀三國六朝隋唐諸史玩味書法窮究肯歸夜闌疲極方褰帷就寢忽夢身能輕舉上遊清

都光明奪目寒氣逼人金殿崑崙祥雲縹緲中有王者乘圭南坐侍從百餘人皆垂紳正笏東偏一室榜曰聚賢堂宋儒程朱輩列坐其內旣而一人自稱揚子雲謂陽秋子曰彼面有七星者爲誰曰紫陽朱夫子也其朱熹耶曰然曰吾甘心久矣願一見之於是揖而問曰子作綱目繼春秋果能盡合春秋之旨乎朱子曰顧學力不逮爾其義則熹竊取之矣揚子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請以子之所作面加評論可乎朱子曰唯唯曰三代而下惟漢

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君寬厚世無失德王莽欺孤弱竊酈平帝而奪之綱目一則曰莽二則曰莽誠得春秋討賊之法矣顧後如莽者比肩接踵子之書法或嚴或恕何也朱子曰願聞其畧曰東漢末天子蒙塵羣雄鼎沸曹操假削平之功因行篡奪厥後司馬懿劉裕弒君篡國相望於冊綱目一則曰至二則曰至豈以三子篡事有成而未減其罪乎朱子曰不然王莽起自外戚赤手而奪之三子雖畜無君之心然有大功於天下徘徊窺伺積數十年心

迹雖同時事則異其一例而審之則無輕重之別矣
曰姑置是他論後世楊堅相周非外戚歟不期月而
奪之非赤手歟厥嗣楊廣不道尤甚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躬行弑逆罪惡滔天綱目一則曰帝二則曰帝
抑別有說歟如雄者怡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
成名來世作太玄作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幸
值莽篡立不能遜迹丘園亦不過紆一時之禍爾綱
目大書莽大夫楊雄死予實恨焉然以子非有私讐
特欲爲萬世扶綱常備及觀魏之賈克隋之楊素繼

謀弑君乘危取寵唐之李勣李林甫輩懷姦稔蠹誤
主喪邦計其罪惡百倍於雄綱目例以卒書豈亦有
他故歟朱子默然良久曰子言良是予始慮未及爾
子如別有長識願終受教可乎曰昔夫子作春秋專
欲明人倫正本始尊君父討亂賊貴王賤伯內夏外
夷經世大法無所不具諸傳穿鑿附會枝詞曲說使
聖人作經之旨湮塞不通子求其一而法之則得之
矣今綱目中如帝蜀漢黜曹魏曹丕廢帝司馬懿弑
君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帝在房州帝出奔蜀之

類大書其綱分註其目褒善貶惡命德討罪俱發前賢所未發漢得聖人春秋之旨予復何辭然有未盡善者願子幸爲改正垂法將來斯其美矣大抵作史之法當以君爲首臣與事爲輔每帝卽位必當列爲篇名其下細書諱某字某某帝第幾子在位幾年一如春秋十二公之法及其終也備載史臣褒貶之辭以示勸戒則得春秋之旨矣今子不然故未盡善又如正統之君惟當原其得國之正不當計其混一之功唐虞三代無容議矣降自漢唐宋雖未能純乎天

理之公而其救民之志不可誣也附以正統亦合人心秦晉及隋雖能混一然或以詐力得之或以篡弑得之天理不順人心不服今當別立變統之法以示萬世之公義正統之君全用天子之例變統之君參用僭國之例則得春秋之旨矣今子不然亦未盡善二者其大略也若夫枝條節目開闔變通惟在隨時損益吾亦不能瑣瑣朱子曰願子終春秋之教曰聖人作經大旨不過如前所云諸傳各立異說固非一言可盡吾欲子別立一書折衷諸傳其合於聖經者

則取之背於聖經者則去之得失相半者則損益之
二三其說者則刪定之名曰春秋集傳使聖人經世
大典炳如日星學者一覽具見要領則子之教化施
於無窮予亦托於不朽朱子曰熹平生不敢註春秋
各經則嘗究心矣揚子曰不然各經者夫子之空言
也春秋者夫子之行事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
後見諸用故曰我欲載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淺
切著明也方今

大明當天萬理畢照獨春秋一經爲諸傳所蔽以故初

學懼焉讀者益少吾恐數年之後將絕學矣子擅著
述之柄獨不爲世道一慮乎朱子曰先正胡康侯作
傳宋高宗頒行天下後世因之我今雖欲改作其道
無由也揚子曰不然天下莫大於理理之所在天子
亦屈尊以就之矧胡傳長處甚多吾惟以理一之爾
子如聽吾言吾當上啟

九重百拜請

命給爾明經十人共讀此書嘉惠後學子空沉潛反復
不可草草也於是朱子撫然曰吾初讀法言卒章劇

秦美新之女誠有不足於子今觀子之所蘊淡得洙
泗真源熹何敢不敬承明論揚子日子未知我空乎
罪我三世不徒官晏如也豈假是以希進乎王莽窮
凶極惡無罪破滅者數百家竊以文章名世不得不
婉詞以紓禍爾予謂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後光
武中興再二百年予之前知非卜筮也子若能知此
理寧目我爲莽大夫哉言訖而去朱子悵望者久之
已而鍾鳴漏盡陽秋子覺而異焉告其友人盧子虛
子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子終日遊心經史精神感
格故應之於夢爾曰不然事甚分明覺來言猶在耳
子急爲我記之否則忘矣盧子因命毛穎書之

遊大澤記

論畏敬

陽秋子好讀書足不踰戶者數月一日友人招與遊
大澤天宇澄霽風物清美登舟四顧水光接天陽秋
子曰天錫便風使我無擊楫之苦不亦可乎未幾綠
紋隱隱舟行甚快環視四澤無下百餘艘皆揚帆矣
陽秋子曰風甚則大舟其先覆乎於是蕙肴蘭籍桂
酒椒漿吹鳳笙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樂未終極西

日將傾舟子呼曰黑風起吾人其謹乎酒再行樂童
進曰大舟覆矣盍徽樂引舟入小港乎旣而日歸風
息星月交輝友人問曰子知大舟之覆何也曰吾見
其肆而不敬也惰而不畏也傲然自賢而不知所以
操舟也何謂敬曰敬者主一無適傳曰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敬之謂也何謂畏曰畏者戰兢自持詩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畏之謂也敬德之聚也畏敬之本
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畏而能進德修業者是
故士無畏則廢詩書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
規矩商無畏則侈貨財子無畏則忘孝臣無畏則忘
忠父無畏則忘慈君無畏則忘義畏於小者可以成
大畏於近者可以致遠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總論

或問子之辨論實護我心今人一不省何也曰主先
入之言習定不移故也王安石立新說取士久猶難
變矧史傳傳習累世豈能遽爾變乎吾惟義理是伸
所得多矣衆口不順庸何傷乎子欲知之盍先試之

今有質美未學者請以惡說投之而後參之以舊說
彼必知所擇矣易兼卜筮詢之術者而不疑詩誨淫
邪說與樂工而不信命論窮通禍福非聖賢立教之
言性分偏正盈虧實人物自然之理太王有剪商之
志則基逆而非基王夫子計爲仁之功則由人而不
由已補傳泛言格物何索於明德新民首章不言中
庸詎見得名篇撮要青史百王之龜鑑更用精詳素
王萬世之宗師不空裁補帝王正統誰容秦晉來干
君子正終豈許賈揚得預唐高祖由世民以君四海
傳長可采周世宗繼郭氏而位九重歸宗非也杜后
遺命亂唐虞三代之成規禧祖諫章非宗廟萬年之
定論春秋爲魯叟行事諸說多枝註傳乃宋儒集言
羣名不梓是皆天理人心之公論非予曲學偏見之
私言嗟夫青陽布德黃鳥美聲予之亂鳴蓋亦不容
已也誰當綠陰駐馬吾其與歸

荷亭文集卷之九

東陽盧格正夫著

文

讀程子葬說

程正叔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廓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鋤所及五患旣慎更防水潤此其大畧也其各葬者出于不得已惟出母不合

葬亦不合祭愚謂此說有理足以正世人之愚茲特表而出之

讀朱子奏疏

宋寧宗卽位之初罷侍講朱熹熹上疏極言四事其四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以致變異頻仍貽患無窮愚竊以爲不然夫國祚之長短天心之離合在乎人君脩德與不脩德不係乎葬地美惡歷觀三代以及六朝五季蓋可

見矣朱子篤信蔡元定之說而不度義理可否旣以風水而分葬其親又以風水而獻忠於君一言忤旨禍及多人他日又論山西地曰冀都好箇風水山脉自雲中發來左泰山爲龍右華山爲虎前嵩山爲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五嶺諸山爲第四重案蓋自宋金畫淮爲界朱子未嘗一至山西聞之他人豈宜盡信且以數千里外之山川而可爲案爲龍虎則莊子以天地爲棺槨亦可信矣吾見世人雷同順旨故正之

讀宋氏祿命辨

宋景濂氏著祿命辨一通首尾千數百言皆據實切理足破世人之惑夫人生各有年月日時上下支干配爲八字一日十二時則有十二八字展轉相配一年凡四千三百二十八字六十年甲子一週共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字是爲極數更無餘矣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六十年間生人何止萬萬大約計之一日生人數千則一時生人數百今夫臺閣大臣之生寧無一人與之同日同時百歲不衰之老寧無一人

與之同日同時而貴賤懸絕修短不齊此則八字之難憑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惟盡其在我者而吉凶禍福一委之天不必預知也仰不愧俯不作雖死亦何憾乎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

讀律

戶律婚姻條其夫亡服滿願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強嫁者減二等追還前夫之家聽從守志謹詳律意蓋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雖十嫁而愛不衰舅姑以人合者子亡婦嫁

惟財是視尚何顧其志之所願身之所安可見
聖人定律天理人情之至也而聽訟者往往以爲在家
從父適人從夫自室之女合從父母主婚再醮之婦
宜從舅姑主婚是大不然從父從夫言不得專制家
政非從主婚也且曰夫死從子豈子亦可以主婚母
乎茲特表出律條使觀者知所擇守

讀說命

說命上篇說築傳岩之野惟肖蔡氏傳曰築居也今
言所居猶謂之卜築愚謂古人創居必立墻垣故謂
之築室未有旣居而謂之築也孟子曰傅說居於版
築之間其非所居亦明矣

讀伯夷傳

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
孝乎史遷作伯夷傳若此愚竊惑焉按秦誓武王十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令夫閭閻
小人未有許久不葬親者而武王周公若此豈山陵
之吉耶抑歲月未利耶春秋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誣史遷蓋左氏之流也

讀胡氏忍字論

唐高宗問張公藝能九世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胡氏曰高宗非不能忍乃過於忍公藝宜對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良緣家長專治婦人不預外事如此萬一其有警焉愚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新城三老之啓漢高壺關三老之悟武帝皆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也高宗昏庸武氏猜狠一言忤意動止族誅上官儀郝處俊等言進忠言而身戮子孫夷滅蓋可見矣當時明智君

子惟恐入山不深括囊不密尚可出位而思自蹈不測之禍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公藝蓋得之矣

讀文獻通考

宗廟考論云宋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或以爲藝祖自熙寧以來議者紛紜不一竊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始祖而上六世也太祖則始封受命功德兼全而萬世不遷者也神宗之世僖願翼宣太真仁英已過八世其欲

祀僖祖者則以其在七世之外其不祀順祖者欲以備七廟之數然萬世不祀之祖僖順俱不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祀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至寧宗時僖順翼宣之當祀無可疑者於是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祀之祖名正言順更無可疑朱子獨是伊川介甫之說而力主僖祖之議則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矣格今反覆其說深合人心公論蓋稷契有功於天下後世實商周王業所基自子孫爲諸侯時已尊爲始祖非湯武爲天子而

後尊之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上無所因僖祖之封特以世次挨及之非欲尊爲始祖觀藝祖享廟而虛東向之位可見矣朱子必欲上擬稷契何也且如官制一品封及曾祖父母三品封祖父母七品止封父母今一品子孫以曾祖爲始祖而七品以父爲始祖可乎朱子又謂四世之後篤生神孫爲僖祖之功德然神孫之生四祖功德惟均非可專美僖祖而不及三祖也大抵後世有天下者與商周不類宗廟惟當以勦業之君爲始祖不當以追封之君爲始祖

讀論語陽貨章

總註云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程子曰陽貨惡人孔子不欲見之故矚其亡而往豈有心欲其稱哉不期而會曰遇遇諸塗則無所避矣愚按漢儒穿鑿附會程子非之是矣朱子削其名而而不削其說豈其未見于此耶

讀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後漢趙岐所撰也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秉道義重名節不事權貴深嫉宦官故屢遭危禍屯難中愛孟子文義弘深爲之章句章別其肯分爲上下一十四卷題辭自敘其著述之繇爾朱子集註中間嘗書其名氏然無名氏者亦皆岐之所註歷考他書班班可見學者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寧不負哉茲敢循名責實表而出之庶幾先儒著述之功不泯泯無聞非敢有所旌別也

讀漢書鄭玄傳

近世奏議祀典云鄭玄等未窺學門不宜從祀止宜
祀于其鄉今按鄭玄字康成弟子數千論者比之仲
尼所註各書凡百餘萬言論語集註學庸章句詩書
集傳其說蓋十居七八歷考他書班班可見竊疑聖
學未嘗絕也後世讀鄭氏之書不復知有鄭氏是猶
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苗功移世遠
泯泯無聞寧不爲之痛恨哉噫讀書未到康成處安
敢高聲論漢儒迂愚僭妄之罪惟觀者亮而原之

讀孟子論性章

孟子開告子犬曰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
之性節朱子註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
分性之全闕若此可謂確論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
一也愚竊以爲天地之性人物同得之以生犬牛得
天地之性不能與人同則恐紜紜之性亦與堯舜不
同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聖人之言毫釐不差其曰仁與不仁非特言氣質也張子程子專委之氣質非特與孔子不合又與朱子全闕之說相悖未知何說爲是或曰驥之調良駑之啼嚙麟鳳之靈虎狼之暴皆心形相符未可全委之性理物有善惡人亦有善惡如心正目光正心奸目光斜準頭豐大心無毒而肉橫生性必兇皆緣中達于面目未可全工之氣質格畏謗不敢著書今讀孟子不能無疑因復筆之以俟有道者評焉

論性

格聞物議紛紛僉謂不合著書用是潛心求正於四方君子一進士來云宋儒以在天者爲本然之性以在人者爲氣質之性孟子言本然孔子言氣質並行而不相悖格曰性字從心生寓於氣質方可謂之性在天爲天道未可謂之性也孟子言本然至善無惡然浮於大空而不着身心矣孔子言氣質有善有惡然與楊子善惡混同科矣若曰並行不悖楊說亦可並行而何貶其不識性也進士曰楊子特言善惡故貶之孔子偶兼善惡故曲全之曰聖人動靜語默無

非至教豈有偶說而悞者乎若待後人曲全則非真
聖人矣進士曰子欲何居曰吾以全闕解性竊謂孔
孟皆合自聖而愚自人而物無思不通朱子亦曰氣
有清濁而理之全闕係焉若曰氣質有異理無不同
消磨氣質其理自見竊恐狼子野心蠶目豺聲雖聖
人與居亦未易消磨也又有一等蠢如木偶不辨菽
麥者豈能化而入乎子曰下愚不移聖人實教乃如
此進士曰何謂孔孟皆合曰孟子言性善理之本體
也非外氣質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理之盈虧也非

兼氣質而言也前錄頗悉請子詳覽進士退而告其
友曰我初疑孔子言性與告子湍水之喻公都子有
善有不善之說大率相似特以天生聖人不敢非議
爾今聽盧言殊覺通暢其友來復因併記之

荷亭文集卷之十

東陽盧格正夫著

書

論朱喬年遷墓記書

與王海日

朱子之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卜葬于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于白水里鷲子峯下而葬母于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爲文以記之愚謂易重咸恒禮巖夫

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合葬者詩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惑于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効凡父母終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而終不悟吁亦蔽哉

答友人于孔安書

格棲迹林泉幽閑無事得與聖賢相對以論天地人物之理庶幾爲來學之小補爾幸遇執事設帳弊邑心竊自慶虛美至辱手教一章袞袞數千言如長江

大澤彌望無際自非博極群書曷克臻此然區區猶不能傾心領教者義理無窮愚衷昏昧故未敢如顏子之終日不違剩欲效子貢之直窮到底伏惟執事上爲斯文計下爲來學計叩竭兩端明言教我苟使聖人大道之易不訐爲數術之易聖人天命之性不誣爲氣質之性是日月既蝕而復明天地有否而終泰豈非天下後世之大幸歟若曰孔子亦有未然處則非區區所知也謹撮來文之大畧請教如左

論易

辱示易爲卜筮而作愚不知言教以大義質之蓋聞
義文周孔皆古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有過之者也
易之爲書包涵萬理實五經之源也自書契以來未
有大於此書者也卜筮雖曰前聖用之三尺之童亦
知其不可治天下國家也前代姑置弗論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列聖繼體守文重熙累洽百四十年于茲矣蓋惟專主
義理故成功若是其大未聞卜筮或一日行於
朝廷之上也豈易不可行於後世乎抑我

朝之治不用易乎若曰易主義理則自

朝廷以至閭巷無日不用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
者也來教云聖人不用卜筮而不能不爲乎民民者
愚而無知故教之卜筮以開其愚三復斯言不能無
獎蓋聞聖人之爲民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飢而教之
糗糧民寒而教之桑麻有父子而教之親有君臣而
教之義豈曰卜筮云乎夫愚民易惑難曉苟不教以
義理而專教以卜筮將爲善也或卜筮凶而不爲則
阻善矣將爲惡也或卜筮吉而爲之則勸惡矣吾恐

聖人教民不若是之顛倒也。來教歷引詩書左傳以爲古人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愚以爲古人主義理而以下筮參之非專主卜筮也。夫義理所在死生以之卜筮不吉容得已乎。况易可筮不可卜。孔子論占而兼言之。若古人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則是聖人之易不爲義理不爲大事專爲小事而作爾。易之爲用不亦微中之微者乎。夫占類非一是故有瓦卜有卵卜有雞卜有鳥卜有鼠卜有米卜有菽卜有響卜有田螺卜有牛骨卜有蔑竹卜有油花卜。名雖不同其欲

前知一爾。易若專主卜筮何異於斯。靜言思之良可笑也。來教又云術者專事卜筮故爲小道。吾儒專事義理故爲大道。愚以爲易明大道而卜筮在其中所謂一本而萬殊也。執事欲主卜筮而又曰事義理足躡兩岐。進退無所據矣。近日議者以爲朱子上宗三聖雖不宗孔子無傷。愚答曰孔子十翼所以釋三聖之易非自作易也。若三聖主卜筮而孔子主義理則是自立異說非釋經矣。議者又謂朱子主卜筮與孔子並行而不相悖。愚答曰孔子專用義理發揮經言

而朱子本義曰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與孔子各立門戶幾若胡越何云不相悖乎嗚呼不觀十翼無以見易道之大不觀易道無以見孔子之神此所以德侔天地道貫古今者也朱子縱恐悖吾易寧恐悖吾孔子耶昔楊墨學仁義而差孟子推其害至於無父無君愚以爲學易而差其害殆有甚焉蓋卜筮之說日興則義理之說日廢竊恐末流之禍妖術紛紜亂賊競起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執事苟爲世道慮幸勿以愚言爲迂

論性

謹詳來教蓋謂本然之性理寓氣質而不雜乎氣質者也氣質之性理在氣質而兼乎氣質者也苟依此言而解之則本然之性純一不雜猶止水無坭精金無鉛白米無糠堯舜文王之性也雖湯武顏曾不得與焉氣質之性駁雜不純猶兼坭之水兼鉛之金兼糠之米中人以下之性也楊子所謂善惡混是也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能言本然之性孔子聖人也而止言氣質之性豈其不識本然者歟抑以學者不足

與言本然者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乃聞此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與性而乃性此反覆思之甚無謂也漢唐諸儒名曰說夢吾夫子名曰氣質宋儒曲全聖人可謂至矣吾恐聖人生知不用曲全也子如不然請明以教我何等曰本然何等曰氣質勿含糊勿粘帶勿枝辭勿遁辭務使已心釋然又使我心釋然則人人悅服矣來教云人之有性猶性之有仁孔孟言性不同猶孔子言仁不一愚謂孔子言仁不一蓋因門弟子學之所至與其所失而告之

如顏子學幾於聖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學次於顏則告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以其言也訖樊遲齷齪近利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故非故二三其說使學者無所適從今按論語二十篇惟一言性相近爾又非告門弟子何得以言仁爲比乎來教云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故人與禽獸同一理也中國與夷狄同一理也上智與下愚同一理也其所以不同者氣質清濁之分爾愚竊以爲不然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物物具一

太極非謂皆全而無缺也氣有全有缺故形不齊理
有全有缺故性不齊上相之形耳目口鼻各極其全
是猶上智之性仁義禮智各極其全也次焉者或目
全而耳虧或口全而鼻虧是猶中人之性或仁全而
義虧或禮全而智虧也下焉者耳目口鼻僅具人形
而已是猶下愚之性仁義禮智僅得其大畧而已傳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來教又云形有
妍媸而無全缺而性獨有全缺乎愚謂妍媸卽全缺
也非必欠耳欠目而後爲缺也子不觀諸酒乎米力

全者酒味全而美米力缺者酒味缺而不美人之妍
媸亦猶是也大抵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凡覆載之
間飛潛動植之類足於此則虧於彼豐於上則歉於
下况仁義禮智尤所謂至精至粹之物安得人人皆
全無一不全者乎論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易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偏全之明驗
也子如不信請更論之夫理極其全而氣極其純者
堯舜也苟如執事所云則桀紂之仁義不異於堯舜
之仁義但氣質不如堯舜爾推而廣之牛羊之仁義

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同乎人爾又推而廣之蛇蝎蚊蠅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極其昏蔽爾嗚呼世豈有二理哉昔朱子見人全而物虧故舍物而論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分人物之性若此執事合人物而論之者蓋謂人物有全虧則聖愚亦有全虧不若合人物而併論之庶可以塞全虧之論吁亦誤矣不欲求至的而徒欲塞正論謂之知本可乎愚嘗反覆思之

氣也理也皆天所賦也天賦是氣於萬物十百千萬之不齊則賦是理於萬物亦必十百千萬之不齊觀之堯舜以至桀紂以至牛羊以至蛇蝎蚊蠅蓋可見矣何則天之爲體未嘗全理而不全氣則其生物安得獨全理而不全氣哉夫理氣相因升降者也若必曰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則氣亦當無不全安得以理爲常全不缺之經而惟以氣爲隨物進退之權乎求諸心無所得考於經無所見驗之聖愚人無所合豈非後儒之臆說乎若執事必私所習而違

棄孔子吾亦如之何惟侯明者而問之爾

答友人虞文祥書

來教云邵子祖義非悖孔也程子祖周非悖義也朱子祖邵非悖周也義理之所在卽占筮之所在占筮之所存卽義理之所存愚竊以爲不然夫易者天地自然之易非聖人之易也義文周孔皆發明此理非有異也卦爻旣立萬感皆通猶之水火於人群用皆宜不謂專主一事也周子程子亦發明此理邵子精於數學故用之卜筮猶之叅同契用之學仙不謂祖

義而不祖孔也朱子特欲立異爲功故專主卜筮亦非眞信卜筮而祖邵也觀其論語註云聖人所以知未者蓋如此非若後世織緯術數之學又關邵子先知云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損若
是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耶繇是推之朱子何嘗眞信卜筮而祖邵乎夫義理所在不假卜筮君義臣忠父慈子孝何論吉凶何計禍福而卜筮所在未必盡合義理如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也人君而筮值此爻則當如燕王曾讓國矣可乎不可乎乾之九五

聖人居尊位者也人臣而筮值此爻則嘗如王莽篡
立矣可乎不可乎子夏曰致遠恐泥此之謂也嗟夫
中者一而已矣僉謂朱子專主卜筮與孔子並行不
悖謂之何哉苟如此言則墨氏兼愛不異乎孔子之
汎愛楊氏爲我不異乎曾子之守約亦可並行而不
悖矣側聞執事平居不信卜筮而今言之諄諄哉豈
誠心與直道哉勿謂秦無人也○來教云當今之世
易官不建易師不立愚按周禮太卜筮人與占夢俱
列雜流使周易專主卜筮則其建官在師不應如是

之卑也

周禮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式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参七曰巫环八曰巫目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占我

聖祖雖倣周官立法而特不建卜筮之官不立卜筮之

師所以崇義理黜方技定民志杜亂賊良法美意正
合孔子贊易之旨執事知有朱子而不知有

聖制何哉可恠也○來教云南宋以來天下後世莫不

仰朱子如太山北斗烏可以一人之見而褒貶毀譽
於其間哉愚謂天下莫大於理理苟未當臣不可不

諍於君子不可不諍於父况先儒未嘗流害無窮尤不可不諍茲敢復舉數段請執事評之克已復禮孔門傳心第一事也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則釋歸仁之旨未嘗四代禮樂孔門治天下第一事也子丑皆可以為歲首則釋夏時之旨未嘗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志於道同一揆也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當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

夫旁詢博訪遍觀盡識非惟汎無歸指日亦不足觀孔子非子貢多學而識之對拒樊遲學稼學圃之問豈教人汎汎格物者乎先儒釋物有本末亦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而不言天下之物也中庸二字乃一書之名義子思蓋憂天下後世失之過與不及故立中之道以教人失之索隱行恠故立庸之道以教人其所以作中庸之意如此朱子序云中庸何為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濬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白來矣末云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歷敘道統以歸於已是謂之道統故章句通以中庸立說庶得子思序非中庸序也

之旨朱子體認不真教上生說淡散隱僻殊無要領
以故初學懼焉僉曰難也如入京師不經通衢而繇
小巷寧無難乎孔子釋易坤之六三曰陰雖有美含
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也此萬世爲臣之龜鑑也諸葛亮郭
子儀暗合乎此勤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有終也功
蓋天下而主不疑子儀之無成也
遂成超世之勳韓信霍光不知乎此尋致赤族之禍
朱子乃曰始雖無成後必有終殊失孔子之旨矣釋
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衆尸

不當也此萬世行師之標的也漢高帝宋太祖之所

以成功者知乎此也高帝獨將韓信
宋祖專任曹彬荀林父泌之唐

肅宗相洲之師之所以敗績者昧乎此也朱子乃曰師徒

撓敗輿尸而歸殊非孔子之意矣孔子釋屯之利建

侯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若湯之於伊尹
文王之於太公朱子乃曰

筮立君者遇之則吉幾者冰炭焉凡此七者所係非
小不容不辨而樂言不著名氏尤於諸儒有係按左

傳疏襄公二十八年鄭玄論語註云十人謂文母周

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闔天散宜生南宮适乃

知鄭玄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鄭玄名氏何也

按玄字康

成北海高密人弟子數千論者比之仲尼孔融表其

鄉為鄭公卿黃中相戒不入其境卒年七十四所註

有論語孝經毛詩尚書馬易儀禮 禮記中庸大學等書凡百餘萬言 默而識之註云前

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須前說二說

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章句不類中庸

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文章句非朱子之

註即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忘殫廢寢沒齒註書

亦欲嘉惠後學垂名來世朱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

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於是學者過其故里而不景仰

見其子孫而不存恤不亦甚乎或曰集言不必人曰

不然亂治也書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

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廢

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厚諸儒公而已矣○執

事云叅同契非朱子註乃後人所假蓋見學仙者取

信朱子故誰言以止之爾愚謂誰言止之不若實言

正之夫朱子好仙具載本集天下耳目安可蔽也

答季通書云叅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祭神仙之說本非

憲武宣宗之徽宗好仙彌篤獲福彌淺或竄身失國
或享年不永繇是推之仙非可求也嘗夜呂真人本
傳云世人競欲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同處何
益若能忠君孝親敬長慈幼信于友仁于民不慢已
心不欺暗室方便濟物陰德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
雖不見吾猶見吾也夫人念入于善則屬陽明此天
堂之路念入于惡則屬陰幽此地獄之路天堂地獄
非果有主之者人心自化成爾繇是觀之仙教與儒
教不甚相遠朱子不能恪守儒教又非能真知仙教

而徒以坎離鉛汞學仙則二者胥失之矣吁士大夫
篤信不疑因之獲罪除名者觀此亦少警哉○執事
云先年有言朱子者幾致重罪愚意

朝廷之所以重朱子者爲其明孔子之道也孔子之
道本無一毫差失而朱子曲爲裁補甚至尊卜筮黜
義理別孔易爲非義文之易幾於悖矣甲孔性爲兼
氣質之性幾於侮矣悖聖侮聖庸可訓乎嗚呼天錫
大明徽號非偶然也實啓

皇上大明孔道也左右儒臣實維其時也愚竊效忠不

敢憂罪也

答章祭酒先生書

前錄來書以備參看

荷亭辨論指趣高遠詞氣激昂固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可乎如論朱子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愚聞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輯畧等書固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辨其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爾非沒其善也又謂孔子贊易無一語及卜筮朱子專

主卜筮爲非愚謂伏羲畫卦文周係辭本爲教民卜筮開物成務而作大傳所謂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吉凶成亶亶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無非卽卜筮以發明義理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可見矣觀其所引春秋傳穆姜子服惠伯之言皆本義理以論卜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岐而二之朱子固未嘗有戾於孔子也若虛談義理而不及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必爲術者之妄言禍福

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論綱目莽操懿裕楊堅
皆同篡弑而書莽書主書帝不同賈充楊素李勣李
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愚竊以
爲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緦祭仲而
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聖筆予奪皆有
深意綱目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
若充素與林甫勣皆無狀小人所不足責而雄好古
樂道乃亦如是綱目書死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乎區區淺陋荒疎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

三條此特爲之兆爾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
幸甚

格自製此書常懷疑懼蓋未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
仰辱先生不嫌葑菲俯賜鑒別尊復謙虛轉令質問
自思何幸獲此奇逢然言及之而不言則失之隱矣
故敢復以所未安者條陳奉問伏乞對欵叅詳盡言
教我幸勿引而不發

第一條

答集註

愚謂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旣不傳無

憑質對若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愚按者疑皆

諸儒之言觀左傳疏漢書註六臣文選語類別異蓋

可見矣朱子既不備列諸儒姓名于篇首立為凡例

而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聲跡隱然無復可認至於

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也一作于吳氏曰亡

文陳氏曰魯論瓜作必程子曰親當固非揚善亦非

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著鄭氏子路

石門鄭玄註云石門魯城外門朱子改作地名蓋欲

小異耳然有晨門則非地名矣又註云柳下惠嘗大

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朱子改作食邑寧若食采

之為當哉他如巧笑倩兮默而識之子見南子子溫

而厲亂臣十人周有八士君子不以紺緌有大學註

而止書命鄭氏作慢有中庸註而止書鄭氏曰此句

在下誤重在此三節或問惟說鄭本亦不顯言鄭註

又如趙岐專註孟子陳臻問兼金章趙氏曰兼金好

常者一百百鑄也高子問小弁章孩提之童趙氏曰

贈送行者之禮也孩笑可提抱者孩提謂

茲隱沒難以遍舉詩經用毛萇鄭玄等註尚書用孔

多不著夫諸儒嘉惠後學亦欲垂名來世朱子獨專

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儒直

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真本若

夢○第二條答愚謂易者通乎先天後天者也太極
未判易在太極兩儀既分易在天地萬物化生易散
萬殊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昔伏羲畫卦文周係辭孔子作翼皆發明天地自然
之理非有異也卦爻既立萬感皆通猶之水火於人
群用皆宜非專教民卜筮也開物成務非謂卜筮傳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之謂開物成務序所謂先
天下而開物後天下而成務者是也非謂使人卜筮

以知吉凶而成事業也孔子兼言卜筮辭理甚明朱
子專主卜筮意向甚別朱子又疑小道不足盡易所
謂卽卜筮以發明義理者乃推墨而附於儒爾夫義
理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
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行而爲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所謂惟忠惟孝乃吉
乃亨者炳如日星八人共見何必卽卜筮以明之耶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如斯垂訓能無
繆乎按春秋傳所載卜筮甚多惟穆姜子服惠伯能

合義理其他卜筮者未必盡合義理也又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之國風雅頌書之典謨訓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禮記三千三百之經曲皆專談義理而不及卜筮未必流於王弼之清虛若夫嚴君平之忠孝是占楊伯醜之思理玄妙郭璞之止王敦勿謀反李淳風之諫太宗勿濫誅雖能根義理而談卜筮終不免於方技之小道正如墨氏兼愛不異乎孔子之汎愛楊氏爲我不異乎曾子之守約子莫執中不異乎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爲專主終不免於異

端害道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嗚呼窮經將以致用非特作文應舉而已今易專主卜筮惟可用之作文應舉爾若致用於朝廷之上而施之政事之間內而三公九卿外而藩臬郡邑今日卜筮明日卜筮將見啓亂賊窺伺之心基干戈擾攘之禍壽被生靈憂及廊廟亦未可知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絲辨之不早辨也欽惟

聖天子求賢如渴從善如流特起先生爲大司成蓋欲專以義理訓諸生爾伏惟大明是非光復孔易使天

下一於宗孔後世不迷所從則爲不負

聖知而盛德大業流于無窮矣○第三條

答綱愚謂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若夫盟會侵伐朝聘嗣立據事直書瑕瑜不掩有罪者雖賢不宥有功者雖微必錄故曰春秋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所謂責備賢者乃後儒推出餘意非春秋本旨也有如鄭莊公薨世子忽微弱不君爲庶子突所篡春秋於忽書世子者明其當立也不書君者明

其不能君也突書名者明其不當立也書鄭伯者明其已立乎其位又以見天子方伯共成其爲君之罪也是非予奪書法粲然朱子因舊史而作綱目法春秋而寓褒貶有如主莽楊廣朱全忠皆弑君之賊也莽在位十有八年廣在位十有三年全忠在位六年綱目於莽書名於廣書帝於全忠書主是非予奪邈乎難曉又如賈充之弑魏髦楊素之弑隋文莫大之罪也李勣一言喪邦李林甫懷姦養亂亦莫大之罪也綱目於充書卒於素書卒於勣書卒於林甫書卒

而獨於楊雄書死豈春秋專爲詩討亂賊而綱目專爲責備賢者乎夫雄之不死情有可原昔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晏子非用事之臣也雄在漢室爲郎未嘗執政其罪當從末減觀其吊原流涕期漢復興其志亦可哀也朱子旣於綱目書死又於蔡琰胡笳序云非恕琰也特以甚雄之惡用意刻深如此是豈責備賢者之意哉愚也讀書未廣析理未精特以明教所及黽勉奉復餘條未悉尚容北面門墻以俟教

答徐廷儀書

詳覽來教蓋謂天地生物而厚於人故人得理之全物得理之闕智愚之所以分者繇乎氣之清濁人物之所以分者繇乎理之全闕也愚竊以爲不然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其所以不同者氣有清濁理亦有全闕也是故以人對物言則人清而全物濁而闕以中國對夷狄言則中國清而全夷狄濁而闕以上智對下愚言則上智

清而全下愚濁而闕本無可疑者而執事獨謂人全
物闕請卽以物論之夫馬有驥有駑猶人有智愚賢
不肖也中間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雖王良造父
不能使駑爲驥猶人之上智下愚不移也他如駝牛
鷹犬之屬莫不各有上下推其所自將全委之理乎
抑全委之氣乎觀物則可以知人矣又况天生萬類
紛錯不齊有人面而獸心者有獸形而人心者人之
至愚者或塞於物物之至靈者或通於人豈非理氣
相因而升降乎若必曰理爲氣質所蔽則四德皆當

蔽矣然有仁闕而義全者亦有禮闕而智全者豈其
蔽一而不蔽二蔽三而不蔽四乎蔽爲氣濁不蔽爲
氣清未必一人之身而兼兩樣氣質也執事天資穎
悟學識優長深明易道而知卜筮之非深明詩教而
知淫奔之非而獨於性有未釋然者蓋未脫先入之
言故爾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蓋謂天賦萬物之理無不善而人物所以成
性者則不能無偏正盈虧孔子之言終古不易也學
者誠能專宗孔子而不惑於他說則無思不通矣

愚按宋儒論性剛柔善惡悉委之氣質殊不可解夫
氣質有運動無知覺剛柔善惡皆絲心應如心奸者
目光邪心反者鼻準尖非氣質自能為奸為反也絲
是觀之心為主氣質乃賓爾心形亦氣質其虛靈非氣質也又謂消
磨氣質則理自見友求諸已怎能消磨使人茫昧恍
惚莫知所之殆猶水底摸月者乎吁蓋亦反其本矣
人心具仁義禮智各有端緒可尋引伸觸類皆可至
於善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明白簡要易於用力
舍此而他求豈不難哉或曰如子所言可謂窮理盡

性矣而謂剛柔善惡皆絲心應則性亦有惡歟曰性
乃仁義禮智無惡也但人得於天者有盈有虧而不
得其中是以仁或流於姑息義或至於強梁禮或墮
於卑諂智或入於譎詐錯綜消長互換盛衰皆絲不
得其中之所致爾故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

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蓋謂在人之性皆兼氣質而非

本然惟在天者乃為本然之性愚謂理寓於人為性而在天則為天道未可謂之性也朱子曰氣質之性有美惡又曰性如日月氣質如雲霧愚謂日月雖或蔽於雲霧未嘗與雲霧混雜而一也則夫兼氣質善惡之性安得以日月比耶又按餘論數千言紛更往復終無定見良錄識性不真故若是其支離爾易曰

中心疑者其辭
枝豈不信哉

答或人

或謂易主卜筮愚擬其大旨問之昔河出圖乃天意
也不知專開卜筮乎抑欲開人文乎孔子贊易說出
許多義理不知皆易中所有乎惟復易中所無而別
上異議乎苟能明此則一切可無辯矣

題跋

惟以歲月爲序庶可時增

嘗謂天子者天地民物之主孔子者古今道德之主
爲臣而悖天子雖有絕倫之智超世之才亦不足稱
已爲儒而悖孔子尚何取其章句纂集之功哉吾兄
著荷亭辯論一書無非推明孔子之道凡有不合者
一以孔子之拳度稱量之蓋欲學者篤信而無疑固
執而不貳常使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不爲雲翳之所
蔽虧其有補於將來大矣或者欲徇時人之耳目以
爲媚於奧寧媚於竈者豈正論乎嗟夫知天子之不

可悖則知小臣廷辱師傅者爲無嫌知孔子之不可悖則知後學上議先儒者亦無嫌大方君子或有感於斯言未必不爲正學之少助也

弘治辛酉秋八月吉弟森沐手謹書

蒙兩賜荷亭辯論披閱再四所益良多夫抵是編析理詳明考事核實雖曰辯論而實未嘗外事理而曲爲異說於其間使朱子聞之未必不爲之歛衽敬服而嘆蚕絲牛毛之不易盡矧姑識所聞以俟知者是又朱子之本心哉第恐士習舊聞中間未免有所驚

疑然是非公論自當付之明者彼膠於口耳則固無如之何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生宗孔子者敢以是爲誦

弘治辛酉一陽月吉日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周知金華府事婺源潘珏書

辛酉之秋予始得荷亭辯論而讀之乃知吾兄讀書之多造理之深下筆之妙有非今人所可及者餘篇且未暇論其論易專主義理不獨卜筮得聖人之旨洗考亭之非誠萬世不易之確論也夫易之爲書辭

變象占而已孔子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憂患後世開物成務之道其大肯可見是不專主卜筮明矣金華多賢之地前此未有如此論者而吾兄所見獨超越前輩有功于四聖人大矣安得以此大議論達之君相復命儒臣更而正之頒布天下則斯道斯人何其幸歟嗚呼蠶絲牛毛何如其人也而猶有所未至如此則吾兄羽翼六經之功當與何人並驅不佞不佞弘治癸亥夏五月望後四日

賜進士第前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錢塘許綸書

荷亭辯論士夫珍重者多間有不然者特以任耳而不任目爾大抵古人著書多不見是於當時而卒符後世之公論如韓昌黎一代山斗也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直至久而後定况今之時乎要之所見既是何恤人言瑛粗鄙未能一一領會如易不專主卜筮一日而天下歸仁之說使晦庵先生尚在亦當爲之愧悔此事甚大萬勿以群疑介懷弘治癸亥秋七月吉旦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知安陸州事前大理寺寺正永康
胡瑛書

細閱荷亭清論真竊見古聖賢肺腑故發而爲言皆
胸次中英華非紙上之陳言彼尋行數墨之俗儒烏
足與語此哉若論易論性之說灼有真見使聖賢復
起亦不易確論矣噫自孟子沒後儒紛紛論議自是
學者不復求聖賢立言之意惟宋儒是遵重可歎也
元每讀經傳亦嘗有得一二不知何日得下荷亭之
榻而一傾衷曲也耶

弘治甲子冬十月朔旦
奉政大夫同知直隸揚州府事廣信葉元書



香霞詩集先生全集



生以詩名也

明理學即

詩柳而周

矣宋考亭氏集傳注之大成

未嘗不存體以博遠人忘庸
士粗於祖法身并情反出而
後不道方觀非域外誰能可
望乎眼另溯洪造扶忠不為未
淵之歸畧登錄而佈以印也

則余鄉史始有言了雪公其人
也先生之於聖扶初亦類數紀
人弱則望高第並仕鄉溪
不佞曩輯湖東注來茲邑
與老於社口其業政業陰翳

迄今想夏不替者推西華坊
秀嶺南有送馬鏡而之誠南
臨臨仕輒致政勉出公事世崇
荷亭者樓沉酣經史者夜研
旦悅末業身今支離富貴者

針真取言自盲與考章牙梨
對墨有負監梅相濟非淺於靈
棟神拓者希一能能與於所
至為六經之羽翼而朱氏之功
臣無終也至其詩文傳記不繁

可人物於紙外得見遠胸襟
景英遊其情江河曲盡其愛
罔不溫潤審密可極可誦者
翁公稱旨南臺為水之江漢
星之斗矣全忠親為余生也

晚世忝姻婭之末先生集中
看祭姊夫金家士老而余為
火父也至家學淵源忠孝之履
節身屹處炳遠通者私所
有素以齋不教惠筆重鐫

全集以廣其傳印此為銘
彥令典印此為火昭祖德
者能歸此追釋謂先生以一
人之折體溯系世之大變可
也位上獲也去爾哉余竊幸

其生同里之空園地自耕亦以
生之可而已

時

崇禎庚辰四月既望里中
後學空室肇元禮撰

後學陳懋編後書



荷亭後錄序

碑銘序記詞賦歌曲類皆謂之古作雖體各不同而其鋪張敘述托物寓言顧作者何如也造詣深則其言合理道關世教宏博而卒就平實冲淡而轉有餘味取諸左右無不如意造詣淺則其言乏源委無歸宿雜而少純肆而無則鄙俚晦澁殆不可救故曰顧作者何如也三代以降以文與詩名者曰韓吏部李太白程子謂韓因又見道荆公謂白詩近俗則二子固不免於論議持是以律人則傷於嚴不舛則作者

或無所取正平生所爲動輒擬古歛有之無補無之
無缺則又何取焉吾鄉侍御盧先生在告家居幾二
十年杜門絕客大肆其力於學造詣既深意見自別
於是下筆爲詩文卽事寓言感今懷古及不得已而
應俗之求徃徃寫出自家思致乃已其意若曰苟可
以達吾意無俟乎其它也故其詩詞多溫雅可愛其
文章多莊重有則片言隻字悉有理致燁然一家之
言至其尚論徃事與意見不合則旁求博采而折衷
之不少假借其自信亦深矣昔宋太史公作諸子辨

而自題識其卷末曰其間疏剔舐排竊自謂有一髮
之見先生其有所見而不能已於言乎抑將藉是質
之人人以求教益也間嘗筆削舊稿類編成帙名曰
荷亭後錄蓋仍辯論之餘爲之錄成其姻友趙君世
本讀而愛之遂爲校刊以傳而謬屬予序辭不獲而
書諸首簡如此先生名格字正夫世爲東陽人荷亭
其別號也中成化辛丑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趙
君名源邑之望族伏羲輕財讀書好古爲時推重蓋
不特此也敢并書之以示勸

正德七年壬申仲夏之吉

賜進士第刑部郎中同邑徐珙拜書

荷亭文集後錄

目次

卷之一

美人賦

慶黃門徐希曾母壽詩

輓侍御曾光表雙親詩

和王公且大尹韻

避暑

江行二首

詠蘭

詠梅棠

壽黃門張經載母六十

戲答張宗器

送弟敬夫會試

秋晚

秋宵

答馬國器

題陳處士遺安堂

和韋蘇州詩三首

悼亡

早行 次溫廷筠二首

幽居 次賈島韻

閑臥 次白樂天韻

次韻孟浩然歸終南

次韻魏野題屋壁

春望 次杜子美韻

古戰場 次竇庠韻

王荆公墓 次曾子開韻

有唐文集
目錄
獨坐

次任伯雨韻二首

題何菊逸壽星圖

偶題屋壁

秋宵

巖子陵廟

題靜庵

石洞書院

富春驛

元宵

寒食

端午

中秋

重陽

競渡

過貴溪掛榜山

贈杜雲洞公暉

題張國賓雲山

題潘守綵衣重慶圖

水竹幽居過丹陽有感

輓馬逢源父母

問弟直夫索梨

慶張榆秀才母壽

贈別駕鄺侯

送劉太監歌

有序

戲同寅懼內無子

送陳大尹

壽王侍御母

和王內翰韻

題李世南東李十詠卷

一門忠義

四世同居

救兄感賊

廬墓養母

辭辟隱居

還金泯蹟

叔姪期願

母子雙節

先朝理學

當代功名

庚申年五月七日有感

喜雨

次趙尚新韻六首

方巖

壽巖

松巖

八十

傳耕

登山歌

送人宰邑

代作

輓于時俊母

太孀人

輓鄭尚寶母

輓霧溪陳處士

送田巡簡考滿

贈高都憲

得來字

中秋翫月 次高都憲韻

水竹幽居 次杜公運韻

感興

過先兄故居

梧州遇漲

和同年李啓東韻

和潘二守 三首

和石通府韻

贈節判謝君之任 有序

送人會試

悼孔雀 時有孔雀被人殺取

讀易

慶謝侯生子

和艾司訓肇雲謝

趙安人李氏報詩 有序

同謝侯遊東嶽

送葉節推考滿

壽鄭侯太宜人

送費劄陳節之歸義烏

題葉氏壽萱卷

賀季世榮先生除貴州斷事 送許時舉

卷之二

馬上偶成 三首

遊西山 二首

寫懷

遣興

邊報

不言

答劉道長 四首

過吳江 三首

荷池詠史 十二首

和孫廷器韻 二首

寓意集句 三首

山家和韻

壬寅春寄許時舉 五首

溪橋見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人送燈

花柳無私

春風

喜雨

壬戌年寫懷

次韻王安石小艇

過喬太師墓

登峴山絕頂

上先兄墓

中元憶約齋叔父

悼內

登六和塔 二首

錢塘觀湖 二首

江亭雨霽 二首

有感

西湖

春景 二首

詠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詠詩

壽七十

覓雪梨

三月牡丹未開

謝謝侯花燈

題扇獨鯉朝天

題扇竹

慶太守韓侯生子 三首非序

送呂侯考滿

和鄜侯韻 三首

題葉孟德小桃源

題畫魚

戲人運籌

月山挽陳侍御乃尊

送弟濟夫會試

翰林傅白川先生同乃弟曰會請賞蓮賦

賀中學 無俗念

又賀中舉 滿江紅

又賀中舉 風入松

贈朝覲 謁金門

贈考滿 謁金門

賀冠帶 滿庭芳

慶壽 沁園春

思親三闕 如夢令

詠新晴 滿江紅

寫懷 金菊對芙蓉

詠七夕 鷓鴣天

詠中秋

賀中舉

卷之三

清勤詩卷序

慶陳世茂先生伉儷同壽序

盧氏家乘序

慶謝方伯先生壽詩序

李氏族譜序

可齋集序

哀榮詩序

贈龐士龍東歸序

綉川別意詩序

贈尚寶卿劉君致政序

贈二尹王君謝政詩序

旗帳詞序

夢太乙記

應宿樓記

東江橋記

綉湖記

理和堂記

肅雍堂記

退思堂記

琴鳴記

卷之四

郤和面啓

賀王樂用新婚啓

答談朝宣送扇啓

賀謝侯建吳寧樓啓

慶太守生男啓

師誠

學箴

北上記夢

約齋先生像贊

書陳氏集後

方君談子傳

書俞慎齋卷後

書張處士輓卅後

題卽婦門

書獅子贊後

讀朱子婚禮

跋南閩紀行詩

跋松谷老人詩

卷之五

先君贈知縣府君行狀

芝山趙先生行狀

亡妻 勅封孀人吳氏墓誌銘

亡女李孀人墓誌銘

處士盧府君墓誌銘

舍人盧府君墓誌銘

處士盧季美府君墓誌銘

代諸叅議作

處智四孀人金氏墓誌銘

盧禮六府君墳誌

代其子燁作

勉夫先生墓誌銘

木齋陳處士墓誌銘

鈍庵蔣處士墓誌銘

附錄先君墓誌銘

卷之六

祭按察使王公文

貴溪人

祭鄉貢進士許時舉文

祭外母吳夫人文

祭先君文

祭姑夫趙先生文

祭姊夫金處士文

代趙時啓中舉告墓文

祭太守童勉和文

先任給事中

代人祭外姑文

代人祭外祖母文

祭外舅吳公文



荷亭文集卷之一

東陽盧格正夫著

賦詩

美人賦

若有人兮多姿窈窕幽居兮空谷浴蘭湯兮沐芳華扈
申椒兮被姣服掃長紵兮連娟瞬美目兮綿邈舞凌
波兮若驚鴻發揚阿兮振林木儀容嫵媚舉止閑淑
含情不語顧影憐獨傷春嬌兮綺羅悲秋豔兮珠玉
望靈脩兮何方念徘徊兮心曲遣鳳鳥兮致辭恐鳴

鳩兮爭逐悼芳年兮若流悵空房兮獨宿於是蹇修
爲理詹尹式卜脩我衣裳修我膏沐雲旗啓途霞綃
籠燭駕龍斬兮瑤臺薦鳳衾兮金屋托夜光于曜靈
附絲蘿于喬木纂組玉璜曲瓊綉幙絃歌盈耳光采
奪目願舉案以齊眉兮祈婦道之無愆惟貞心之恭
順兮肯溺情于逸慾折瓊枝以爲羞兮薦椒桂於醴
醕樹蘭蕙之繽紛兮恐芳馨之不足裂芰荷以爲衣
兮集芙蓉於綉褥豈艷質之取憐兮納靈脩於戩穀
照燭籠於洞房兮懸明月於帷幄光無遠而不遠兮

明無幽而不燭援圖画以陳規兮誦德象而啓沃戒
狂夫之亂紀兮步哲人之芳躅樂秋夜之未央兮恐
禍機之潛伏聞蒼蠅之有聲兮恍晨雞之呶喔覽樛
木之速下兮景哲后之綏福將齊名于汗青兮肯合
汚於流俗惟陰陽之調和兮啓萬物之發育處夫君
於極休兮保赤子之多祿暢一氣之流通兮扇

皇風之清穆象日月之貞明兮振終古而莫續亂曰乾
坤定位男女生兮言偶相合夫婦成兮聖人設教順
以貞兮至人則之風化行兮德音孔昭願服膺兮金

石不朽終古榮芳

慶黃門徐希曾母壽詩

吾鄉有賢母少號閨中良婉婉德爲潤肅雍禮自將
中年喪所天守義齊共姜寒月吊孤影青苔生洞房
貞心貫金石清操厲冰霜熏沐采蘋藻辛勤奉姑嫜
詩書課兒曹紡績供衣裝願言兒進學逝者猶不亡
斷機示明訓剪髮豈自戕一朝天風起鳳雛奮飛翔
苞彩耀千仞德音昭四方口啣五色線虞廷補衣裳
台斗明

宸極風雲繞建章顧茲心耿耿仰視春暉光慈烏依南
枝青鳥啼北堂目極不可到情至空徬徨吾聞孝卷
志寧庸守其常見名光赫赫親樂自洋洋孟子成大
賢母德垂無疆羊祜服慈訓仁聲江漢長人生貴宏
達德業須顯昂上增日月輝下掃華夷糠粃曰賢哉
母教子誰與行

皇恩照玉卮 聖澤流瑤觴大啓八荒慶永垂千載芳
斯爲養親志無忝名賢鄉我歌阿母前母喜云勿忘

輓侍御曹光表雙親詩

斗南有佳士，巖然文獻邦。讀書數行下，作賦鳴琳琅。
一朝探月窟，兩袖飄天香。十載遊辟雍，席珍講虞唐。
九重廣耳目，濟濟登賢良。冰斧越南臺，聲名獨擅場。朱
衣耀赫日，白簡飛秋霜。發奸動神鬼，理獄敷春陽。僉
期作霖雨，雷聲普八荒。天胡不憖遺，二豎入膏肓。從
此鷲分影，淩風冷綉裳。共姜汎栢舟，秉志樹綱常。皇
皇二十載，閨闈有餘芳。忽重霧脩念，追隨上帝鄉。青
山兩埋玉，艸木生悲傷。巫陽招不起，行人空斷腸。我
言君莫嘆，天道豈茫茫。令子繼芳躅，奎光表四方。卽

今秉憲節，擊鵠摩穹蒼。乘驄美桓典，埋輪見張綱。卓
哉廊廟器，備矣邦家光。于公昌厥後，三槐蔭二郎。天
意固有在，善人豈云亡。我歌佳城下，彷彿覓來翔。悲
風動林木，陰雲護高岡。願言螽斯羽，世德垂無疆。

和王公旦大尹韵

世有九方臯，乃有千里馬。紛紛肉眼徒，寧識媼與好。
卓哉道州子，心勞署下考。亦有鸞鳳姿，棲遲枳棘道。
見此重懷人，夢寐愁絕倒。山盡日歸晚，江空月出蚤。
沆瀣接淪陰，飲之不能飽。適有同心友，吟詩論拙巧。

奇語響琳琅壯志塞穹昊

當宁重民牧循良正爲寶中牟終大用褒德未云老
慷慨樹勲業英雄豈枯槁勉矣勿他求我言非艸艸

避暑

避暑竹軒下軒窓映竹開石床有餘凉水簟無纖埃
清風如故人颯然自南來啼鳥亦知心勸我頻啣杯
世事奕棊爾何用先驚猜君看有道者皎如明鏡臺

江行二首

薄暮發江滸行行意若何明月揚清輝涼風起微波

臨流不能寐自飲還自歌明朝至筦城塵事依然多
夜闌酒初醒風物無限情松壑發靈籟蘭槩擊空明
徘徊復徘徊懷抱一時清何當跨黃鶴王喬同一成

詠蘭

蘭爲王者香不與衆芳伍清風滿幽谷紅塵絕淨土
桃李多世態穠艷自非古松竹含晚姿孤高不同譜
蒲柳及槐榆閒來隨意數荆棘雜蕭艾左右作奴虜
美姝出南國儒風盛東魯魯叟亦作操意深聲更苦
一朝獻靈修觀者沓如堵芳馨感鬼神明德動天府

顯相維辟公奔走盡簪組湘纍喜而笑虞兮竟羞舞
百祿以日增四方以無侮終古有餘芳厥施非小補
此言如不信請子端章甫

詠海棠

春風二月初杜牧揚州過蜀誰作蹇脩姑射納奇貨
桃李齊致勝鶯燕爭云賀香分青瑣情艷點碧山唾
華清睡未足巫山夢初破倚翠默無言含情泪偷墮
不怕香塵擁欲嫌脂粉沲一月日邊明二人土上坐
共誇傾國姿誰云委泥禍一朝風雨惡空招杜鵑些

回首問東皇願言覓良佐陽春無冶容歲寒靡摧挫
德全愈不形曲高彌寡和虞廷來鳳凰青青玉千箇

壽黃門張經載母六十

西江張氏母展也閩中凰賦性既貞淑宅心復慈良
一從鸞影幻栢舟誓不忘殷勤潔蘋藻婉婉事姑嫜
婦道今誰似母儀夙有常和丸頻訓示截髮供酒漿
持金比昭母泣杖見韓郎一日春風起雛鳳鳴高岡
文彩煥九苞德音甲八方粲粲昭雲漢翩翩爛天壤
出入直禁闈染翰侍

君王官物無遺奉貧乏每輸揚

天子推孝理畫錦還故鄉丹楓映玉卮黃花泛瑤觴玉
母亦西來霞光藹非堂綵衣舞蹁躑猶帶御爐香問
之何因爾積善天降祥來歲沐

恩波寵褒用是彰花甲從新數迓禧詎堪量我辱賢郎
交遙瞻喜欲狂作詩寄太史壺範垂無疆

戲荅張宗器

昨辱使上門嘉惠二祗候常祿義無辭素食顏孔厚
多財益我過無肉令人瘦持此問先生囊空且登受

送弟敬夫會試

昔者二難并文章耀儒服今朝雙鳳飛光彩奪人目
江亭雨初霽天宇清可掬唱徹驪駒歌風動征帆速
神州在何方祥雲護 金屋三策

當宁獻燦燦珠千斛策馬出長安恩袍照春祿曲江花
似錦閨苑人如玉十里沸絲簧輪蹄競馳逐書生際
亨運素願良亦足炳炳一寸丹何如詹尹卜匪爲賈
聲華豈日媒利祿稷契事堯舜願言繼芳躅

秋晚

乘閒河澣畔秋色忽相磨落日明遠浦西風湧微波
何處釣船歸老翁酣且歌隔林吹短笛牧牛下前坡
竹外酒旗斜曲闌發楊阿數聲歡未足艷艷朱顏醜
誰家遊冶郎綠楊映新羅挾彈落飛鳥指日揮天戈
我本倦遊客芳辰屢蹉跎對此情不已詩思如懸河
白鷗忽相親羣飛馬前過何當與汝盟酌酒呼天和

秋宵

秋宵不成寐輕風透疎櫺攬衣起開門宿鳥花間鳴
徘徊天宇闊河漢淺且清雙星隔幾許默默終宵情

我欲徃從之八翼凌風生慈烏夜半啼惕然壯心驚
呼酒且盤桓浩歌山月明東白出門去兩峯相對青

荅馬國器

昂藏八尺身骨相絕無倫一入飛龍廐生憎指鹿人
九門驚製電千里見揚塵伯樂方能顧先生且莫真
題陳處士遺安堂

好爵肯纓情黃金不滿羸貽謀最深處方寸子孫耕

和韋蘓州詩 三首

夜卧虛寂堂月明見肅客精光射斗牛爽氣透金石

經史閒古今陰陽自朝夕何處覓行蹤心虛本無迹
終日藕花亭寶養千金客積案盡詩書盈箱半藥石
陽回艸木春歲晏霜露夕去去竟何之前脩有遺迹
採芝終南山雲間見木客借問祖龍時程書幾銜石
黔首亦何辜朝憂不及夕鷓鴣爲誰毆關河俱漢迹

悼亡

聚散不可期脩短那能計原從無中來還向無中去

蚤行次温廷筠一首

蚤行天未曙渺渺水雲鄉楊柳梢頭月芙蓉葉上霜

鷺鴻過別浦宿犬出頽墻隔岸誰將火晨炊汲野塘
晨起理梳洗西風出故鄉雞鳴海底日人立渡頭霜
落葉亂鋪路橫枝低拂墻馬行俄躍足野水入芳塘

幽居次賈島韻

迂叟愛幽靜清風歸故園懸崖連石室流水遶柴門
月出花生影雲消樹露根此中有真趣難與俗人言

閒卧次白樂天韻

林泉閒適性非敢自沉淪孔子盛時夢羲皇以上人
乾坤雙醉眼風月一吟身久卧朔風惡寧容戴角巾

次韵孟浩然歸終南

四海混車書先生一艸廬石泉時滴溜松竹亦蕭疎
俗塵或飛到清風自掃除月明閒讀易觀象看盈虛
次韵魏野題屋壁

野際承平世胡甘飲石泉豎貂方偃月魏絳未凌烟
官裡無多味山中不計年達人知物理莫笑是真偏
春望次杜子美韵

三月風光好吾人意獨深百花爭畫錦寸艸自春心
案有陽秋筆門無暮夜金驕兒共梳洗笑看二毛簪

古戰場次竇庠韵

衛青絕大幕竇憲焚龍庭日暮沙猶白春深艸未青
斷碑無顯字折戟有餘腥我願邊塵息中和致四靈

王荆公墓次曾子開韵

神考喜求才鄞江縣尹來周官方講舉宋室半傾頽
旭日扶將旦陰雲撥不開非門誰啓鑰沙漠有餘哀
獨坐次任惟雨韵二首

環居萬竿竹日日來清風花落鳥鳴樹水流雲在空
精心思物理妙句奪天工真樂自生色何須借酒紅

山居靜無事獨坐看屏風
流水浴明月危峰插太空
乾坤多美景圖畫亦良工
未盡圖中景祥雲捧日紅

題何菊逸壽星圖

遙望卿雲鄉南極降殊俗
翩翩一鶴來乾坤清可掬
問之因何爾作善天錫福
商山松栢青謝朓芝蘭馥
題詩昭瑞圖聲華動天祿

偶題屋壁

丈夫寧非夫偃蹇時不利
面日若短光語言亦少味
一旦躋亨衢雲龍風虎遇
敷名格宇宙慶澤及苗裔

眷言莘渭翁湯文乃知己
一德位元功流芳千萬世

秋宵

秋宵不成寐扶杖啓柴扉
雨霽魚鱗躍風恬鶴未歸
攜朋談妙理步月挹清輝
嗟彼營營者寧知造化機

嚴子陵廟

輕風揚錦帆明月過嚴灘
寤寐芝蘭志徘徊冰玉顏
身在烟波中名滿天地間
眷言光武聖先生行其難
花落鳥不競水流雲自閒
嗤彼晉蔡謨絕迹亦躋攀

題靜庵

有美一人兮中州青山綠水兮夷猶鳥不鳴兮山幽
幽風不波兮水悠悠天無言兮春復秋達人知命與
造物者游

石洞書院

石洞建書院山川著美譽歸雲三徑暗斜日半窻虛
澗水鳴新樂岩藤學艸書昔年山下路春雨長園蔬

富春驛

停舟富春驛閒上望江樓牧笛千家晚蘆花兩岸秋
驚濤奔白馬亂石浴烏牛去去應何所紅雲繞

帝州

元宵

連朝風雨惡今日喜新晴未論夜燈好初看春月明
金吾應弛禁玉漏莫傳更歲歲長如此光陰不負生

寒食

寒食出山前誰家掛紙錢牛羊青艸地風雨杏花天
介子不言祿國人空禁烟至今汾水上猶自恨綿綿

端午

乘風過湘水舟人競渡誼蠅口惑昏豎魚腹埋忠魂

浩浩波濤黑悠悠日月昏誰知千載後

大明麗乾坤

中秋

今夜好明月萬戶朱簾捲北海樽不空南樓興非淺
美人激清歌才士騁雄辨愛此情不已持向吾

君獻

重陽

老翁不計年登高已盈百嶺上招野賓雲間見仙客
頻看竹葉青不愛梨花白扶杖過前山羣羊化爲石

五月龍舟競年年願不違輪蹄紛似織舟楫去如飛

艷采明羣目驚湍動釣機誰家好龍種奪得錦標歸

過貴溪掛榜山

公餘訪遺逸策馬東南出岩瀑響潺湲新篁弄疎密
共說山掛榜不用峯如筆維嶽時降神生才斗南一

贈杜雲洞公運

策筇雲洞山山深茂花竹中有隱君子結屋山之麓
寒暑一敝裘饕飮惟脫粟漠漠不外求欣欣常自足

問之何因爾腹內蘊珠玉誰家耀綺羅誰家厭朶肉
不義而富貴禍由相倚伏緬懷陋巷顏千載有餘醜

題張國賓雲山

白雲多變態青山不改形達人妙天機自扁非華名
動靜有定理久速寧足驚願言企前哲千載有遺榮

題潘守綵衣重慶圖

大江有一士顛顛復昂昂讀書蘊山海作賦鳴琳琅
一朝啓閭闔三策奏

文皇

帝曰來汝嘉民牧須賢良蘄水布仁政視民如有傷
聲藹鄰邑芳譽播荆壤獻績君上考

玉音重揄揚超遷金華守婺星耿耿光八邑沛甘霖千
里敷春陽夙夜永終譽寧容思故鄉丹山羣鳳雛羽
翼成文章颯風紛屢舞望雲天一方丹青解至情繪
圖昭休祥禁苑天葩茂謝庭玉樹芳良辰試披閱瑞
氣藹華堂孝思惟在目庶幾慰衷腸吾聞范文正佐
宋居廟廊純仁固辭邑跬步不能忘父忠子克孝精
誠格上蒼巍巍兩相業千載垂馨香今君賢文子令

德實與行皇天鑒不忒福祿來未央譬如鄧林木蔽
雲千尺強榱桷豈堪留終當作棟梁譬如荆山璞鬱
鬱含珪璋琢成瑚璉器宗廟供蒸嘗寒予非浪誇多
君請自詳根盛未必茂源深流益長願言純不已世
德垂無疆

水竹幽居過丹陽有感

誰家傍小洲風景四時幽初日青瑋照明霞碧玉流
吟成裁鳳管睡起覓漁舟機靜塵勞息何心萬戶侯

晚馬逢源父母

祥雲護舊居高士竟何如絳帳春無際青衿樂有餘
松風鳴籟遠梅月映窓虛教子成賢哲舍怡返太初
何年青鳥啼晏罷竟忘歸月冷梁鴻案塵迷孟母機
落花春雨寂荒艸暝烟微吟斷蓼莪句賢郎泪滿衣
問弟直夫索梨

昨欲還我書一書紙千幅何如代以梨一書梨一斛
去歲尚纍纍今年多可卜樹上大如斗席間珍似玉
金刀切處液流泉一片下咽水沃腹煩渴解芳沉疴
瘥月白風清思爽然短章不足致予意明朝更賦雪

梨篇

慶張榆秀才母壽

卓哉張氏母不與凡母俱
孀居三十載貞心鐵石如
構書課諸子剪髮延名儒
淑德光閭閻芳名動里閭
流年越花甲炯炯璠瑒姿
宗成稱觴罷兒孫戲綵餘
齊祝阿母壽艸心報春暉
明年叫閭闔恩光下庭闈

贈別駕鄺侯

有美鄺侯溫乎如玉斯民
父母斯文骨肉軒車至止

民歸如簇侯命勿驚俾爾
戩穀按籍清戎月照空谷
民貢繭絲舊或未足侯命
勿亟俾查案贖舊役未償
新役難續墨吏曼欺良民
繫獄匪彼罪尤乃我荼毒
陽子良謨科拙愛篤孔門
明戒見小欲速民聽德音
歡震比屋僉曰我侯奉臺
玉燭天子愛民俾作良牧
何以報之華封三祝徵書
莫來我民之福

送劉太監歌 有序

成化甲辰秋七月鎮守江西
司設監太監劉公奉

勅移鎮兩廣挽爵不可人心皇皇分巡僉憲莊公於是
俯命按屬採拾民風以送之切惟古之仁人君子
按治一方而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去則遮
道留之至沒世而不忘者夫豈聲音笑貌云乎哉
蓋必有所以爲之者矣劉公受

命鎮藩幾及十禩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以寬厚待民以
恩禮待士夫而左右近習未嘗有挾勢而生事者
士民被其德而安其治也非一日矣今而改鎮他
藩澤不終究則夫士民傷悲不已之情發於嗟嘆

詠歌之餘者固其所爾因采其大意而爲之歌曰
有美人兮邦之媛被圭璧兮紉蘭茝羌含睇兮空笑
善窈窕兮增妍奉

玉音兮南國發桂棹兮洪川迥洄從之兮道修阻舉頭
仰望兮空雲烟際有芳兮沁有香懷美人兮不能忘
願言相夫君兮均德音於四方

戲三同寅懼內無子

陰盛則陽伏內重則外輕河東獅子吼響馬寂無聲
文豹應潛竄寒雞不敢鳴隔牆鶯燕笑連浦鴛鴦驚

我聞夫爲天何事常戰兢三綱壹以勉萬化何繇成
婦性雖妬忌法語可開明專寵聚前樂無兒身後爭
樛木能逮下千古垂芳聲若得陰陽和會有鸞鷺生
他日過孔門共看鯉趨庭

送鄆縣尹陳良貴之任

曉捧除書出

帝鄉春風花柳送行裝從今刀劔爲牛犢自古鷹鷂下
鳳皇莫惜三年勞撫字要知千載數循良他時獻績
歸金闕明月清風一樣光

壽侍御王克承母

孝冠貴子榮歸日象服慈親初度辰彩鳳玉麟誰不
羨瑤花琪樹自長春雲開南極光芒燦雨過東山景
物新豈是蒼蒼私着意由來作善屬吾人

和王內翰韵

玉帛衣冠列大賢芳心何事轉凄然常期立德垂千
載誰謂偷閒過十年管樂才名猶不泯伊周事業豈
虛傳咨諏賴有金蘭契拱北台星正纒連

題李世南東李十詠卷

禾黍離離九月秋
朔風吹雪酒西州
江南玉氣知無幾
宇內真元可暫休
顏氏一門并伏節
李陵千載尚含羞
思賢幾度瞻遺象
明月清風滿画樓
右誄一門忠義
花萼相輝映
浙東誰言江右老
陳崇金枝玉樹幾千本
瑞色天香一樣同
雙峴峯巒涵秀氣
百年禮樂園
春風化行薄俗如堪振
蕩蕩堯天屋可封
右誄四世同君
莫看東風花柳春
歲寒松栢見天真
宮腰國色空中盡
雪幹霜枝分外親
不惜鬱盤先斧鉞
獨留偃蓋拱星辰
歌殘棠棣重回首
盜賊原來亦是人
右救見賊

嘗謂靈椿歲八千
松風一夜動衰絃
杖身九死嗟何賸
泣血三年敢自憐
赤兔白烏馴艸舍
醴泉甘露滴芝田
東風回首猶堪慰
萱艸非堂春正妍
右廬墓養母

俯仰乾坤酒百杯
堂堂歲月去還來
蒼梧翠竹無邊趣
白石清泉絕點埃
日暖波心魚潑刺
月明松頂鶴徘徊
丹心不廢君臣義
諸葛原非異世才
右辭辟隱居

默然一念格天神
何用人前伐此身子
產辭圭因得寶
晉公還帶爲安仁
春陽出海無邊景
秋月當空絕點塵
莫道陰功無顯報
多冠象簡是何人
右還金泯跡

從來五福壽爲先，泡沫風燈豈易全。不見三千亡是

叟，嘗聞七十古稀年。青鸞彩鳳分香舞，紅杏碧桃取

次妍。謾羨一門仁者壽，蒲庭瓜戩更綿綿。右叔侄者

孤鸞半世守空林，何事鷓鴣又獨吟。流水無情紅葉

遠，洞門有限綠苔深。峴峯竝秀千季景，風月雙清萬

古心。寄語當朝賢太史，栢舟誰復嗣徽音。右母子雙節

理學淵源何處同，民彝天理古今同。只因小道多岐

路，遂使真元蕩太空。洙泗宮牆非飾外，濂閩脈絡本

由中。馮誰引入金華路，一道奎光照崑東。右先朝理學

古道功名豈易全，曾於班馬見遺編。業真無

忝管晏才華，僅可傳。不向長江誇巨浪，須從活水平探

真源。吾邦喜有簪纓族，自宋于今五百年。右當代功名

有感
庚申年五月七日

蘭湯浴罷北窓眠，忽聽晨雞思惘然。宣父一加知命

歲，孫郎三倍渡江年。光陰冉冉空回首，事業悠悠不

問天。寄語碧桃花下客，江南風月屬吟鞭。

喜雨

夢覺吟窩逸興長，不因宋玉賦高唐。氣蒸竹院琴書

潤聲入荷池枕簟涼彌望江山都改色四郊禾黍倍
生香須臾雲散知何處赫日當空照萬方

次趙尚新韵 六首

蓬萊絕頂鬱崔嵬閭闔遙聞見上台舉首便堪扶白
日回頭不用拂黃埃月中丹桂紛紛落天上銀河滾
滾來堪笑風流謝公子偶逢小景便徘徊 右方岩

我愛西方萬歲山乘虬跨鳳不辭煩四時剩有雲霞
吐千古常將日月吞仙鶴凌風歸洞府神龍帶雨出
天門箇中盡是惺惺地不用烹茶醒醉魂 右壽岩

老幹參天數十圍東封不受祖龍欺愁聞汴水栽宮
柳悶聽甘泉奏瑞芝雪滿鄧林春意蚤雲深商嶺曉
光遲兔絲千尺神苓見壽國安民正及時 右松岩

誰識磻谿老釣翁得魚沽酒醉春風偶來牧野閒揮
劍笑入天關不用筇出納風雲猶掌運古今人物可
誰同興來卻上危樓望月落潮平水正東 右八十

放鶴山前看白雲牧牛隴上教兒孫兒孫各有田方
寸種得熟時珠滿盆 右傳耕

君不見東方有山高聳天勢與清都紫府相牽連上

有翠竹蒼梧崢嶸淅日月下有丹崖紫石杳萬棲雲
一烟羽衣山人未識山中趣空將朝霞沆瀣稱客遂至
清母滑寃自然一氣孔神中夜裡無爲之先天作旅
泰初重開我爲主山人胃中無所有只說水桃與雪
藕涎口何曾得一衿揚舂便欲誇悠久我今勸君莫
登山山上荆棘生滿巔直須乘龍跨鳳逍遙天地間
特與東方美人玉貌爭一先

右登山歌

送人宰邑

代作

鹿鳴聲價重儒林初拂琅玕拜

玉音謾道徐生空擊鼓須知宓子善鳴琴滿城桃李春
風蚤四野桑麻夜雨深他日政成應大用洛陽赤子
愛棠陰

輓于時俊母封太孺人

繞承

恩命出 金鑿何事仙遊竟不還舉案無塵遺則遠斷
機有樣後人看秋風未夜吹慈竹春雨何年沐瑞蘭
哭罷賢郎尋往事手書旬日報平安

輓鄭尚寶母

榮拜

封章壽古稀霞帔鶴髮自相輝歌殘金縷方多慶宴罷
瑤池竟不歸花落閒庭春晝靜艸深高塚夕陽微賢
郎最是傷心處手澤猶存舊製衣

輓霧溪陳處士

久仰高風未識荆銘文讀罷見平生世傳陳兢有家
法盜畏彥方知姓名遼海鶴歸知幾歲越山猿喚過
三聲行觀採入觀風者耿耿芳名照汗青

送田巡檢考滿

嫋嫋西風湧碧波送君南浦意如何三年清議騰絃
誦千里深情逐棹歌霜滿竹林天色朗雨餘花塢月
明多誰知璞玉藏良價要向朝端問卞和

贈高都憲得來字

都憲先生遊勝地詩鄉諸賢盡日陪甌杯不問白口
速吟詩且促黃花開泛楫中流波弄影策馬古道風
揚埃道傍兒童拍手笑笑指淵明歸去來

中秋翫月次高都憲韻

十二珠簾暮不垂一城絃管樂明時碧天絕翳月千

里丹桂輪香花滿枝且向花前同酌酒設勞月下問
盈虧此天此夜應長好不用臨文歎別離

水竹幽居

次杜公運韻二首

一溪流水竹千窠富貴浮雲奈若何紅蓼拍堤魚鳥
狎綠陰滿室鳳鸞多涵天浴日容非小傲雪凌霜操
不磨長嘯一聲雲漠漠何人扣角下前坡

清溪翠竹遶山窠半世忘機奈樂何碧浪平時雲影
靜綠陰盡處月明多源頭活水時流出林下清光取
不磨寄謝非熊休叶卜此生無分到鸞坡

感興 次前韻

水竹蕭蕭一蟻窠老天生我欲如何風寒砂磧貔貅
聚日暮林鸞虎豹多懶把金樽邀月飲直將寶劍倚
天磨明年策奏

重瞳喜萬騎弓旌出禁坡

過先兄故居

故居寂寂逕苔深痛憶先生淚不禁芳艸一庭隨意
綠寒蛩四壁爲誰吟碧桃紅杏年年景明月清風夜
夜心惆悵英魂何處去數聲啼鳥隔花陰

梧州遇漲

乍夜巒江春水生瀾漫直與曉山平衡崖擊石千雷
震浴日澄空一鑑明潛底蛟龍爭奮迹吟邊魚鳥不
知名滔滔東逝應何意要與滄溟集大成

和同年李啓東韻

同醉瓊林十八秋相思時倚夕陽樓物華轉眼渾無
定天運循環不暫休雲過列星皆北向潮平江漢又
東流寄言獨樂園中叟安石東山爲國謀

和潘二守三首

循良事業一番新千里爭得有腳春日暖桑田馴
雉風和芝圃見周麟匡時直欲安黔首食祿原非樂
此身寄語當朝賢宰相廟堂須用讀書人

其一

十載乘驄客帝鄉朝朝執法侍

君王從攜白簡歸衡舍空有丹心透建章終日相親

惟藥石經年散處不冠裳殷勤好是賢

明

佳句緇衣

遠見將

其二

佳句緇衣久未酬東人忽報袞衣畱花含清露如沾
惠柳拂輕烟似障羞窮谷謾勞傳玉燭芳名只恐覆

金甌蹇予亦有芝蘭志願逐香輪作勝遊 其三

和石通府韵

一牧圉台司一樣修林嫌棟宇半擡頭也知六政能馴
虎何必三春學問牛龍卧不因風浪險鵬搏豈爲稻
梁謀天生豪傑應何似佇看棠陰遍九州

贈節判謝君之任 有序

謝先生弋陽望族也德器宏遠學識淵源累不第
于有司乃循例入太學茲拜湖廣之桂陽節判道
出東陽見邑民稱頌令器謝侯德政自信庭訓有

徵喜動顏色遂欲以其訓于子者推于州吾知桂
陽民之受福亦如吾民之受福矣詩以道之

水壺玉樹絕纖塵碧艸綠波相映新曾憶鄴封知世
胄又從傾蓋識天真滿城桃李家家曉千里絃歌處
處春他日 天書訂美政東陽孰與桂陽民

送人會試

梅花亭上雪初晴唱徹陽關思不勝兩岍好山供祖
帳一溪流水送行旌丹墀獨對三千字 金殿俄傳
第一聲他日宦成何所見麒麟閣上見芳名

悼孔雀 時有孔雀被人殺

飲啄東園自在飛誰知一夜落危機空留短翠沾塵
土無復團金耀夕暉蝴蝶驚魂頻入夢杜鵑啼血不
如歸哀音若寄南賓雁應有騷人淚染衣

讀易

曾向包羲問太原河圖爲後易爲先胚胎六合無窮
理包括羣黎日用天三聖若專尊卜筮宣尼何用絕
帛編獨憐數易非吾易只把著龜紹正傳

慶謝侯生子

鬱葱佳氣鵠門開鳳穴新看得鳳雛不用章庭占玉
象定從 漢闕佩金魚斷機並母賢無敵治獄于公
慶有餘我欲登門試英物只愁泥醉素人扶

和艾司訓望雲韵

泮宮積學幾悲秋寸艸春暉志未酬方舉板輿隆孝
養爭如桂棹不停留管絃有恨聲相逐竹樹多情翠
欲流極日鎮江江上路白雲離思共悠悠

趙安人李氏範詩有序

節婦趙安人李氏爲侍御公之子彞之中表兄嫂

也予少育于姑太芝山翁家與安人之子沂俱在
髫鬢相與出入嬉戲以故得侍慈顏而安人亦愛
予若子迄今垂五十載德音耿耿不忘沂姪徵詩
因序其畧于右執筆之頃淒然者久之

物換星移數十年銘文讀罷淚潸然從夫不貳其姜
節教子成名孟母賢鳳去臺端花寂寂牛眠隴上艸
芊芊只今太史書貞烈佇看 恩光賁九泉

同謝侯遊東峴

邑侯邀我訪山霧同上東峰第一層黃鳥聞關如有
約白雲變化更忘形水從石竅鳴瑤珮風向松林舞
翠屏分付山僧牢着眼他年信筆說吾曾

送葉節推考滿

仗劍登舟氣若虹遙瞻天表日輪紅從來只喫雙溪
水此去無慚七里風南國多人歌召伯漢庭有日相
于公嗟予莫勸湯闕酒空向江流憶去踪

壽鄭侯太宜人

黃堂令子過家日闔苑慈親長壽辰彩鳳聲連瑤珮
響碧桃花映錦袍新儒林詞翰岡陵祝綺席芳華水

陸珍試問韶光寬幾許 封章三賁太夫人

送醫訓陳節之歸義烏

春風聯轡謁通明又見承 恩出鳳城卮酒話分亭
柳細寸心歸壽馬蹄輕雲飛東海家千里人倚西樓
二笛數聲嗟我懷親歸未得夕陽回首思沾纓

題葉氏壽萱卷

天理民彝久喪真紛紛逆子獸爲鄰良金美玉專隆
已糲食粗衣卻奉親冷地椿萱空自老載途荆棘逐
時新吾鄉喜有詩書族季弟相承示子孫

賀李世榮先生除貴州斷事

葩經燈火十年苦 楓陛雲龍此日遭三尺能持祛
俗弊一心不媿見賢勞庭開白晝春長滿門掩黃昏
月自高執法分明清議在行看當道有崇褒

送許時舉歸京陽

曉日都門酒一尊天涯分袂倍傷神春風桃李同舟
客秋雨梧桐兩地人賈誼久知懷獻納班生未許嘆
沉淪江南佳夢應非偶試看薔薇來歲春

荷亭文集卷之二

東陽盧格正夫著

馬上偶成 三首

乘閒訪舊出長安
雨浥輕塵路未乾
綠柳墻頭遙掩映
一枝紅艷倚闌干

綠楊堤畔偶徜徉
隔水誰家笑語涼
卻命胡床臨水坐
清風一點藕花香

春波渺渺柳依依
斜日江陰燕子飛
愛此清幽不知

晚一睂新月伴人歸

遊西山 二首

夾路松筠曉色遲
風敲清露滴秋衣
鍾聲隱隱知何處
一抹輕烟鎖翠微

澗水潺潺溜石清
岳花灼灼照人明
山翁不遇知何處
忽有雲中笑語聲

寫懷

一枕仙遊興若何
月明如水夜涼多
覺來彷彿家鄉裏
猶說高堂鬢未皤

遣興

共嘆紅塵行路難
聞過僧舍借花看
數聲啼鳥不知處
滿地綠陰清晝寒

邊報

誰嘆封侯事業難
朔風吹雪洒邊關
將軍當勒燕然計
莫使胡兒疋馬還

不言

風虎雲龍遶建章
常隨仙仗侍清光
等閑不敢高聲語
恐鼓雷霆震八荒

荅劉道長四首

邂逅論心五鳳樓一腔藻鑑魯春秋
蹇予亦有夷吾志願逐東風汗漫遊

公是文章第一流謙虛只爲誨人謀
滿門桃李春無際藹藹芳陰遍九州

曾向吳亭望虎丘奎光萬丈謫仙儔
三秋風月無邊興千古江河不盡流

一段經綸老不休德音秩秩滿皇州
行看說命與伊訓照耀乾坤千萬秋

過吳江三首

孤舟千里過吳亭兩岸丹楓醉眼醒
翹首家園何處是落霞孤鶩數峯青

厭聽歌管弄新聲默坐焚香思自清
飯罷推篷時一翫踈雲漏日蕩船明

落水寒鴉歲欲徂幾家漁火夜相呼
恠來詩思清於水風月扁舟過五湖

荷池詠史十二首

誰將尤物種神州一笑能消萬斛愁
從此西風生茂

艸洛陽花木自春秋

楚天雲雨興悠悠
歛卻嬌容半掩羞
自是不言增嫵媚
綠陰青子滿芳洲

艷骨香肌雲錦裳
若耶溪上闢新粧
憑誰種入吳宮裏
一曲烏棲鹿擅場

暴雨翻空漢水盈
佳人揮淚落紅冰
憑君莫問烏江事
終古波濤恨未平

莫向天涯怨色空
從來造物妬花容
玉顏流落香竟在
青艸年年入漢宮

宛轉回風舞袖長
恍疑神女踏春陽
落紅漬點香泥上
又逐烏衣入未央

一種妖嬈取次開
芳心耿耿絕塵埃
老瞞不用頻回首
作惡東風捲地來

六斗明珠照六更
無端風浪一時生
粉花錦幃同湮沒
金谷樓前月自明

一段秋光翠欲流
江南王氣漠然收
臨春結綺皆塵跡
玉井含污恨未休

曾見更衣侍玉皇
青宮深處宿妃央
妃夢斷恩波

冷斜倚西風醉六醉

溫泉浴出振新衣荷翠無言對落暉老雀貪歡看不
盡一聲鶯鼓又驚飛

隔水盈盈不可親天香國色奪陽春憑誰品作花君
子宇內由來第一人

和孫廷器韻二首

靈源一逕隔塵凡眼底風花莫浪攀脫卻錦袍林下
坐竹陰分我半邊閒

滿目山光興不凡高人約我共躋攀雲根一脈源頭
水萬壑淙淙總是閒

寓意集句三首

莫憎芳尊細細斟春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
睡明日池塘是綠陰

浮雲飛盡日西頽客有可人期不來獨坐黃昏誰是
伴玉簫清轉雀徘徊

當筵換酒解金貂鐘鼓無聲夜寂寥試問西牕前夜
月玉人何處教吹簫

山家和韻二首

三月園林未見花
春風疑不到山家
等閑步入蓬萊
頂一朵妖紅奪晚霞

東風誰唱後庭花
綠樹陰陰映酒家
愛此多清歸去
晚馬蹄踏碎一川霞

壬寅春寄許時舉 五首

別後相思又歲除
冬君心事近何如
人來京國三千
里不寄家鄉一紙書

獨憐上市艸痕深
寄問交游肯再臨
源水須期雲弄
影莫教泗澤自徽音

一命初沾未得歸
興來空自試班衣
故人有意勤相
慰莫使高堂賦式微
不耐寒威鎖北扉
漫空風雪晝熹微
也知紅日還依
舊無奈彫雲凍不飛
共說烏衣雨露濃
毛生約我覓春容
也知幽徑已成
路爲憶高柴失舊踪

溪橋見梅 二首

冰肌玉骨絕纖塵
獨立溪橋冷笑春
試向東風問消息
往來誰是看花人

天與精神分外奇
肯同桃李炫芳姿
明時要作調羹用
分付東君好護持

謝人送燈

故人惠我竹絲燈
絕勝長檠與短檠
五夜長風吹碧落
彩雲不動月華明

花柳無私

造化生成各有時
不緣花柳自無私
東園昨夜春風惡
滿地落紅君未知

春風

三月幽崖艸水生
上林花已映天明
年年消息長如此
誰謂春風不世情

喜雨二首

歌殘雲漢牋
眠俄頃風雷震九天
解道神龍作霖雨
坐看人樂太平年
天上風雲送雨聲
人間煩暑一時清
憑君汲取新河水
爲洗胷中舊甲兵

壬戌寫懷二首

今年五十又加三
終日昏昏不是醜
偶值良宵出門

望一天星斗落寒潭

今年五十又加三
除卻吟詩百不堪
試問詩腸寬幾許
九天風月半江南

次韵王安石小艇

半山亭下老生涯
擾擾應愁日易斜
爭得謝公墩屬我
又分犢艸佔鷗沙

過喬太師墓

宰木蕭蕭艸徑荒
烏啼花落總堪傷
憑君欲問前朝事
翁仲無言卧夕陽

登峴山絕頂

西風立馬最高峰
下視塵寰杳靄中
此去碧宵應不遠
騰身直入水晶宮

上先兄墓

駐馬山前酌酒杯
落花滿地鳥聲哀
英豪一去無消息
風雨年年長綠苔

中元憶約叁叔父

去歲中元月色新
荷亭望月兩閒人
今年風景渾如舊
不見先生淚滿巾

悼內

玉毀珠沉事已空
傷心何處覓遺踪
夜深獨倚闌干
立兒女相悲問舊容

登六和塔 二首

千尺浮屠接太清
時聞仙管按歌聲
從今八極都遊
遍看取青雲足下生
春艸堂前捧壽杯
天風吹我上瑤臺
舉頭紅日不遠
咫尺一任浮雲自往來

錢塘觀潮 二首

八月觀潮上海樓
渾如金虜出揚州
平常最是錢塘
水觸着潮頭便倒流
八月觀潮上海樓
舟人恐懼赴中流
伊誰醉舞狂歌
者回首西風已覆舟

江亭雨霽 二首

江亭雨霽解行舟
萬壑千岩水亂流
試向前川探滄
溟滄波萬頃拍天浮
風過山前紅葉鬧
雨餘江上綠波新
乘槎千里觀滄
海多少行人候問津

有感

極數知來之謂占天虧盈滿地流謙憑誰說與秦公
子得隴無煩望蜀添

西湖

十里湖光綠染衣滿船燈火夜忘歸憑誰寄語林和
靖近歲梅花學雪飛

春景 二首

眼底春風次第來梅花開盡杏花開水光山色
管都入詩家送酒杯

花陰寂寂鳥關關弱柳和風拂画闌最是一年春好
處先生都在醉中看

詠易

世儒問我五經原易道原居六畫先若說義文專卜
筮街頭盲瞽盡真傳

詠詩

夫子刪詩立義精國風雅頌各分明考亭半作淫奔
什何用爲邦放鄭聲

壽七十

謾道人生七十稀今朝王母宴瑤池年年此日春如
海千百兒孫捧壽卮

覓雪梨

聞說君家好雪梨東園樹樹壓枝低窳予無計消煩
渴卻憶花時已品題

三月牡丹未開

東君何事靳韶華國色天香屬

帝家三月春風都着盡誰知猶有木開花

贈謝侯花燈

天遣卽星出禁坡精光耿耿照人多從今徧照乾坤
內不問逃亡與綺羅

題扇獨鯉朝天

誰將子墨戲金箋談傾風雲浪拍天豈是神龍暫魚
眼九淵騰起作豐年

題扇竹

傲雪凌霜色愈新肯同花柳媚陽春餘稍偶托丹青
手猶有清風擺世塵

慶太守韓侯生子

三首有序

吾郡韓侯視篆以來六年于茲矣公廉有威明睿
善斷夙夜匪懈始終如一求之于古其邵杜之流
歟今春始得嘉兒相表異常蓋天錫之也凡在幘
幪罔不稱慶矧予素辱侯愛喜慰何可勝言但短
章寂寥不足揄揚盛德讀者惟亮吾情可也

一自魚符入郡門八方無地不生春分明

上帝敦元德故遣奇童下紫宸

翹首東風二月時奎光一道照雙溪相門出相非虛
語靜聽民謠自可知

龍種生來骨相殊不須啼看定何如高車駟馬君知
否泊獄于公慶有餘

送呂侯考滿二首

蔽芾甘棠花正開不知何處領春回東風願得常爲
主只恐花飛過相臺

石樓岩上幾徘徊百里陽和遍艸萊傳語伊儂休借
寇明堂願待棟梁材

和鄭侯韵三首

洞口相逢便有春等閑笑語亦驚人愧予未識桃源

路欲向漁郎更問津

花底酣歌喜欲狂
寧嫌白首尚爲郎
謾將佳句千題讀
星月交輝夜未央

融融化日三冬暖
凜凜清風六月寒
屈指循良能有幾
佇看富老又封韓

題葉孟德小桃源 二首

日月中天萬國春
耕桑何處有秦人
懸源都是真仙境
恨殺漁郎不識津

勝事悠悠幾百春
桃花流水屬吾人
漁郎唱徹寒潭

月絕勝雲間要路津 賦也

題画魚

偶更魚服戲江湖
卻被良工作画圖
天下蒼生望霖雨
便須初服上神都

獻人運籌

聞說多君善運籌
一伸一縮有奇謀
誰知當道非高祖
誤使張良泣楚囚

月山挽陳侍御乃尊

竟日塵勞至酉呼
燈自酌梨花酒
窗外輕風敲竹

鳴清夢覺來五更漏
隆然詩思滿胸臆
撫卷床前已無有
依稀憶得月山高
造化闕藏龍虎守
月山主人歸幾年
活人陰功播南斗
門高駟馬知有由
庭植三槐蔭厥後
青雲令子持風裁
白簡飛霜鬼神吼
東人爭留衣繡裳
西土猶誇霹靂手
功業直與前哲並
芳名佇看金甌覆
滿庭玉樹更崢嶸
衮衮公侯世無偶
先生地下應含笑
作善降祥果不負
我與令子舊同年
同官誼結金蘭久
思長才短將奈何
推枕非徇重搔首
他日有筆如長虹
記取遺芳垂不朽

送弟濟夫會試

人生變塊間紛如樹花
發日暮在風起枝頭轉
消索高者拂簾幌
卑者墮溝壑佳人愛
春色強歌渾不樂君
不見見涓川干畝森
如束高節虚心四時
綠鳳皇棲老碧琅玕
吹作虞廷太平曲又
不見千尺蒼龍撼半
空亭亭勁質凌霜風
一朝大匠採梁棟擎
天選入明光宮吟詩
送子日邊去碧桃紅
杏春無際蚤聽臚傳
第一聲宮花笑入瓊
林醉莫作縱橫素莫
作曲學弘丈夫功業
轟轟烈烈直與前哲
並照耀天地萬古無

終窮

翰林傳日川先生同乃弟曰會請賞遠賦

翰林兩謫仙
攜朋啓瑤席
風月卑七賢
道義來三益
清漪秀發半池蓮
一段秋光嬌欲滴
紅白淺深次第
開宦遊見此真奇特
俗塵一點飛不到
花水相輝淨
無匹飽承雨露待
秋成肯與桃李爭
春色君不見淵
明愛菊不愛蓮
凄凄霜露寒無種
又不見和靖愛梅
不愛蓮
隆冬寂寞西湖池
卓哉漁溪翁
太極開先天
變此不蔓不枝清入品
光風霽月流寒泉
濂溪一去

五百載荒塘落日空
爭妍繩繩二夫子
寤寐追前賢
明物妙入神
愛物思入玄
不賞葉如舟
不賞藕如船
直欲依此天
香與國色種
入洙泗
千古萬古相周旋

送解君宗性歸曲阜

君不見泰岳巍巍青
蟲天秀鍾人物多
英賢英賢不
必破萬卷
胷中經濟如源泉
解君解君真奇特
百里
陽和布春色
黃童白叟仰恩威
懿德修能聞郡國
正爾立功圖不朽
玉上青蠅鼓讒口
駕言米氏一葉舟
歸看陶潛五株柳
我辱君知垂六載
青山綠水長不

改今朝南浦歌驪跨遙望白雲已多態別後相思可
奈何爲立穿碑寫遺愛

賀中舉詞 無俗念

三年大比看麀文戰藝幾多豪傑誰是誰非誰得意
紛紛都是虛說日弄祥華雲呈瑞彩自有真才出眾
鉞小試掇郤桂宮秋月○歸家祭罷休多戀大丈夫
出門天地闊明年有策獻

勲華期在共趨 金闕匪爵祿媒匪利名屑所志著勲
烈願言柱石明堂匹休稷契

賀中舉 滿江紅

十載潛心雞窻下幾更寒燠務時敏磨光刮垢明珠
千斛一日青雲誇得路六街年少爭馳逐醉聽鳴花
一壓帽簷低人如玉○秋江上歌聲續關河內征帆速
望天涯隱隱紫雲黃屋獨對 丹堦應及第東風搖
五曳宮袍綠跨龍媒踏遍杏園春歡心足

賀中舉 風入松

一昨朝霧鵲報華堂丹桂飄香鳳雛振羽起千仞廣寒
宮裡翱翔雲際翩翩苞彩人間隱隱笙簧○明年三

月好春陽花滿曲江 丹墀獨對

天顏喜聽臚傳萬丈奎光從此股肱庶廟虞廷補舜衣
裳

贈朝覲 謁金門

霖雨足染就一江新綠風送錦帆西去速雙鳧覲
黃屋○夾道輪蹄轉轉老稚歡呼相屬此去賢侯應進
祿作我生民福

贈考滿謁金門

風嫋嫋吹遍一汀芳艸有客乘風上天表極目紫雲

繞○三唱陽關未了都把酒尊傾倒看取天曹布公
道廉能居上考

賀寇帶 滿庭芳

柳眼含奇梅粧凝素鴻鈞初啓三陽有美君子履慶
沐 恩光紗帽錦衣故里飄飄似仙子翔翔家聲舊
鳳毛世美德譽重鄉邦○画堂喧笑語高朋濟濟宴
樂稱觴把古來義士仔細論量從此周貧卹匱莫惜
箇倒廩傾囊陰隲好芝蘭競秀玉樹滿庭芳

慶壽 沁園春

南極呈禧東嘉孕秀端有由來看奚斯頌禱武公警
戒福從人召瑞自天開錦綺輝煌笙歌鼎沸歲進長
生萬壽盃元的不是仁心積累厚德栽培雲間鴻雁
徘徊桂子紛紛香滿臺計明年此際龍駒變化蟾宮
掇月平地鳴雷竇氏義方子公陰德管取
封章下九垓那時節看名傳四表光映三台

思親 如夢令 三闋

昨夜牀堂春透滿目花開如繡夢斷五更鐘百結愁
腸依舊知否知否沈約腰枝消瘦

梁上呢喃雙燕似訴玉孫幽怨悶上仲宣樓千里
燕綠遍腸斷腸斷極目家山不見
顛望白雲不起鬱鬱此情無已何日是歸期瞬息舟
行千里歡喜歡喜忠孝庶幾全只

詠新晴 滿江紅

宿雨初收西風動瀟瀟庭竹凝望眼澄江似練翠峯
如簇旅雁一聲樓外過鳧鷖數點沙頭浴聽隔江何
處有情人歌新曲○墟里內炊烟續郊野外歡心足
遠行人笑指酒旗斜盡遙望落霞天際盡紫雲隱隱

浮黃屋好乘鸞飛上陽宮承新福

寫懷金菊對芙蓉

塞雁初鳴鄰雞蚤唱驚回一梳遊仙值輕風揭帳明
月當軒起來無盡霽修念對斗牛空自淒然徘徊數
四金爐香燼玉漏猶傳○獨憐孤負遺編想聖賢教
我萬語千言惟
君恩至重忠義當全誰知好事多磨瘡如一塲春夢杳
難圓莫追往事丈夫出處應有天緣

詠七夕鷓鴣天

河漢盈盈暑氣消天孫七夕赴鸞交行行只恐佳期
誤玉露金風濕翠翹○情脈脈路迢迢一年一度在
今宵莫言夜短歡娛少萬古人間望鵲橋

詠中秋鷓鴣天

采輿南樓把酒看暮雲收盡溢清寒水光瀲灩花生
影萬斛明珠濕未乾吹玉笛舞青鸞美人含笑倚
闌干耀靈七夕遊何處誰識嫦娥一寸丹

詠閨情長相思

墮花鈿拾花鈿乳燕雙雙入繡簾相思盡日眠風蒲

水月蒲巾何日鸞膠續斷絃
梅花又一年

賀中舉 謁金門

老學術莫言宋五坦率一日囊錐脫穎出光滿芝蘭
室○遙望祥雲捧日載見花生綵筆春風得意馬蹄
疾臚傳應第一

贈之任 謁金門

霖雨足染就一江新綠風送錦帆西去速福星降殊
俗○夾道輪蹄輓輓老稚歡呼相屬願君化作光明
燭偏照迤亡屋

荷亭文集卷之二

東陽盧格正夫著

序記

清勤詩卷序

貴溪縣新建學宮而邑之耆士王銓許禎史潤昌李元亨陰陽訓術李祥義官盧炳實董其事落成之日都憲高公大書清勤二字遍集諸名公詩文共若干篇裝演成卷丐予一言以華之先是壬寅歲予受命出宰是邑筮以冬十二月十一日視事前期一日止

于郊舍掌教陳君卽予而言曰致仕高都憲與分守
陳方伯謀新學宮定之明日建明倫堂而使君適來
無乃斯文有慶願先期下學可乎予以爲學校有司
首務其可以常例拘至則環視殿廡門齋以及師生
舍宇悉皆年久傾圮無一當意者用是沉默者久之
何者造端易圖成難顧茲盛舉而或以非才任焉則
將假公營私徇名忘實而所以敗吾事者不少矣掌
教陳君歷數六人姓名且具述都憲公選舉之意予
惟荷荷而已旣而靜觀六人者夙夜精勤出納惟謹

而且經理有方悉可人人意乃喜都憲公之選慎不
謬也因委任之不疑由是規制用其區畫工役據其
可否錢穀縱其出入歷三年厥功告成猗歟美哉其
可無一言以華之乎切惟當官之法曰清曰勤而已
恭清則處心公而賢愚具乎勤則治事敏而巨細畢
舉茲焉六君子者同心戮力彌成偉功賢勞三年間
出入錢穀蓋百千計不以一毫自私可謂清矣未旦
而入旣暮而出孜孜焉如治家事雖寒暑未嘗少更
可謂勤矣清焉而不以清自喜勤焉而不以勤自勞

蓋惟知義事之所當爲委任之不可苟耳然而功業日就文采炳然不惟賢者許可而愚者亦信之下至市井無賴不得志于蠅營者亦不敢以私意而加誣焉夫豈無自而然哉蓋善者人心之所同然彼惟汨于利欲而亡之爾而吾真實之善一觸其機則彼同然之善不期應而自應此其許之信之所以同聲而無間也歟嗚呼世有憺人爵食人祿而不忠於所事優游卒歲一無用心其或爲名而動者名之所在則勉強爲之以增飭其名而暗室屋漏無所不至觀此寧不汗顏也哉吾於是又知諸義士所得多於若人遠矣若夫有德者昌作善者降祥夫人之理自有昭合焉用併書之以俟夫厥後興者

慶陳世茂先生伉儷同壽序

邑南三舍許里曰安文望族陳氏所居也黃巢之亂野無青艸而陳氏獨完圖書故以安文名其里焉至宋有諱黼者從東萊呂成公遊登淳熙辛丑進士第官至駕部郎中自後簪纓相繼代不乏人近世均實翁駕部之裔孫也修身慎行以孝友聞于郡邑翁之

冢嗣世茂先生也所謂傑然者也弘治庚申先生壽
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廼其初度之辰厥配羊夫人先
於己未正月十一日亦歷四百二十五甲子其子壻
趙君世清奉卮酒爲壽徵文以致其慶祝之私格惟
先生於先君爲中表兄弟則壽文之作於義所不得
辭者夫人生穹壤間孰不以壽爲期然不能皆如其
願則以德有淺深故爾先生以仁存心以禮律已事
親孝而不苟于曲從事長順而靡流於姑息睦宗族
以情而面是腹非無有也交朋友以信而拍肩執袂
無有也凡其中之所主外之所施莫非明允篤誠溫
恭正直則其壽于天有自來矣而於是徜徉山水
顧精養神舍朝霞飲沆瀣飡芳馨吸泉液肆縱目於
烟霞或陶情於松菊視夫塵世紛華無纖毫芥意則
夫養壽之術豈時人所可及哉矧夫羊夫人內相有
道相敬如賓同躋壽域非徒然也詩曰天作之合詎
不信夫昔程仁霸以仁直著于鄉里享有壽考孫子
榮昌又得子壻蘓洵外孫蘓軾兄弟以發揚其盛德
今先生得于天脩于已者皆不減于仁霸而食報于

後必有大顯于時者矣。蘓氏父子豈何如其發揚耶。甫書以俟之。

盧氏家乘序

家乘者族譜之別名也。族之有譜所以正本始敘親疎而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夫以一人而分繁衍或至於什伯千萬苟無譜以統之其不相視爲路人者幾希。吾家自主簿府君遷居東陽益十五葉于茲矣。仁厚一脈清白相承足以衍世德於無疆振家聲於不替者也。不幸舊譜亡於成化丁未之回祿于時先君

徬徨無措囑從叔父本源甫而謀所以續之。旁搜遍采得殘稿于宗族中。漠無先德可尋僅足以稽世次而已。方欲舉而新之而先君疾作不果嗚呼痛哉。弘治庚戌不肖孤憂居叔父重申先君之命惕然內感悲不自勝於是遂以爲請埽東偏一室而居之。叅互考訂曲盡其方。殘缺者表而續之。失次者編而序之。訛者正之。疑者闕之。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又多訪於親故中。搆得舊所有詩文若干篇。補綴成帙。不泛不畧。釐爲六卷。甲寅年乃克倩工鏤梓而遺德哀。

輓二卷猶未就緒越七載弘治辛酉始克足而成之
嗚呼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吾見世人徃徃棄
厥真源妄冒他族以飭世德之美其何以免君子之
嗤詆乎叔父深病此故凡因革去取一一據實筆削
之間毫髮不假向非叔父詳審精密未必若是之真
正書成謂空序諸首簡格方謝病林下未克忝祈名
公姑述興廢之大畧如右後之興者采而圖之庶斯
志之不泯也

慶謝方伯先生壽詩序

八閩多望族蓋惟兵燹罕至德澤先加重以禮義維
持詩書涵育是故徃徃世胄遠賢才盛而非他邦可
及閩清謝叔和先生望族也生有異質器識不凡及
長飽經術善容止僉以公輔期之景泰甲戌登進士
上第拜地官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成化庚寅奉
勅賑河非郡縣飢民區處有方全活甚衆

上聞而嘉之陞廣東右叅議尋轉左叅政督理糧儲弘
治改元陞右布政使所至皆有惠澤及民民德之不

忘一日會微疾遂上章乞致其仕

上以情切憫而許之時弘治己酉也越十五年爲歲甲子先生年躋八十二月十五日乃初度之辰令器鄉進士綬署教烏傷預期謀歸稱壽庠生吳源毛傑輩相率求詩若干什歌以侑觴而屬予序諸首簡竊惟位祿名壽人所同欲而克遂所欲者百無一二茲兼而有之豈偶然哉蓋善者夫所賦之正理而人所得以生者也人能全而無虧順而不害則所以事天而天亦愛之福之矣先生自幼至老終始一德事君惟

忠卹下惟仁律已惟廉凡其所存所發一以天而不以人則夫得位得祿得名乃天授也及其致政而歸葛巾野服徜徉山水含朝霞飲沆瀣食芳馨汲泉液縱目烟雲之表游心天地之初視夫塵世紛華無纖毫芥意則其得壽無疆非天慶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魯仲康居官有善政而身膺五福子孫位列九卿今先生盛德不減仲康而綬學行兼優賢聲茂著行將登甲科躋顯要以光前裕後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未必不與仲康齊美也

庸書以待之

李氏族譜序

族譜何爲而作也體一人之心而作也譬之水焉穿崖溜石流川澄淵雖至散溢也而未嘗不肇于一源譬之木焉千枝萬葉蔽日拂雲雖至蕃盛也而未嘗不出于一本是故孝子仁人必以一人之心爲心而凡宗族之利害休戚無一不相關蓋以吾視宗族雖有親疎而以祖先視之均是子孫無親疎也所慮者人易世遠聚散不一苟無譜以統之則僞亂真疎踰

戚雖有尊祖敬宗之心將安施乎此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戰水李氏自唐歷宋世爲望族名宦蹟蹟史策具載不幸舊譜亡於元季之兵燹而世次無稽矣有清五府君痛惟先德失傳不遑盡處乃以口授於先人者編次成帙僅得十世弗能全也於是乃弟清十府君從子乾十三府君各以所知重加訂定而又爲圖以經緯之謹始於黎山府君而黎山以前畧加討論蓋欲據實不敢臆說也弘治改元之某歲從孫鄉進士汰署教烏傷圖欲鉞梓而屬予爲之序竊惟

古稱世其家者非以世祿實以世德若漢之袁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俱以忠義勲烈著于史策蓋可見矣今觀李氏一門禮義相承詩書不替居官者則以盡忠爲念家食者則以睦族爲心或執諫捐軀者有之或同居累世者有之內而婦人女子亦秉貞淑不貳之德故有青年喪夫而之死靡他者豈非所謂世德者乎嗟夫源深則流長本培則末茂李氏世德厚矣重以掌教君器識宏遠學問淵源而夙夜在公倦倦以教育英才爲務茲典文衡于南閩亦其文行兼隆芳聲遠播之所教耳迹其所至未必不大庸丕顯而建李氏無窮之基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不文敬誦斯言以告其後之君子

可齋集序

夫文不可徒作也尚矣雲漢昭回以星懸耀川嶽流峙花木繽紛天地何嘗有意於文哉惟時陰陽相摩五行相宣自然而成文爾人之於文亦然情激於中物感於外有不待已而後言斯爲文之自然者乎吾兄可齋先生年甫弱冠卽以文鳴于庠校膺臬重臣

時見許可天順壬午以第一人發解浙省所司奏錄
其文以爲式及上春官不利棲迹太學盡交天下知
名之士故其所聞益廣所學益精一時縉紳名賢若
關老商公冢宰姚公學士楊公伯仲皆忘勢忘年與
之相友益精神意氣有以感格其心非特禮文之交
而已行將對 大廷居近要以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夫何天不祐善年甫三十有四而卒反
袂執面見於人人嗚呼痛哉今其孤聯檢拾遺稿共
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介先生之友杜公運甫爲之

校正而以格當序諸首竊惟先生之作發於情根於
理富而不誣貞而不固清而不短裁而不俗蓋非知
道者不能也所謂文之自然者其庶幾乎昔賈誼抱
經世之才而壽不酬志其文流于後世若精金美玉
人爭寶之先生之志之才皆與誼匹而壽亦不稱則
文之傳後豈待智者而後知哉先生諱楷字中夫姓
盧氏可齋其號也世居婺之東陽是爲序

哀樂詩序

潘世家徵之婺源爲望族潘君玉汝登甲辰進士第

拜湖廣之蘄水令不數載政化大行懿德升聞
天子下詔旌異之贈其先考府君爲文林郎蘄水縣知
縣先妣齊氏爲太孺人玉汝哀二親弗及生榮捧詔
而泣士大夫相知者咸贈以詩題曰哀榮集而屬予
序諸首簡竊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德昊天
罔極故人臣食君之祿而必欲榮及其親人君施恩
于臣而亦必推及其親者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
而卽乎人心之安爾乃若親具存而制不得或制當
得而親不在則不能不起蓼莪之哀烏嗟夫談虎傷

人神色獨變予嘗傷于此者敢不陳其所知是故
龍章燦燦恩至渥也而吾親知乎不知乎

天語琅琅寵至隆也而吾親聞乎不聞乎我冠博帶之
錫則哀其無以爲生前之冠帶錦衣綉裳之賁則哀
其無以爲生前之衣裳山川改色若增榮矣或雲歛
容而悽慘草木生光亦助榮矣或風引韻而嗚咽水
溶溶兮興波露瀼瀼兮凝淚烏悲鳴兮花間獸狂顧
兮樹底是皆傷于心而慘於目者也吾聞之顯親揚
名孝之大者人而能此復何憾焉玉汝一令蘄水二

守金華以敬持已以廉守官以公正臨民其難任人
不惡而嚴其敦允元德不偽而實其折獄訟不佞而
良其期會簿書不煩而集益其所存者賢哲之心所
務者循良之績故施於有政自能超乎尋常之外也
昔范希文以親不祿養爲哀厥後移孝爲忠勲名益
世亡雋增耀後嗣傳芳則其所就豈非孝之大者乎
玉汝有道者尚冀益圖報稱以承迓
天休未必不與希文齊美也因借書以冠羣玉

贈龐士龍東歸序

越中多佳山水故孕而爲人物則光明俊偉卓犖不
羈若晉之孫焯謝安唐之賀知章張志和宋之杜衍
陸游皆表表在人耳目傳謂地靈人傑非虛言也龐
君士龍其殆孕秀發翊者乎龐自樂菴居士遷居會
稽蓋幾葉于茲矣士龍生有異質不妄言笑比長得
父兄師友之傳因大肆力于學經書子史靡不窮究
復其精華訂其僞繆作文有源委有典則袞袞數千
百言如錦綺珠璣渾瑩錯落蓋越中之傑出者也弘
治辛酉以庠生領鄉薦上春官遨遊京師遍交四方

知名之士以故所聞益廣所業益精今年予從弟元夫暨何輩延致于堂訓勉諸子負笈相從者濟濟如歸蓋欲師其德行焉師其文學焉非特明經應舉而已歲聿云暮僕夫言旋門生應世仁輩徵旨以贈其行予惟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今之贈言者直欲增重一時而已士龍學行兼隆賢聲素著固不俟予言增重而予學術淺陋內顧慳慳將何以增其所未至耶竊惟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以施于天下國家所謂聖賢之學也唐虞三

代之隆上以是爲教下以是爲學故人才濟濟彬彬弼成雍熙太和之治後世道學不明士習卑陋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過尋章摘句以媒利祿而已及至身榮要乃以經書爲敲門石過水杖漫不省所教所學何事尚奚望其知聖賢事業耶韓子曰師道不傳久矣良可嘆也方今

聖明夢想真儒力圖至治士龍尚其益隆所養益遠所期俾明德新民之學足乎已而推于人他日登科甲躋臚仕或居廟廊或司風紀或職守令恒以聖賢爲

的不爲利祿所移師生同德彼此俱榮則盛德大業
可以垂示於無窮矣越中多老成人歸其以予言質
之因書以爲贈行序

綉川別意詩序

靳水李君清之繇鄉貢進士拜義烏儒學教諭九載
榮滿將獻績天曹庠生吳江輩相與徵詩繪圖以贈
之題曰綉川別意而屬予序諸首簡予惟古人於朋
友相違之際必有飲食酬酢圖史詠歌以旌其情故
江淹別賦王維三疊自不容已清之以名家早遊泮

水器識渾厚襟懷曠達其得於天者固厚而脩於已
者尤力是以吐辭摘文如霞布山輝風生水湧自然
成章初非有所矯飾而其爲教則又循循善誘因材
而篤亦不急於進取誠師範中之表表焉者凡在交
游咸能稱述而予何辭以復之竊聞大學之道在自
昭明德以施於天下國家所謂明體適用之學也體
具用周無施不可以之司教則青衿樂育以之作教
則黔首莫安職風紀而百僚爲之振肅居廟堂而庶
績爲之感熙何莫非吾一德之所推乎方

今備選廉興賢編憲啓有風憲之標有鄉邑之職有
禮闈之選班布列項背相逐清之荷持是說以往
則於分所當得者隨天付與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利
害易心俾明德新民之學必止於至善而後已望實
兼隆古人並列豈非吾道之光哉若徒取高位廣厚
祿而無業寂焉無聞則非殫心所鑒矣湖光湛湛君
其質之因書以爲序

贈尚寶卿劉君致政序

皇明有內閣大臣曰劉文安公譽播于華夷勳業格

千宇宙誠所謂斗南一人也公有丈夫子曰稱字務
教生有異質莊重寡言早遊庠校卽能篤志好學擬
掇鬼科文安薨

恩授中書舍人九載陞大理右寺副仍知科事丁內艱
闋歷陞至南京尚寶司卿正德改元兼掌吏戶禮三
科印信并帶管後湖冊事蓋異任也越三載己巳君
以耳目少異循例掛冠西歸士大夫咸重其別相與
祖餞于都亭輪蹄之重杳道路之嘆息蓋不異于漢
二疏也吾邑賀侯懋教與君姻契徵言以贈之竊惟

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今
之贈言者特欲增重一時而已劉君居官廉慎制行
剛方學問淵源器識渾厚兩京縉紳皆知之固無俟
鄙言之增重抑將何以益其所未至乎嘗聞之孟軻
氏云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劉爲江右望族芝蘭玉樹不知其
幾君於是教以義方因材而篤立經義齋擇疏通有
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擇明敏有材幹者習之賢智
者則抑其過愚不肖者則引其不及如合抱之木必

養之於拱把如放海之水必濬之於原泉審爾則達
而爲卿爲相庶幾匹休乎伊傅窮而爲師爲友亦可
踐迹于顏曾是知君之才雖不及大用於時而君之
澤足以及乎天下後世迂疎之見未識以爲何如賀
侯曰然遂書以復以爲劉君贈

贈二尹王君謝政詩序

嘗論七君子之出處其品有三上焉者明體適用修
已安人不懷寶以迷邦不銜玉而求售語所謂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者是也其次焉者審已量力舍短從

長不立功以求名不尸位而苟祿傳所謂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者是也若夫知進而不知退患得患失則
孔子所謂鄙夫不足道矣晉陶淵明居官甫八十日
卽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後世仰其高風如景星鳳凰
之不可及向使淵明貪位慕祿不能恬退則其功業
所就豈得如斯之盛哉吾邑二尹王君克恭江右南
城人也閑靜寡言不事表白民方愛其平易可親庶
幾乎豈弟君子夫何視事未幾卽踐淵明舊跡正尹
謝德溫輩挽留不可乃徵詩繪圖以贈之而屬予序

諸首簡予惟急流勇退固哲人之知幾見義勇爲亦
君子之能事范希文置義田以贍宗族民到于今稱
之王君爲湖東名家貲產甲于一郡歸田得請高下
在心誠於是企仰前修力爲善事先父族次母族次
妻族以及鄰里鄉黨罔不極其顛危濟其不及立爲
定規有隆無替務使義聲丕振陰德充閭則今日之
贈言非徒然也若惟孜孜爲利德業不修蘭玉蕭條
谷神垂老非惟贈言者之羞抑亦執事者之憂僉曰
然遂僭書以冠羣玉

旗帳詞序 贈 帶

恭惟某簪纓舊族詩禮名家重義輕財早得趨庭之
訓親賢樂善應知剪髮之功堂堂七尺軀廟廊器宇
挺挺四方表湖海心胸肯構肯堂丕承祖父百年之
遺緒克勤克儉光啓子孫千載之鴻基珠履盈庭孟
嘗之食客不少禾苗蔽野文正之義田何多傑然出
衆之才允矣亢宗之子茲者膺 明詔而輸粟沐冠
帶以榮身 寵命惟新義聲丕振饑者食而渴者飲
是大有功鄙夫寬而薄夫敦孰云無補某等冒茲盛

事忝在至親徒伸欣躍之私莫致揄揚之美聊歌短
調用助歡聲

旗帳詞序 贈 中舉

恭惟某斗宿元精山川間氣早遊泮水探至理於唐
虞屢試名藩播芳聲於吳越詞源倒流三峽筆鋒橫
掃千軍慕先憂後樂之希文期名竹帛習幼學壯行
之孟子擬迹丹青超然出衆之才允矣濟時之器茲
者棘闈告捷桂籍流芳日月無私壯山川之秀氣風
雲有慶增閭里之光輝祖宗數世之基從茲光啓父

母百年之願一旦獲伸予也忝辱至親自擊盛事徒
歡欣而致慶莫贊美以揚芳聊製短詞用申遙祝

旗帳詞序 贈考滿

恭惟某詩禮名家譽纓世胃早承庭訓折丹桂于蟾
宮茲拜綸音種名花於我邑冰清其操玉潔其心治
官如治家衆務畢舉愛民如愛子群意惟歎勸農桑
以濟富庶之源興學技以闡禮義之化極枯不施而
賦訟清桴鼓不鳴而盜賊息匪肆無賭博閭里有絃
歌誠製錦之良工濟時之美器也茲者朝

天有日車從戒行赤子依依不忍暫違慈母

重瞳炯炯應知垂憫黎元雖行旆之難留諒回轅之可
卜予也素辱雅愛目擊輿情徒懷眷念之私莫致揄
揚之美聊製新曲用助棹歌

旗帳詞序 慶壽

恭惟某斗宿元精山川間氣汪洋無際心胸渺千頃
波瀾瀟灑出塵襟度豁九秋風月推濟溺扶傾之志
德譽昭彰沐乘軒衣錦之榮

恩光熠熠不慕功名蓋世惟敦詩禮傳家克勤克儉不

承祖父百年之遺緒肯堂肯構光啓子孫千載之鴻
基珠履盈庭孟嘗之食客不少禾苗蔽野文正之義
田何多超然世上神仙久矣山中宰相茲者祥開華
旦壽屆稀年挹甘露於金卮拂香風於錦障歡騰閭
里咸祈羅結之遐齡瑞靄門庭共仰于公之陰德予
也托交令壻素仰高風爰居北極之區莫陪喜宴遙
寄南山之祝少助歡聲倘辱無嫌不勝有慶

旗帳有序有詞或贈或祝雖非古制亦人情之所
不容已故錄之

夢太乙記

盧格謝病林下常掃一室而居之研究義理考訂古
今或至夜分不寐疲極就寢夢一老父鬚髮皓白衣
冠鮮整手携青藜杖招格而謂之曰若何如是疲於
思耶吾乃太乙之精漢時曾以洪範五行授劉向
國初又以文章黜詆啓宋濂若今明以告我當有以
誨若也格乃稽首稱臣而對曰下土之臣歲月虛逝
不能建功業於當時思欲明理學於來世上堪下與
今來古往遍觀盡諾旁詢博訪煽尼父之餘輝照人

文於惚恍去者以復昏者以醒何乃上不取重於縉紳下不見信於鄉曲橫起是非時興怨讎自疑見道不明訛言取辱以故疲精竭思奮志益篤奚今夕之有緣沐神光之下燭肯賜德音何啻珠玉太乙曰伏羲畫卦闡明斯理二聖繼之人文丕著朱熹好奇專主卜筮汝能復之可謂曰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致知格物入道之門多學而識泛泛不親汝能明之一本斯真人性相近聖愚不移仲尼大聖萬世宗師寧不識性爲後人所墮合而爲一孔孟皆宜克己復禮

應宿樓記

彩雲四合和風上颺仰觀夫門焰若有光反而顧之大乙已亡惕然驚寤不知爲何祥推枕而起沐浴冠裳焚香拜天如痴如狂嗚呼天之命我至矣敢不刻之衷腸謹令毛穎書之庶幾乎久久不忘

弘治壬戌春七月陽謝君德溫以名進士來宰吾邑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建樓三間于縣治之北扁其額曰應宿夫樓地祿高阜下臨曲池雙崑拱其南畫溪環其北東有東白之饒西有甌山之勝春日

載陽則紅芳可觀朱明永晝則綠陰生寒秋月揚輝
軒窓爲之增爽素梅傳信几案爲之生香或雲霞舒
卷變態異常或鳧鷖往來情親可狎誠一邑之勝槩
也侯一切弗錄而獨命名如右豈無謂哉昔漢明帝
有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侯其有見於此乎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獨
理而建群牧使分治之郎官最號親民故天象九爲
顯著卽凡在位之賢否得失無一不應乎天也是故
郎官公則宿之光明郎官廉則宿之光清郎官仁則

聖賢靜功妻子雖親無絲毫疎聞見稱許泥而不通
得汝謙言斯理融融聖門大道無出四者汝之著述
雖多而四者爲最可謂有功於聖門矣然而上得罪
於縉紳下取譏於鄉曲者豈無謂哉昔王安石立新
說取士行之數十年爾楊時一爲其非朝貴皆爲切
齒矧今註傳行數百年一旦驟言其悞不亦難乎汝
當謙卑柔曲常若不知不能一則曰存疑一則曰存
疑庶或感悟一二而乃自信弗疑自居弗讓此其所
以重得罪也故曰天下有美是美非是美若眞甲不

遵尊孔子謂政者其本也德者其末也德者本也而後
德者本也而後德者本也而後德者本也而後德者本也而後
雖君父亦不難也則法解經者固係甚大一言蓋
流害無窮其可避也而弗正乎太乙曰不然治亂
者以溫而不以寒治大無者以順而不以逆蓋固
有漸則天功可成直而激之必成殃矣宋無程顥
曰新法之行吾輩亦以激之亦言激之爲害汝宜三
思而言先意而動豈得已吾爲常談而不加之意乎
予去後與予去汝與將使然自失遺絕不敢對但見

宿之光潤郎官信則宿之光凝世道衰焉人心昧焉
秦者以否淳者以濟或私念興則不公矣宿何有於
明或貪欲生則不廉矣宿何有於清政尚苛急民不
聊生欲宿之光潤不可得也令出二三民無適從欲
宿之光凝不可得也是知下之所感雖微而應于上
者甚顯下之所感雖遠而應于上者甚速可不敬歎
嗟夫天位天祿天之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世
之居位食祿者寧知此耶侯之名樓實得於心矣觀
其公廉以持已仁信以臨民嚴於懲惡睿於聽訟規

模宏遠舉措光明自非有本者不能如是他日所至
始將位廊廟應三台非徒應列宿而已孔子曰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僉謂斯言可徵遂併書以畀石
刻

重修東江橋記

弘治紀元之庚申廣德呂君文郁以名進士出宰義
烏越明年令行禁止化洽俗美民有餘力官有餘財
乃脩庠校以居學徒脩倉廩以廣儲畜脩陂障以防
澤脩弗塞以通道脩館舍以無忘賓旅蓋其所存者

莫非利物之心故其所發亦莫非利物之政也邑之
東江有大橋路當衝要往來絡繹自宋慶曆至今不
知幾興廢矣成化間重建于先子贈知縣府君再脩
于邑宰元城齊君溥雖工力浩繁規制完美而洪漲
衝擊暴風飄忽頓崩而屋壞瓦落而柱欹漏濕相仍
日就傾圮候事過而見之慨然曰橋梁道路長民者
之責也吾其可坐視乎謀之庠序士有喜聽之道
路民無異言迺謹區畫規貨食敦勸義士吳希采黃
子宜虞子盛爲之助理三人尚義者皆欣然捐已資

殫心力以砥承德意購材于集鳩工於良斲者正之
墜者舉之缺者補之弊者易之不齎不侈不亟不徐
財用以足民不知勞不數月而工告畢工程堅固氣
象崑崙遠視之如瓊竦橫空雲龍騰海豈特行者之
利哉誠一邑之勝槩也吳希采恐侯之德久而不傳
而屬格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
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脩有司之常事爾常事不書
此何以書昔侯初視篆辱臨予舍聆其言論正直有
以占其所存矣數年以來明目熟視見侯於事有定
見守有定力規模宏遠舉措光明學識淵源器度渾
厚乃知侯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本在是他日躋顯階
而秉大政功名事業直當與古人等故雖常事而不
容不書亦春秋賢而得書之法也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夫甘棠微物非能利人周人感召
伯德澤之深而愛護之若此則斯橋之所以寄遺愛
於無窮者又豈可以常事論耶故不辭而爲之記

義烏縣重濬滄湖記

義烏有綉湖在縣治之西廣袤九里三十步山川花

木掩映如綉故曰綉湖舊設東西中三管以均水利
東管二十戶漑民田二百四十二畝西管二十七戶
漑民田三百四十三畝中管三十三戶漑民田七百
七十五畝東南各有斗門隴以二渠循隄折行會于
南又折而東疏爲三以達于田而衆流挾沙土以
入易致堙塞自宋迄今縣令有賢否而湖之興廢隨
之前人之述備矣弘治甲寅長樂鄭君錫文來知縣
事一日循行阡陌顧湖水淺涸仰而嘆曰不有以濟
之旱莫救矣民食何所賴乎遂白于分守少叅吳公

紀爰乘冬隙謀集有衆八鄉之民紛若子來侯乃量
地定役分鄉授事遴選耆德委任責成或日一至焉
或日再至焉區畫有制勞來有方不亟不徐功緒日
就湖之北隄爲水所齧因築而廣之南隄爲居民所
侵則斥而復之肇工於丁巳十月朔訖工於是歲十
二月終湖北深八尺湖南深十尺隄凡高五尺食粟
凡若干石用工凡若干萬先是湖中築臺榭植花木
以爲遊觀之所侯因其故址構爲書院令諸生肄業
其中絃誦之聲四時不輟蓋前此未之有也歲庚申

侯被徵拜南京道監察御史廣德呂君盛來繼之呂亦留心民事者以石閘未備乃捐俸金一鎰倩工伐石未幾亦徵拜南京戶部主事新安洪君通復來繼之視事之初卽欲畢前功以稱厥志乃召工運石稽程考事越兩月而閘成矣於是啓閉有節旱澇無虞耕者以悅行者以慶時和景明則波光溶溶雲過雨收則烟水渺渺淨焉如練瑩焉如磨集有鳧鴈戲有魚鼈實有菱芡香有芰荷或漁郎兮欸乃或蓮女兮笙歌不但農稼之所資亦一邑之勝樂也邑人鄒尹

陳君仁謂盛事不可無述介幣徵記于予昔孟軻氏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所謂佚道也三君子發身賢科施於有政凡其興舉皆順民心循國度以故所成就者炳然卓然垂髫戴白談不容口豈特不怨而已乎後之君子咸有感於斯則邑民受惠於無窮矣春秋之法賢而得書陳君樂道人之善亦在所當書也因併記之

理和堂記

邑東五十里有山千仞名曰嵬山山之陽有偉丈夫

曰趙君世本宋魏王廷美之十六世孫處士環清翁之曾孫也豪爽好義名重鄉邦乃因舊居湫隘與弟世武世文闢而新之伐木巨壑濬石高崗中建正廳三間前堂二重後堂四重左翊危樓三十五間右翊亦如之峨然屹然輪焉奐焉綠水護田青山排闥趙氏居室之盛前此未之有也予甥金文中輩與之姻契因扁其額曰理和而微文以記之竊惟理者天下之大序禮之所以立也和者天下之大順樂之所繇生也貫陰陽該物我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

家齊以之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可趙氏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卑不踰尊尊不踰戚人知其用禮矣而不知理爲之楨榦闔門穆穆兄弟怡怡戾者以平爭者以讓入知其用樂矣而不知和爲之本根猗歟美哉是豈惟居室之過人耶君子樂之良不虛也抑稽世本自十世祖忠訓鄭公藻隨駕南渡遷居東陽子孫登第相繼不絕世爲東陽望族至環清翁始自潼塘遷居鬼山大父侉和翁乃考尚數翁皆以才名聞于郡國而壽母呂夫人又以淑德懿行爲閨閭宗師

耳濡目染日就月將陶成世本之賢其所繇來者久矣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雖然竊有說焉漢于公高大門閭而子孫舉爲三公良繇治獄多陰功非偶然也世本累葉德善未嘗治獄駟馬高車寧或可致耶是不然善惡分幾吉凶已判故孫叔埋蛇宋郊渡蟻咸獲降祥之報劉趙氏種德之深厚耶卽今玉樹芝蘭盈堦滿室他日爲棟爲梁以鞏固

皇明千萬年之基庭訓本錄

恩光返炤未許于公得專美于前也諸君以爲何如會
曰然遂書以爲記

蕭雍堂記

蕭雍堂者先考贈知縣府君之所扁也先考以舊居湫隘卜築于崑溪之西前建大門三間次建照廳七間中建正廳三間楹二間川堂三間後建正堂三間楹二間正樓則基而未楹左廂樓五間平屋十間右廂亦如之繚以周垣甃以磚石經始於景泰丙子至天順壬午三月初二日始克落成三峯峙其南兩水環其北前有蔬圃後有甫田其規制亦宏矣而乃命

名如右豈無謂哉蓋惟肅肅敬也禮之所以立也雍
雍和也樂之所繇生也人能敬以持已而視聽言動
罔不在規矩之中和以接物而升降揖遜舉合夫自
然之度自身而推於家自家而及於國自國而達之
天下則聖賢事業不外是矣先考之所以啓我後人
者不亦深且遠哉昔楊太尉以清白啓後人而子孫
若秉若賜世守弗失先考貽謀不忝楊氏而子孫亦
有如秉如賜者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敢誦斯言以俟後之興者

退思堂記

東陽爲浙東巨邑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蓋
古子男之國也故縣治必尊崇必壯麗所以嚴等威
重教令非徒聳觀瞻而已舊有後堂年久傾圮正德
己巳建昌楊君文瑞以名進士來知縣事視篆之初
卽慨然以典廢爲已任越明年政通人和財優力贍
乃於正廳之北鼎建中庭三間後堂三間東西廂廊
各五間繚以磚垣甃以文石經始於辛未歲春至今
年三月始克落成區畫有方民不知勞岷然屹然輪

不齊文集 卷之三
焉矣焉棟宇之盛前此未之有也侯登堂四顧扁其
顏曰退思切惟愷悌君子視民如傷退食自公無乎
不思一夫不獲則思所以安之一令未善則思所以
易之訴訟盈庭何道可以息爭鄉閭交警何法可以
弭盜緩科徵而勤撫字寧事虛文一道德以正風俗
務臻實効無一念不在乎民無一事不思其職侯之
名堂可謂知所本矣自是而脩南壇以祀風雲雷雨
之神脩北壇以祭四鄉無祀之鬼建公館以無忘賓
旅建更樓以隄防盜賊儀門吏舍通衢大梁凡百

隆煥然一新蓋推愛民之思無所不用其極也方是
時侯將獻績天曹而觀風憲臣旌勸沓至民心恐侯
就留於朝弗克終惠而以格爲言官不苟而信俾
記斯堂以繼召伯之甘棠縣丞張君銘召工刻石以
啓夫後來者嗟夫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此自然之理
也循良之吏天必福之歷觀卓密魯中羊輩蓋可見
矣侯之善政無愧古人他日所至殆將位廊廟秉鈞
軸而以天下國家爲思天之降祥又當何如耶孔子
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因併記之以爲一得之驗

琴鳴記

正德七年冬至前一日予姨甥張玉有琴懸于壁上無故自鳴其聲如磬家人怪之取置几上則不鳴懸壁復鳴自己至西方息是日天無風門窓又閉詳覽文獻通考不載琴鳴事竟不審其爲祥爲妖也是歲春暮予花砌叢瓣紅芍藥開作玉紅明潤可愛每花有十瓣狀類蓮花而小久乃變白月餘纔謝文獻通考亦不載等爲異見因併記之

石亭文集卷之四

東陽盧格正夫著

啟

郤和面啓

區區與樊介福本同道同寅宜同心同德偶日前蒙
張宗器招飲值醉後與樊介福猜拳拳旣我輸酒當
他舉他旣以滿斟見愛我可以沉醉爲辭人怨語聲
高良有以也酒沿心神濕庸何傷乎雖稱毒手老拳
料是作權不爲亂縱有霜威鉄面也知善謔不爲虐

出門已雲消霧釋到家惟月朗風清既無不淨陰翳
何必自生疑阻荷蒙和面用敢辭榮君子無所爭元
是一團和氣狂藥非佳味恐生半句非言倘介福真
欲露齒茹柔則小子自當負荆謝罪相如屈于廉頗
吾聞其語矣寇恂不見賈復人各有志焉

賀王樂用新婚啓

恭惟某嘉樂君子溫恭哲人稟金石不變之姿得鉛
汞相生之術跨伏波之矍鑠笑裴相之龍鍾聿當梅
落之期肆起桃夭之興新諧鳳友再續鸞膠楊柳逢
春應有新條之長禾苗得雨豈無嘉穀之生獲此良
緣實非細故念同道同寅之誼感吾輩喜而不忘誦
如兄如弟之章諒先生勞而無怨共成薄禮用助歡
聲撒帳無文今日未繇窺翡翠美璋有慶明年尚與
抱麒麟

答談朝宣送扇啓

方開北牖忽被南風物既時哉情之厚矣對使失于
奉覽開緘而後拜嘉煩渴元無不用方丈中消解仁
風既至謹依千里外奉揚倘辱不棄榜中人尚與共

不
除天下熱

賀謝侯建吳寧樓啓

恭惟某德盛望隆羣休駢集才優政舉百廢具興因
勝地之發祥肆危樓之鼎建與民經始不日告成巍
巍百尺之高蕩蕩萬間之庇飛雲卷雨寧須王勃之
揄揚近水向陽不假蘇麟之諷詠山川增麗民庶具
瞻賢者惟能樂之先生自此升矣格叨陪清勝久荷
帡幪攬轡有遊俄喜眼前突兀拋梁無頌却慚筆底
荒疎謹布魚緘聊申燕賀狄氏陽和寬幾許桃李盈

門謝家陰果熟多年芝蘭滿院

慶韓太守生男啓

恭惟某斗宿元精山川間氣琅琅炳炳心胸蘊萬斛
之珠璣顛顛昂昂氣象聳半空之泰嶽司職明刑于
帝里多積陰功分符作守於吾邦增脩德政茲者罷熊
叶夢鷺鷺呈祥肇真英物之挺生豈寧馨兒之足比
歡騰八邑咸推德澤之源喜溢重闈益衍簪纓之慶
格素蒙青盼實切丹衷自揣病軀未堪爲湯餅之客
強持吟筆又莫成洗兒之歌聊將瑣瑣之儀用表拳

拳之敬伏惟于公益懋於陰德寶氏玉顯於義方源
遠流長根培末茂螽斯蟄蟄瓜瓞綿綿

師誠

敬夫訓鯨經學時或怠荒故作此以誠之

天道不貳故能成生物之功君道不貳故能成治世
之功師道不貳故能成作人之功夫不貳者一之謂
也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誠則有功妄則無
終是故天道貳則雨暘不時寒暑無節星辰錯行飢
疫並作而生物之功有時間斷矣君道貳則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而治世之功亦有
時間斷矣至於師道之立所繫尤重明善復初非師
莫習也進德脩業非師莫傳也絳帳常開則青衿樂
育山蹊不用則茅塞頓生韓子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良有以也自今伊始幸聽鄙言懲惰勸勤體湯銘日
新之要主敬無息法周易乾健之誠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金石不裂山川有光

學箴

盧鯨六歲就學能作汗氣對予時憂戚中頗爲解

顏自後或作或綴虛廢日月者數載今年駒犢齒
青十六春矣光陰如瞬學業未成退咎宿愆悔悟
何及作學箴以示警

莫高匪天學探其玄莫厚匪地學窮其理莫大匪道
學盡其要何爲伊周學入聖優何爲藍皙不學無術
咨爾小子聽我訓辭明體適用培根達枝雞鳴而起
歛衽吾伊蘭膏欲竭手不停披析理惟精洞徹無疑
執理惟固堅守不移作文惟理孔孟是師稽古驗今
極深研幾幽明並燭小大不遺如飢斯食如鳥斯飛

冬日夏日朝斯夕斯寸陰是惜終食不違來爾小子
一誠自持學求自得不爲人知顯衆勿飾暗獨勿欺
視聽言動用慎厥儀聲色貨利萌絕爾思有心不欲
有形不私知行並進動靜皆宜明德之要新民之基
他日治平舉此而推匪我自言聖賢成規

約齋先生像贊

有斐君子逍遙空谷行簡而方志端而肅泥塗軒冕
唾咳珠玉五鼎非榮簞瓢不辱白石清泉蒼梧翠竹
典籍浩繁肆旁搜而遠紹義理玄妙必精擇而敬服

子雲識奇孫盛實錄不恃不求所至當足隱此非承
累禁之餘慶鍾三峯之清淑者耶

方君談子傳

靈臺有方君者深居丹府人莫能窺居上有留侯宅
又有雍齒宅宅南有談子者君之屬吏也好臧否古
今人物君惺惺時奉命惟謹不敢妄發一或昏怠則
欺之矣一日以言得罪君甚憂之命留侯責之侯曰
吾掉三寸舌爲帝者師渠之力也安得而責之命雍
齒齒曰吾自漢祖封居於此日食異味皆其招致也

安能與讐命如意如意曰吾錫土封王君之藩輔也
敢不惟命是聽歷侯關過齒衙呼談子而詔之曰君
之訓汝不爲不勤戒汝不爲不至若違訓戒招致禍
尤何也談子對曰抑亦君之過也何以言之曰昔在
唐虞之世君德休明百司奉職予爲納言之官敷奏
詳明出納惟允故一時制作若二典若三謨垂在史
冊炳如日星歷代寶之永以爲訓三代之隆君德無
替時予出納王命罔敢怠遑以故伊訓說命無逸諸
篇亦與典謨相表裏周之衰也仲尼設教予奉揚休

命叩竭兩端三千之徒並受厥責韓子曰其聲大而遠詎弗信夫戰國孟軻氏好辨予實爲之息邪說詎誠行性善養氣之論擴前聖所未發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非繇我乎漢唐以下君德慚矣而予供職不廢於是治安夫人等策出師奏議原道等作吐露丹衷恢弘治道皆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凡若此者君主之予宜之非君則予因無以施其辨非我而君又何以行其意哉是知同功同罪不得獨尤我也如意曰雖然何以復命曰君之所居陰陽爲之體剛柔

爲之用七竅通其靈五官供其役左有褒善司以旌其喜右有貶惡司以洩其怒定之以仁義中正則神明內腴五官聽命可以比德于堯舜奪之以聲色貨利則本體昏昧反爲形役不免同惡于桀紂是知君者百司之綱領萬化之權輿其自任可不重乎如意曰願抽子妙思倡子箴辭吾將復於君爾談子曰吾聞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君惟以敬爲主其庶幾乎蓋必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靜而戒懼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遏人欲于將萌素富貴素

貧賤不頃刻而或忘或遺或顛沛無須臾之敢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敬行于耳目之司矣手容必恭
足容必重敬行于股肱之部矣夫然後君德脩明內
外畢照吾儕小人謹朝夕趨事乎左右庸敢怠忽如
意曰何謂朝夕趨事試詳言之曰君命吾言則言必
有中其言足以興君命吾默則默而識之其默足以
容或推明政治正言得失或形容盛德揚厲休功或
婉而道之或諮而揚之或辨真僞而明之或正是非
而著之或道其常而作彝憲或陳其策而成嘉猷或

出法語若日月之垂炤或降德音如雨露之沾濡或
頒華袞之寵或肅斧鉞之誅是皆得其情性之正合
乎義理之公蓋非君德脩明吾亦不能爲也夫然故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臣俱榮內外
合德可以孚魚鳥可以感鬼神可以贊化育可以參
天地休風被于六合令聞流于無窮顧不偉歟顧不
偉歟於是如意避席曰富哉言乎吾聞有德者必有
言信不虛也遂以復于方君方君然爲間曰命之
矣

昔韓子作毛穎傳君子恠其以文爲戲及高氏作
烏寶傳又喜其效韓體而頗留情於世教傳奇云
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愚也竊不自揆輟以所
聞組織心口一傳益欲學者內外交養動靜不違
以造乎成德之域耳辭雖不及二子而寓意則向
上一等讀者不以辭害意庶幾僭妄之罪可少追
云肯

正德丙寅三月望日書

書張處士輓冊後

昔馬伏波北地田牧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嘆曰凡
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財虜耳乃盡散與親舊
予讀史至此未嘗不三復嘆美而仰其爲一世人豪
也吾鄉張毅菴處士貲產甲於一邑可謂富矣乃能
不私所有見義勇爲首輸粟以賑貧民又捐金以助
軍費又出貲以興學宮彬彬義舉不一而足

天子聞而嘉之旌表門閭復錫其子阜冠帶若處士者
豈非聞伏波之風而興起者乎處士沒于今四十年
矣英風偉烈猶能使邑人稱誦不置喙今觀諸名公

所述乃其表表者爾其他固未悉也嗚呼生能樹義
沐恩詔之寵褒沒有遺芳振家聲於不替處士亦
吾邑之人豪也哉予既讀輓冊慨然與感者久之因
遂書於卷末以示其後之人

書獅子贊後

右獅子贊吾從祖都憲府君所作也府君繇進士拜
監察御史執法不撓風裁凜然及陞都憲坐堂行邊
俱有成績人望之若喬嶽倚之如長城可謂大臣矣
茲讀其文有原委有典則英烈俊爽令人景仰不已
有德者必有言豈不信哉金甥權爲圖而表章之足
以傳芳矣因併書之俾觀者知所自焉

跋南閩紀行詩

右南閩紀行詩李君清之所作也清之掌教烏傷賢
聲丕著甲子歲閩藩聘爲總考試官而夙夜在公用
纖毫怠忽以故閩中是稱選士稱爲得人今讀其詩
清新婉麗中正和平自非知德者不能及此則其冰
玉之操藻鑑之明蓋已素定于胸中矣昔韓宣子觀
鄭六卿賦詩而知其爲數世之主予不敢上擬宣子

而億則屢中或有取焉謹書爲李君他日之驗

北上舟中紀夢

予與王德輝許時舉同舟北上夢見薔薇一院花萼甚盛德輝據視爲已有予暨時舉競欲得之德輝曰二兄應得華值先耳相揖而退遂寤夫夢見薔薇乃狀元之兆也德輝果符此夢予僅廁其榜尾時舉常應在來春予不得不望之後人矣因紀其事于時舉冊中歸復述諸小子小子誌之

書陳氏山光集後

蔡氏伯喈曰吾爲人作墓銘多矣惟郭有道一篇無愧詞蓋無其實而侈其辭謂之諛墓世之貪夫佞子未有不諛墓者也霧溪陳存善處士以行義聞于鄉黨親疎遠近稱之無異辭自非實有諸中不能若是中舍王君爲之銘蓋實錄也質而不疎詳而有體豈彼諛墓所可方哉予讀而嘉之因書卷末以示處士之賢後昆

書石潭俞慎齋卷後

論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蓋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

誠而無妄敬而不欺實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俞子希祥以慎名齋其得於天性乎抑基於問學乎
余同年王家宰爲序篇端而郡伯吳君輩題詠揄揚
不一而足奚俟愚之置喙雖然慎外而不慎中非慎
也慎衆而不慎獨非慎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尚冀益加懋勉終始一德以求不負于斯名則爲慥
慥君子矣書以歸之

題曾叔祖妣節婦門

曾叔祖考壽七府君諱文翁松齋府君第三子曾叔

祖妣胡氏諱德東湖胡仲清之女還珠翁之外孫也
年二十四夫亡守節不貳屏去膏沐無故不出戶庭
年八十一無疾而終君子以爲真節婦成化戊子有
司舉奏

詔旌表門閭歲月逾邁子孫罔知格痛惟先德失傳謹
於今年春捐貲鳩工建石門一座於風紀門之北題
曰旌表貞節之門而繫之以贊庶幾後

聖德於無涯振先聲於不替且使吾家貞婦烈女亦有

所取則云

贊曰

操肅冰霜 譽流繹國 明詔煌煌 永垂婦則

讀朱子婚禮

朱子曰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繇是觀之則婚禮之有幣其來遠矣近世大族嫁女咸以受幣爲嫌或至鬻產稱貸間有家貧而受數星者則共非笑之以故生女多不舉嗚呼先王制禮毫髮不差何世人之反背耶夫生女至於長成所費亦多矣富室固所不論貧家何所取給今受財者笑之奩粧薄者又笑之是驅之使殺女也不

亦終乎

跋松谷老人詩

松谷老人者吾鄉施君所號也施君年踰八十精爽不衰有契乎松谷諸名流因賦篇章以歌頌之其子進士克敏持以示予予惟施君恭勤不懈正直不欺凡所施設舉有典則誠可謂古逸民矣而克敏進脩不已望實兼隆行將對

大廷居要職其所以顯親揚名宜有大于此者庸書卷末以爲他日之徵

王伯玉詩集

麗川王伯玉予同庠友也辭繁隱居留心經史一日
出示先世遺芳集并唐宋二朝恩典予歛衽展讀不
能釋手益知吾鄉之多賢矣嗟夫玉潤山輝珠明川
媚文章光燄豈珠玉比哉故雖深山窮谷自不容隱
昔杜審言之詩身子美而益補在王表揚先德拳拳
不忘吾知王氏詩文當與杜集並傳矣書以歸之

何亭文集卷之五

東陽盧格正夫著

狀誌

先君贈知縣府君行狀

先君諱溶字孟涵姓盧氏義三其行也別號三峰居
士其先涿人相傳爲漢中郎將植之裔厥後族屬落
衍遷徙不常宋治平間有諱實者主簿吳縣自台遷
居東陽之考溪再遷邑東崑溪今所居是也七傳曰
大振大成者聯姻宋宗室爲郡馬大振孫曰紀卿先

君之高祖也曾祖怡仲樹德行義時稱長者祖原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世平風儀峻整識慮絕人母杜氏有賢行先君痛惟先府君刻苦樹立弗享壽年於是深自漸磨務從寬厚凡鄉鄰之侵陵者一切弗較或有所欲則挈而與之以故人心益從家業日裕獨病舊居湫隘而享祀樂賓或有未備別築室於崑溪之西去故不百步而近前後左右幾二千楹區畫經制悉出已秉而氣象規模獨出人表者又慮夫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於是附郭買田

數頃而各鄉亦置庄田以爲子孫衣食之資且田以築室室必聚人量地肥磽等其租稅豐則歛之凶則散之貧不自給者賑之以食沒無所歸者殮之以棺親族鄉里歲給私廩千餘斛義不納其息以爲常其或公帑告乏賑濟不足必揮粟以助之橋梁道路年久傾圯必捐金以脩之正統己巳處寇陸梁殺死官軍數百於南午嶺骸骨暴露先君悉倩人收埋之成化間義烏東江橋壞欲葺計工費浩甚郡邑募民竟莫能舉先君獨出私帑以成之一無所擾其輕財尚

義類如此然所以爲此者豈有一毫要譽之心哉胸襟開豁志趣高明持守堅正其教訓子孫啓迪後進必以忠孝爲先誠實爲本光明正直爲貴局促卑污爲戒蓋其素所蓄積非虛言也其或見夫爲官而不守廉爲士而不好學爲富而侵漁小民爲用而暴殄天物則疾之如從危言而叱不少恕是其義形於色非好訐也天順壬午歲先兄以第一人發解浙省有司餽白金若干兩爲行資先君曰吾用頗足吾兒可病民以利已乎卻不受戎化丁酉不肖孤亦領鄉薦

先君以爲來而卻之民已受病不若先事卻之民可弗擾遂辭諸縣尹克已愛衆惟恐不及故人見吾家有慶則欣欣焉不特此也親戚故舊情好素篤一以非財來獻則痛加叱絕至不與見下至閭閻小人婚姻鬪訟之類未嘗一毫妄取西溪有商人誤入粟若干斛侍者密以爲言先君亟召商人而還之蓋其天性自然非矯飾也度量寬洪不役於物任人作事推誠待之雖費用不貲漫不與較事甚不當亦不譴責故人樂爲之用勞無怨焉博聞強記多識往事讀書

成誦終身不怠自慊少時失學弗克建勳立業故言
及古人功名之盛欣慕愛樂不已或至貪夫敗名奸
臣誤國則切齒怒目若躬受其害者蓋其秉彝良心
非勉強也天性孝友奉母太夫人深愛篤誠晨昏不
少怠受終之日年餘六十居喪盡禮訖如壯兒扶柩
歸山踵皴氣竭見者爲之泣下其友愛妹婿趙先生
恩義誠篤始終無間君子以爲難弘治己酉十二月
二十二日以疾卒于正寢距生永樂癸巳九月二十
五日享年七十有七後二年辛亥

聖天子旌異孤臣推恩所生贈先君爲文林郎貴溪縣
知縣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于本都五里輝山之原
去家東三里許娶同邑前城徐氏內助賢明治家有
法子男三人長楷浙省解元成化辛卯歲疾卒于京
次不肖孤任江西憲監察御史皆徐出次彬側室金
出女一人貞亦徐出適縣西金沂孫男六人長熙先
卒次聯默燾點鯨孫女五人先君爲人正直寬洪得
於天性疎財樂善出於自然不立町畦不事邊幅不
皎皎沽名不庸庸混俗動止語默惟理是從而得失

禍福一委於命雖章布老於山林而聲華達於四表
故其卒也藩臬重臣若大叅周公季麟方公全憲副
林公濟淵郡守郝公隆郡佐鄭公重于公瀛郭公鏞
縣宰楊公琛齊公溥王公秩或躬詣柩前或親臨墓
所吊祭盡禮哀感路人而十三道監察御史亦相率
爲文遣禮以祭見者榮慕焉嗚呼先君卒於今十三
年矣不肖孤間關仕途蹉跎歲月使潛德懿行韜晦
弗彰不孝孰甚焉幸惟君子立言順天揚善謹以先
君平生履歷之槩具述如右伏乞大手雄文表諸墓
次實爲盧氏千萬年無疆之休也謹狀

芝山趙先生行狀

公諱華字孟實姓趙氏良廿其行也號行素晚別號
芝山老人喬出宋魏王廷美七世孫諱公藻者南渡
時奉母高氏扈駕南來求山水之僻得婺之東陽中
興僧舍而居焉高宗定鼎臨安遂占籍於東陽世爲
東陽人公藻生彥穉彥穉生游夫從東萊呂成公學
登進士第游夫生時特時特生若恢若恢生嗣興嗣
興生古經卽公之大父也父希德恢擴個儻勤禮好

施先娶范氏生三子晚年別業於邑東五十里鬼山之陽續娶天台廟山陳氏生四子公其季也公生四歲失所怙育于母氏比長狀貌豐偉意氣寬裕而性資明達先從祖都憲公見於逆旅甚器重之歸語先大父世平公先大父有鑒裁謂其可妻也以女歸之實格之姑也公年廿一以誼誤從諸兄謫戍遼陽時江右王公著以刑部主事亦謫戍遼陽公因得以師事之作書爲文蔚然有法旣而事卒白復璧南歸當更歷之餘聞見之博適家大饒裕公力相諸昆脩德行義首焚宿券遠近德之者動數萬緡昆季各以義

行義首焚宿券遠近德之者動數萬緡昆季各以義向交納四方衿佩日填其門儀物必豐禮意必洽視其窮乏者則周之顛連困厄者則又殫力以拯之其於宗族隣里尤盡恩義邑之定安溪有水崇希德公嘗弭其患久而崇復作遭溺者衆公惻然自念溺者固可憐而先緒又所當繼爲之設醮具舟民免溺患至今賴之郡邑有大興舉公帑有不支者率以告於公家公必盡誠以走之若邑庠之大成殿明倫堂兩廡戟門之建皆出於公家不費一錢於官不藉一力

於民提學僉憲張公悅欲建羅山書院以祀朱潛溪先生顧浦江無可共其事者致書於公公卽慨然成之成化甲午

朝廷命出粟賑飢公首應命輸粟若干石監司嘉其義如例授以七品散官旣而諸兄皆逝世公獨存十五年好賢濟物之心視前爲有加繇是吾邑之趙傑然爲浙東望族嗚呼公之賢行可盡述耶先是東陽號多賢世家巨族競以讀書相高至

國初及永樂間列職朝署者猶冠蓋相望踵後俗變逐未文氣少衰公乃景仰先哲毅然以興學爲己在敦請四方知名之士延教子姓親族遠近嚮風士氣丕振天順壬午先兄楷首以春秋發解浙省第一自後登名科甲者相繼不絕若格頗知進脩一二實皆公之賜也公天分孝友晚而弥篤四時享祀必致謹以率諸子姓承事如在或值考妣諱辰則悽然泣下悲不自勝瀕病之日屏去家事促脩族譜葺祖墓建祠堂樹先府君墓表事方就緒而公逝矣實感化戊申十一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永樂庚子五月廿八日申

時享年六十有九配盧氏卽格之姑性稟賢淑實多
內相子男六錦上舍生博學瞻文藻鈇鉞銘皆通
敏克肖鑰邑庠廩生女一適長遠郭瑄孫男若干曾
孫男若干諸外兄痛惟公有抱負弗克顯榮於世碩
德懿行第恐久而湮沒將求諸名公銘諸不朽以格
爲公姻姪請爲行狀格念惟幼多疾病育于公家捧
負提携不啻已出分雖姑姪恩猶父子今格羈於薄
宦遠天一方公之卒也旣不能哭臨成禮而葬也又
不及匍匐墓次徒爾南望長號中心哽咽而已謹用

掇公素行之大者爲狀俾立言君子得有所採擇云
謹狀

曰妻 勅封孺人吳氏墓誌銘

孺人諱娟姓吳氏其先出吳季子札之裔宋祥符間
有諱造者主簿義烏縣子孫遂卜居邑東之大玄世
爲義烏望族高祖濟川曾祖彥清俱以貲產雄于鄉
邑祖希采輕財尚義旌爲義民父文英性豪華尤好
施予成化間

詔授七品散官母浦江義門鄭氏有賢行孺人幼有志

操性行賢淑爲父母所鍾愛年二十一歸于我克盡婦道事舅姑以孝稱待妯娌以和稱上而重慶外而宗姻下而婢妾無不得其歡心者性勤女工不好逸遊危坐一室晏如也初年頗以失子爲憂中歲得子撫愛特至後妾魏氏生子撫愛尤篤蓋其天性惻怛不妬忌非勉強也衣服飲食不事奢華雖生富室未嘗以資裝驕人鄰房或有不給悉意周旋不少吝惜蓋其質任自然非矯飾也弘治辛亥夏六月

朝廷推恩勅封爲七品孺人弘治丁巳春正月初二日

以疾卒于正寢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東五里牌山之原從先塋也距生正統丙寅三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二子男二人長燾已出次鯨庶出女三人皆已出長緯適桂坡李翰先卒次昭適蘭溪童朝顯次寧適宋魏王裔孫趙治孫女二人嗚呼孺人歸我三十餘年富而不驕恭而近禮內外無怨始終一德可謂賢矣舅姑俱全夫子無故

封章寵賚冠服有光可謂榮矣然而壽不稱德一疾不起謂之何哉嗚呼孺人已矣我之哀思曷有已耶

所幸有子傳家有女步武餘慶發靈祥光返照孫枝
榮秀繼繼繩繩庶足少慰九泉之靈也謹銘之以俟
銘曰

慈愛弗妬 信直弗欺 猗歟令德 誰其似之
木生有本 福生有基 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三女李孺人墓誌銘

盧氏世爲東陽望族予曾祖原定府君贈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予祖世平府君予父贈知縣府君俱樹德
行義爲世所推予荷先德叨任江西道監察御史予

娶大玄吳氏封孺人予有長女曰緯德性幽閑不妄
言笑年二十歸于桂坡李翰室家甚宜時舅世恭公
已沒惟姑趙氏在堂趙予之中表兄也撫愛誠篤女
事之如事父母處妯娌如處兄弟外而宗姻下而婢
僕無不稱其賢者弘治壬子歲七月十一日生男喜
甚次年癸丑六月二十八日竟以產難卒于家距生
成化己丑四月十四日享年二十有五而已嗚呼痛
哉是年冬十二月十七日葬臺盤山之原去家不百
步而近越七年爲弘治庚申其夫泣拜求銘於予嗚

呼予尚忍銘耶女有姑弗克終事有夫弗克借老有子弗克教育女若有靈其能瞑目耶所幸子已九歲頗有智慧他日成立宜可慰女於九泉之下者銘曰婦德有四女享其全人壽滿百女局其偏吾將何尤蒼蒼者天幸子成立宜憫女於將然

處士盧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澤字時澤姓盧氏格之從叔父也其先涿人相傳爲漢中郎將植之裔宋治平間有諱寔者主簿吳縣自台遷居東陽之考溪再遷邑東崑溪今所居

是也七傳曰大振大成者聯姻宋宗室爲郡馬大振孫曰紀卿府君之高祖也曾祖怡仲樹德行義時稱長者祖原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世文有隱德母賈氏有淑德府君幼有局量爲先大父所鍾愛及長儀狀豐偉器識超凡事上撫下咸得其宜親賢樂善惟恐不及嘗曰讀書而不達諸用記誦之末學爾故凡覽及經史之言必欲身體而力行之性至孝奉母夫人先意承顏幾昏不少怠夫人寢疾府君左右湯藥者八年未嘗一日變易愛終之日哀

毀踰禮三載不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四時享祀必誠必敬或值考妣諱辰則淒然泣下悲不自勝見者爲之感動其於宗姻故舊尤盡恩義平居無疾言遽色人或以橫逆加之謾不與較甚至顛倒是非變白爲黑府君徐以義理曉之辭氣從容不隨不激觀者爲之敬服博學善談論或接上官或遇四方賢士開陳利害辨析是非壘壘數千言如貫珠如懸河聽者爲之忘倦君子曰奇才也使得一職而推其所蘊其功業詎可量耶勤於治家綜理有法嘗謂善攝生者

惟取天所有以爲資不奪人所有以爲利以故家業日隆聲華日盛而人莫知其所繇來頗病舊居湫隘別業于東實宋叅政何夢然府基也築室殆數百楹朴素渾堅深得古人善居室之意成化甲辰九月十七日巳時以疾卒于正寢距生宣德辛亥三月十七日亥時享年五十有四明年冬十月葬于本里昌期門山之原去家不百步而近娶華溪虞氏子男二人梗穆皆側室許氏二女二靜宜皆處出靜早世宜適鄉貢進士鬼山趙鎰孫男三人煥煉鵬府君旣葬十

七年爲弘治辛酉榷徵銘于格嗚呼尚恐銘府君耶
昔聞府君訓曰學而不以明體適用爲務仕而不以
致君澤民爲心雖盈篇累牘千駟萬鍾亦不足觀也
日月雖遷言猶在耳嗚呼尚恐銘府君耶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今榷穆俱克負荷卓有成立比之府
君有隆而無替他日慶遠流長孫枝茂植必有大顯
融於時以成府君之志者庸可以不銘銘曰
天之生物 因材而篤 樂只君子 胡嗇其祿
厥德不回 以祈黃耆 樂只君子 云胡弗壽

有德者昌 天道靡忒 瓜瓞綿綿 昭哉嗣服
奕世無疆 永照貞石

舍人盧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瀚字會源姓盧氏義十四其行也生於永樂
壬寅八月廿六日卒於成化丁亥九月初八日享年
四十有六卒之明年十一月葬于本都野猫墩之原
去家僅三里許越三十四年爲弘治辛酉介子森徵
銘于格曰先府君墓木拱矣而墓石未有刻辭若有
待也敢以哀請格仰惟先世有諱實者主簿吳縣自

台徙居東陽九傳曰紀卿府君之高祖考也曰怡仲
號松齋樹德行義於君之曾祖考也祖考原定累贈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睿繇進士拜廣東道監察御
史累陞至右副都御史茂績著于邊陲能聲播于朝
野母蔣氏累封恭人實生丈夫子四人而府君居第
三府君爲人閑靜寡言不慕榮利雖爲公卿之子未
嘗足跡公門怡情山水葛巾野服澹如也達官或欲
見而府君不爲少屈性孝友事母恭人深愛篤誠
晨昏不少怠奉二兄恂恂謹飭有無相通終始無間

君子以爲難正統末處寇陸梁家人奔竄各隨所之
府君獨奉蔣恭人避于懷德山之陰左右周旋不避
艱險景泰間都憲府君歸老命府君預營壽藏府君
承命惟謹晝夜不遑甚愜所志都憲府君喜曰願爾
子孫亦若是矣配太平呂氏有淑德子男四長榦領
成化丁酉鄉薦任五河縣知縣次枋次森領弘治戊
午鄉薦次楫領弘治壬子鄉薦任祁州學正孫男十
有一燦炳儒學廩膳生員炎謙熟杰鵬魯鸞鯤驥孫
女一曾孫男一女三皆據今所有也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蓋自松齋府君積而發于都憲府君又積而發于府君之諸子若孫源深流長信不誣矣今森楫如日方升焞亦向進不已他日大著勳猷光前裕後未必不有徵于此也謹銘之以俟銘曰

盧爲望族 世有顯人 述我松齋 積功累仁
篤生都憲 爲時名臣 根培末茂 垂裕府君
三子登科 萬物斯春 府君雖亡 不亡者存
勤之貞石 慶遠無垠

處士盧季美府君墓誌銘 代諸叅議作

處士諱員暉字季美姓盧氏其先有諱寔者仕爲吳縣主簿自台徙居東陽八傳曰大振大成者聯姻宋宗室爲郡馬大振之子曰希文處士之高祖也曾祖明之任台郡陰陽學正祖道真父仁童皆隱德弗耀母金氏仁童有子六人而處士居第四以再從父天童無嗣而爲之後處士爲人溫厚和平與物無競讀書好禮始終如一嘗告其從兄毫令世榮公都憲仲思公曰先世惟善是寶非義不爲爲其後者要在恪守先規母忝厥祖若欲欺天妄人則辱先喪家矣三

公深然其言未嘗以兄弟視之性好施予不求顯達
凡遇鄉鄰有困乏者必推所有與之弗吝居南爲大
路人患徒涉處士獨出已資成石橋以濟人人甚德
之邑大夫張侯立居官清介慎於許可獨以處士耆
年淵德重加禮遇凡舉鄉飲必延致爲大賓成化丙
戌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洪武乙亥二
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二配上崗呂氏先十有一年
卒子男一淙女二長適大玄吳漢次適桂坡李宗德
孫男五桓梁梓朴樞曾孫男九燁焯熿熿熿熿熿熿熿

赫孫女三人處士先與呂氏合葬于東山之陽弘治
甲寅冬十月遷葬于乘聰鄉岩前之原卜吉故也淙
以處士與予有東南之美徵銘以納諸幽予雖不文
然於義有不得辭者銘曰

倚歟處士 淑慎其身 其儀不忒 其德恂恂
人亦有言 古之逸民 勒之貞石 昭示後人

盧智四孺人金氏墓誌銘

孺人名純姓金氏齋出宋國子生諱皞高祖伯珍任
灌陽縣知縣曾祖希實祖瑀富父沂皆隱德弗耀母

盧氏予之女兄也有賢行孺人自幼穎悟十歲母沒
哀不自勝卽能助父綜理內事勤謹不懈父鍾愛之
年十八歸予從姪盧輝克篤婦道家室甚宜上而重
慶中而諸姑下而婢僕無不稱其賢且能者弘治戊
申二月十五日巳時產後不治卒于家距生成化丁
亥七月廿八日丑時享年二十有二而已是歲十二
月初二日葬于黃藤山之原從先塋也越十三年爲
弘治辛酉其夫泣拜求銘予不能銘亦不忍銘嗚呼
天何奪汝若是之速耶忍見爾夫哀號而痛哭耶爾

若有知其能瞑目耶銘曰

哀哀孺人 德全壽偏也 彼蒼者天 何爲其然也

勒之貞石 壽爾萬年也

盧禮六府君壙誌 代其子輝作

先君諱本字敦夫姓盧氏禮六其行也世居東陽之
三峯下爲宋郡馬大振七世孫曾祖原定累贈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祖世文考德澤皆隱德弗耀妣虞氏
有淑德先君稟性真率而練達有爲祖考有子五人
而先君居長祖考卽世四叔半在童稚祖妣虞夫人

深以爲憂先君力任家政恭勤不懈諸叔以次婚娶各有樹立遂致祖妣怡然解頰家益饒裕買田築室煥然爲吾鄉偉觀弘治辛亥遭回祿之禍舊宅新居蕩盡無遺先君別業於東築室殆數百楹宏深寬廣朴素渾堅其所以貽我後人者規模宏遠矣不幸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一日以疾卒於正寢距生正統癸亥三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娶華溪虞氏淑德懿行爲宗戚所服先十有八年卒子男四人長輝布政司知印次耀次美皆邑庠弟子員幼羔女欽適江西高安

縣縣丞蓮塘張煥孫男五人堯經堯寬堯縉堯宏堯瑞孫女七人越二年爲歲甲子十一月奉柩葬于黃藤山先塋之下與先妣合壙焉嗚呼先君爲人正而不譎直而有禮不立町畦不事邊幅讀書成誦終身不忘語孟學庸詩書經傳皆背誦如流自恨弗克取科第建勳業故延師以教諸孤務欲追古人功名之盛有志未就哀痛何勝不肖孤未能求鉅筆以垂不朽姑忍死記其素行大畧及生卒歲月以納諸幽壙嗚呼風木之恨何時而已耶孤哀子輝泣血謹誌

勉夫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懋字勉夫姓盧氏盧自主簿府君遷居東陽于今十五世矣清白相承解纓不替中有松齋府君樹德行義爲鄉邦所推重原定府君累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生之高大父曾大父也大父世文父德澤皆有隱德純處氏有淑德先生幼有正性不妄言笑及長體頎而長骨清而聳人咸以貴壽日之性嗜學孜孜不倦至忘寢食習禮經及學庸論孟皆背誦如流作文有原委有典則澆澆數十百言讀者不覺

其繁成化辛卯甲午兩以儒士試浙藩不利充邑庠弟子員提學憲副胡公榮愛其文美每合試郡邑士必列于優等補廩褒賞不一而足夫何屢困場屋積勞成疾弘治辛亥七月十三日未時竟以是奄奄而逝距生正統丙寅正月初三日寅時春秋四十有六明年十一月葬于本里黃藤山先塋之下娶本邑高沙吳氏子男一淡側室施氏所生女二煥白皆吳出煥適華溪虞大有白適宋魏王喬孫鬼山趙瀛孫男一堯賢據今所有也銘曰

貌古而氣充學優而志雄 天不憖遺 哲人之凶
崑崑雙崑 鬱鬱三峯 一死而不朽 崑峯其同

木齋陳處士墓誌銘

木齋處士既卒越十年爲弘治甲子其從子醫學訓
科節之偕其孫儒學生員繼志親詣荷亭徵銘以納
諸幽余惟昔年登處士之堂見其長幼有序動容中
節秩秩然雍雍然每嘆近世鉅族皆不及也既而與
節之同上京師聞處士之賢甚悉感慨興思則於義
有不得辭者按狀處士諱機字時用姓陳氏木齋其

號也世居烏傷之霧溪高祖諱材力本尚義值元季
兵亂晦德弗耀曾祖諱道德以行義聞徵辟不就祖
諱仁護考諱全紹皆克紹遺風不樂仕進妣金氏有
淑德處士幼有至性爲鄉長老所愛及長體貌厚重
性質純實而練達有爲家饒於資世充萬石長父兄
頗以爲勞處士身任其責恭勤不懈上不負公家之
賦下不虧百姓之財時皆服其公平景泰丙子歲飢
公私徵索民不聊生處士爲立鄉約凡私債期至秋
成償本以故民免逃竄鄉人德之扶傾拯艱常若不

及有里人陳進一者全家遭疫死亡過半處士躬爲收埋又有開化石工鄭文玘兄弟二人亦皆染疫處士躬爲調治畧不畏避而竟亦無恙又有小民許旺三駱八一等貧不能娶處士捐貲以成就之里有孫村埠頭水深泥濘行者病涉處士作舟以濟人人皆德之季父存仁翁建家廟以安祖禰處士慨然曰此義舉也庸可後乎遂割已田若干畝以助蒸嘗季兄時匡無子愛處士公謹悉推其所有與之處士惻然曰此兄之不幸也吾可利其所有乎俟時匡沒後悉

入小宗以供享祀一毫不私也尊尚儒術敬禮賢士凡士夫過其門者延欸終日未嘗少怠間有願其成事而反恃之者處士償以已財不悔以故四方聞其風者咸雅重之邑大夫素知其賢每鄉飲招爲大賓處士自以齒德未尊固辭所請人益高之尊祖敬宗不敢怠忽凡遇朔望必正衣冠率子姓親詣祠堂焚香致奠而後退四時享祀齋戒沐浴設位陳器務致其如在之誠以舊居湫隘而享祀樂賓或有未備別卜築於所居之南宏深寬廣朴素渾堅深得古人善

居室之意睦宗族以恩教子孫以義修家譜而本支
昭穆不紊尊先塋而祖禰神靈以寧是皆可以傳法
於將來者也又如拾遺金於行路密俟其主而還之
惡橫財之非義固謝其人而卻之可謂行人所不能
行者也弘治甲寅十月十三日辰時以疾卒于正寢
距生宣德丁未六月廿八日申時享年六十有八明
年十二月廿四日葬于本里惠山之原配東陽巧溪
張氏先處士十九年卒淑德懿行爲宗族取則中書
舍人王君汶已銘其墓子男五人曰政曰疇曰可曰

崇皆嫡出口址庶出口可者充邑庠弟子員早卒孫
男一十三人繼章繼先繼善繼賢繼志繼文繼宗繼
隆繼成繼統繼緒繼周繼綱而繼志卽求銘者曾孫
男四人鑰銓鏗鎬嗚呼處士爲人正而不激通而不
隨剛而有禮毅而有容表裏如一始終無間在一鄉
則爲一鄉之善士在一國寧非一國之善士乎昔戚
同文樹德行義不求聞達而子孫貴盛累世今處士
德義不減同文而功名未顯其子孫繩繩必有大顯
於時者庸可以弗銘銘曰

倚歟處士 厥德何禡 心乎師古 善不近名
山藏玉質 淵藏珠英 宗族領袖 鄉黨儀刑
垂裕後昆 式鴻其聲 允哉有道 無忝斯銘

鈍菴蔣處士墓誌銘

鈍菴處士既卒越十六年爲正德辛未其孤儒贊介其姻友李世濂世南徵銘于予予惟世衰道微孝德寥寥儒贊慎終追遠可謂孝矣君子成人之美寧容以不文辭按狀處士諱志仲字希敏姓蔣氏鈍菴其號也世居東陽泰里推爲望族遠祖曰原浩者仕宋

任興化宣使曰快者任助教曰昌道者開義塾延孔山喬公爲主席自後金紫蟬聯誌不絕載其諱容諱德生諱永道諱宗瑛處士之高曾祖考也俱有隱德母鍾氏有淑德處士生九齡而孤母遣從鄉進士倪志道及剡川錢汝貫學卽能留心典墳壘壘忘倦二先生深器之常恨父早世風木興悲每夕焚香籲天以祈母壽伯仲三人早已分析處士乃與季弟志太脩孝弟立條約復荊四十餘年後又別業街南奉養母夫人承顏順志務得其懽心奉伯兄友愛尤篤歲

時飲獻未嘗少息桂坡李信御乘藥京山孫別駕彥誠鬼山趙散官孟實品鑑精嚴不輕許可獨於處士折輩忘年推心相與蓋重其篤實光明非苟然也子姓自外歸必問其所接者何人苟非其人則正色謂之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母歿哀毀踰禮築室數十楹于墓側旦夕悲號名曰蓼莪庵左右置田六十餘畝以充祭祀又立祭範十六條以規一家蒸嘗之禮立拜儀十二條以規一族會同之禮宗戚鄉里有顛連者必捐資以濟之橋梁道路

有傾淖者必出力以脩之見義勇爲大多類此晚年諸子成立日以經史自娛暇則與親朋徜徉山水間裕如也弘治丙辰七月初六午時以疾終於正寢距生正統戊午七月初六亥時享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辛丑葬于法興街頭盤石山之原從先塋也配岩口俞氏內助有道子男四長儒堯次儒贊卽求銘者次儒恂先處士卒幼儒真俱讀書好義綽有父風孫男承泉承訓承昭承德承永承忠承恕承謨孫女一閨清適鹿峯孫梗曾孫男一邦獻據今所有也於

平處士以禮律身以正訓家御下有恩與物無競在
一鄉則爲一鄉之善士在一國寧非一國之善士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觀諸子諸孫如珪如璋
繼繼繩繩益隆無替必有大顯融于時者庸可以勿

銘銘曰

猗歟鈍菴 淑慎其身 其儀不忒 其德恂恂
今之善士 古之逸民 孰云其亡 不亡者存
勤之貞石 慶遠無垠

附錄先君墓誌銘

弘治己酉三峯盧先生卒越十一年爲弘治庚申其
子格具狀乞銘于予義不得辭因爲之銘曰
三峯中峙兮雙崑左右挺生賢哲兮實鍾厥秀真率
世傳兮大度天授不忒不求兮八荒爲囿不屈不侮
兮忠信爲胄積功累仁兮蜚英騰茂冢嗣奪錦兮仲
也衣繡 鳳勅寵嘉兮光前裕後瓜瓞綿綿兮受天
之祐嗚呼盛德兮崑峯同壽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前都
察院左都御史四明屠蒲撰

華溪義六三處士墓誌銘

處士虞府君既卒越五年爲正德壬申其冢子上舍
大韶具狀親詣荷亭徵銘以納諸幽格惟盧與府君
累世姻家懿德卓行知之甚悉而韶尤爲莫逆則銘
有不得辭者按狀府君諱昌字子盛姓虞氏義六三
其行也其先會稽人宋初始遷義烏之華溪至府君
已十五世高祖實夫讀書好禮曾祖槻靜樂縣丞祖
文輔父涓俱有隱德母傅氏有淑德府君聰慧侷儻
志不凡痛父早逝慨然以幹蠱爲已任葺廳堂脩

垣宇凡百遺緒煥然一新年幾髦始別築室以居事
母氏以孝教子孫以義待兄弟以恩睦宗族以禮居
家有度御下有方應接賓客從容款洽百事業萃畧
不動容雖至倉卒亦無疾言遽色揚人之善惟恐不
及聞人之過終身不言親戚故舊一誠相與未嘗以
盛衰存亡易心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與人謀
利多以讓人興濟橋壞捐已資以助成之歲凶民困
輸粟百餘不以資有司濟荒之用凡此之類不一而
足郡邑士大夫罔不敬仰君子曰濟時美器也使得

一職而推其所蘊則功業詎可量乎正統戊辰正月
二十七日戌時以疾卒于正寢距生永樂癸卯九
月初三日寅時春秋八十有六是年季冬二十一日安
厝于上華溪後山之原先娶龍岡王氏男一卽大韶
女一稜適吾從兄本繼娶玄圃吳氏男三銓銘鎮女
一細適鬼山趙沐孫男一十七人文謹文誦文諤文
評文讚文詢文獻文譁文詔文訓文祐文詵文諛文
譙文謨文德文會皆諳知書史孫女三人妙需適吾
從子點妙嵩適鬼山趙稠妙清適上湖何炤嗟夫府

君爲人恭勤不懈正直不欺不立町畦不修邊幅動
靜云爲舉合古度而得失喜愠聲色隱然誠無忝乎
古逸民矣位祿名壽固宜兼得天賦其一而嗇其三
謂之何哉昔竇禹鈞專脩德義不求聞達而享有壽
考子孫榮昌天之報施蓋亦不爽今大韶學行兼隆
行將得位得祿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未必不與禹鈞
齊美也謹銘之以俟銘曰

嘉樂君子 溫平如玉 天道福善 胡嗇其祿
躬行君子 淵默無聲 天鑒靡忒 胡嗇其名

祿無人爵

天爵自是

名不升聞

鄉邦信服

漢有陳寔

宋有禹鈞

孰繼其踪

有美府君

功光先德

慶垂後裔

尚玉續紛

有隆無替

鳳山之麓

鬱乎蒼蒼

刻辭不愧

終古流芳



荷亭文集卷之六

東陽盧格正夫著

祭文

祭按察使王公文

公生於洪武丁卯卒於成化甲午而予小子以壬寅
年來宰貴溪非惟公之音容莫得而覩而公之宦蹟
亦莫得而窺也何爲使我景仰不已或至於悲感歎
歎嗚呼是可見公雖死矣而實不死者天理民彝見
童走卒皆能誦公之德而世有甄別賢否斷斷不怨

者於公獨無貶辭或相與評品則曰澤然天成表裏
一致當於古人中求之公果何自而得此哉亦惟不
失其人心之所同然者爾而豈有他爲使世之學者
皆能以公爲法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何有於用
詐行私茲格等瞻拜公墓何物何儀殺旣不足登俎
而酒亦無以滿卮惟以此爲世道勸而啓公九泉之
知尚享

祭鄉貢進士許時舉文

馬

嗚呼天胡厚君之德而弗假之以壽天胡懋君之才

而非使之終就雖一經發解鄉闈胡德澤弗加于時
而勳業莫垂于後此志義之士所以深爲善人傷悲
而恨天之不申佑也於乎痛哉惟君生有異質早得
明師琢磨陶養惟道是資內充厥美外慎厥儀肅而
不佻通而不隨剛而有禮恭而坦夷君之間學誰其
及之研窮義理縷析無遺作爲文章瓊珮陸離君之
節行終始弗虧入孝出恭思罔或違慎言擇行動必
得宜人謂令德壽考維祺胡爲不淑竟止於斯識與
不識孰不涕洟於乎痛哉我念疇昔感君高誼同事

芸窓啓沃特至發我悲鬱開我昏蔽遇則相規善則
相勵義雖友朋情實昆弟辛丑之歲同上春官君時
嬰疾我實厚頰甲辰之年我辱貴溪聞君北上復以
疾辭意謂憂戚玉汝平成忽爾訃聞我心惕驚傷今
感昔涕淚交零於乎君有幼子兮悲啼號號君有少
婦兮哀號失聲兄憶弟兮顧影徬徨翁憶壻兮展轉
達明使君有知兮寧不爲情於乎痛哉宰木蕭蕭兮
悲風四鳴宿草芊芊兮朝露上盈今日何日兮哭拜
君坐叩而不聞兮使我心怛於乎哀哉尚享

祭外姑吳夫人文

嗚呼鄭惟義門天下壻族母閨內訓義禮涵育歸我
外舅恭順賢淑孝奉姑嫜小心屬屬和洽妯娌恩及
奴畜肅乎有範溫乎如玉念承宗祧痛惟陽祿奕奕
箕裘誰其嗣續樛木覃思天錫遐福二子有成母愿
斯足令德若茲罕見其屬宜享百齡厲茲流俗胡爲
一疾萬金莫贖於乎痛哉格忝半子感恩實篤一別
三年濫官京國病不侍醫喪不臨哭負德辜恩曷勝
恨慙載慕音容載瞻丘谷一奠告哀血淚盈掬於乎

哀哉尚享

祭先君文

嗚呼吾父履履皓首年幾八十壽豈不足耶貲產豐殖垂裕後昆富豈不足耶生年無疾考終牖下福豈不足耶宗族感其德鄉黨服其公子姓佃僕懷其慈愨而內外無間言者名豈不足耶以吾父之福之壽之名之富而不肖孤獨抱終天之恨豈特人子之心無終窮也耶嗚呼痛哉吾兄早登高科賢聲籍籍行將對大廷居廊廟而大闡顯揚之偉績夫何有之

不就客死京國踣躐兮殮麟隕珠兮毀璧森駕海兮摧梁奮垂雲兮折翼老淚汎瀾憂懷憐惻悵卒歲兮無懽或終朝兮不食悲夫及不肖叨領鄉薦而積愁泮渙少舒何吾姐繼焉天没而哀思蹇產不釋於乎不肖孤以丁酉年領鄉薦于今十四年矣辛丑年中甲科于今亦十年矣初非捷經以窘步不能與世而推遷承乏外邑任重力綿思徬徨而求逞兮蹇陷滯而莫前 恩光庶幾下照兮日月忽其不延遂使吾父賫志以没一命莫沾嗚呼天乎善何辜而獲譴

人何德而福全胡爲賦授有此奇偏使我肝腸寸裂
血淚俱盡空餘氣息之奄奄於乎痛哉我念先德世
積陰功或還遺珠或資困窮用食顯報丕振家風肆
發吾父器大德宏肯堂肯構允惟厥宗賙貧贍死業
恢以隆姻族隣里睦睦雍雍教子義方曰孝曰忠得
失喜慍禍福吉凶淵乎不露廓乎有容惟善是主惟
義之從光明正直平易含洪雖老于潛有光如虹非
子譽父人心之公謂宜上壽榮受 褒封褒封伊何
烏鳥私衷今其否者天寶蒙申欽惟

聖皇孝德積躬推恩臣下存沒攸同願言陳情哀啓
九重聿頒鳳勅炤我三峯奕奕煌煌爲光爲龍寸草
報春百川注東悠悠哀思有辭莫窮臨奠長號氣浩
太空於乎哀哉尚享

祭姑夫趙先生文

嗚呼公棄榮養三年于今我羈薄宦靈筵莫臨感公
恩義山高海深瞻望弗及泣洟沾襟悠悠蒼天實勞
我心嗚呼哀哉惟公稟氣純正性資明達器宏而遠
志端而確雖無專門之師而自足暗合乎古雖無嚴

父之教而自能肆力于學誤早歲之殷憂愈志氣之
奮發富而好禮豐而能約和不流剛而無虐潛老
于適志之鄉實蘊乎經世之畧好賢禮士類齊孟嘗
而體之以忠恕輕財尚義邁漢卜式而文之禮樂芳
譽沛乎流播門庭煥乎昭灼誠詩禮之宗盟信鄉邦
之柱石也胡爲一疾不可救藥也耶嗚呼痛哉吾邑
望族曰趙與盧吾祖所生惟父與姑公旣以前年捐
館舍而吾父又以舊歲棄諸孤天之酷虐一至于此
使我呼號無所肝腸摧裂旣絕而後蘇仰荷

聖天子哀憐孤子放回憂居因得以謁公墓次陳詞踞
奠少伸哀悃之區區陰風兮悲鳴宰木兮蕭疎慨音
容兮莫覩空涕淚兮潛如於乎痛哉公固不可作矣
然而賢子繩繩賢孫螿螿衍世德於無疆廓家聲於
赫奕而公在天之靈亦可以慰懌矣於乎哀哉尚享

祭姊夫金處士文

凡人之生孰不有死惟君之死可哀也已君自了角
悼失所怙大厦旣顛支撐孰倚內憂方殷外侮沓至
君能堅持不爽厥志肯構肯堂以續以嗣築室百堵

有言文集 卷之六
爰居爰處俛彼甫田終三十里功倍禮先慶垂後裔
門庭煥發聲華昭著謂宜百齡用綏福履胡爲一疾
不可藥止嗚呼痛哉予與兄姊同氣四人兄命無祿
姊生不辰父母哀悼念君方殷君能秉義屈志不伸
鰥居撫孩幾二十春視予長幼情誼益親輿言及此
涕泗沾襟歲聿云暮靈輻發輪千古永訣薄奠一陳
靈兮不昧庶幾來聞於乎哀哉尚享

代趙時啓中舉告墓文

戊午之秋例當大比浙士三千棘闈合試中式九十
實惟定制鑰也列名六十有四仰荷先靈幸成厥志
鹿鳴皆歸心焉如醉於平人莫不養子而孰如吾父
之難辛人莫不教子而孰如吾父之諄諄開門納士
勝友如雲擇賢爲師不吝千緡歷年彌久用意益勤
竟無成績芳心若塵茲當告謁丘隴尤新伏惟神靈
感格佑我來春倘

皇恩之下照庶幾乎宿願之獲伸於乎泰山非高滄海
非深痛恨繚綿孰如我心一奠告知涕淚盈襟尚享

祭太守童勉和文 先任給事中

有生必死自古知之生也無述死亦何悲惟公之生
際遇 明時發身黃甲列職金闈責難陳善補過拾
遺士夫光範 朝廷羽儀歲維乙巳天象不虞公曰
噫嘻讀書何爲

天子仁聖寧忍負之上書萬言辨入幾微謫官南服忠
義益持

天子曰咨邦之彥兮忠而獲譴譴而不移驟遷汾晉俄
守青齊力行教化民不忍欺無何憂奪改官江西一
德不變賢聲四馳人謂令德股肱是宜云胡一疾長

逝莫追我惟疇昔念茲在茲姻情之篤友道之資惟
忠惟信不激不隨我初聞訃驚信猶疑澌水荒涼旅
襯倏歸嗚呼痛哉哲人之萎終天之訣悠悠我思歌
此奠章涕淚漣洏尚享

代人祭外姑文

猗歟外姑四德兼全相我外舅實惟所天克勤克儉
弗妬弗偏樛木逮下瓜瓞綿綿人謂令德宜壽百年
胡爲一疾竟爾棄捐我忝半子愛深且堅歲聿云暮
靈輻發遷薄陳一奠涕淚如泉嗚呼哀哉尚享

代人祭外祖母文

嗚呼夫人育我凱風棘心夫人教我至言德音夫人之恩山高海深憶昔吾父遭家不造夫人憂思不離懷抱悠悠蒼天矢心莫報再念吾母中年奄棄送死撫孩誰爲之計欲報之德茫茫無際我有居室夫人築之我有田疇夫人殖之我有婦子夫人誨之往過來續誰其似之嗚呼雲容慘兮風聲悲魚失水兮鳥無棲仰太山兮徒爾爲奠卮酒兮涕淚交垂嗚呼哀哉尚享

祭外舅吳公文

嗚呼公有齊世之才而弗獲一施公有兼人之智而僅庸目持德雖被於一鄉名未溢于四馳豈命稟之有限抑天道之無知也耶追念疇昔感公高義葑菲無嫌謂予可妻惠我育我恩同父子勉以詩書懲以利氣愚衷豁然昔非今是甫脫縲紲聿登科第非公訓迪予寧自智弘治庚戌屯居外艱公曰爾子他族罔攀予姪有女蘭質舜顏命諧鴛侶于飛往還丁巳之年詔容養疾公復念予幼男未室許以從孫嫁

有子文集 卷之二
從已出胸次高明有如鏡日愈誦盛德宜享百齡云
胡一疾竟莫能興情深痛切血淚交零再越寒暑夢
寐猶驚嗚呼泰山其頽哲人其萎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茲焉歲暮靈輻將遷敬帥父子同拜几筵有哀莫
盡有辭莫宣一奠永訣痛恨終天嗚呼哀哉尚享

跋荷亭後錄

文不可以徒作也必其有得於心不能自己而發洩
爲文則神會天出不事藻飾而斐然成章不舛割裂
裝綴耀人耳目而曰能文吾未見其文也昔老蘓謂
楊子雲之書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而陶靖節
之詩辭識者謂其景興意會又謂其自肺腑中流出
則文必繇于自得明矣吾鄰邑侍御盧先生謝事家
居垂及二紀其於勢利紛華澹如也日與聖賢爲徒
探索義理其胸中所得淵深宏博故其發而爲詩爲

文爲碑銘傳記皆有源委有勸制精潔而溫潤不期
文而自文其誠流自肺腑而非求聞於世者乎然此
特其緒餘耳若其超然自得發而爲大識見大議論
者則別見之荷亭辯論讀者合而觀之自見 時

正德七年歲在壬申季夏朔晚學義烏虞守隨拜跋

